

引 言¹

19世纪70年代，有一个精明的美国记者，远涉重洋，从美国专程来法国采访当时名扬海外的作家儒勒·凡尔纳。记者遍访巴黎、亚眠、南特，风尘仆仆，接触过三教九流的读者，搜集有关凡尔纳的各方面资料。最后，他泄气了：“儒勒·凡尔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凡尔纳这个人？”

记者面对他的记录，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不知如何处置是好。因为受访者提供的事实，彼此相左，矛盾百出。

“儒勒·凡尔纳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他遨游过欧洲、亚洲、非洲、两个美洲以及南极和北极，目前正在大洋洲某一个群岛旅行。作家在他的小说里面，只描写他亲身经历过的和亲眼观察过的事物，从来不胡编乱写。”一位接受采访的读者这样向记者证实说。

“儒勒·凡尔纳向来不出家门。他一直住在外省某一偏僻的城市，成天闭门造车，编写各式各样的探险故事。他出版的书，内容全部都是从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的著作中抄袭来的。”第二位被采访者如是反驳说。

“儒勒·凡尔纳根本不是法国人。他是犹太人，出生在波兰首都华沙附近的普罗茨克城。他的本名叫尤里·奥里舍维奇，意思是赤杨，古法国叫凡尔纳。他为了攀龙附凤，与波兰公主克里扎夫斯卡结亲，到罗马后叛教，改信天主教。他以前默默无闻，自从当了大仲马的文学秘书，才声誉鹊起，平步青云，成了名作家。其实，《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的真正作者，就是这个儒勒·凡尔纳。”第三位受访者又这样说。

“你说谁？儒勒·凡尔纳？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儒勒·凡尔纳是个笔名，整个地理学会的成员用儒勒·凡尔纳这个笔名发表作品。”第四位接受采访的读者一本正经地宣称。

“儒勒·凡尔纳嘛，确有其人，可是前几年已经去世了。他是一位英国船长，一条真正的老海狼，圣·米歇尔号战舰舰长。他是个勇敢的船长，闯大洋，走两极，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几本不错的小说，由一个叫埃歇尔的精明出版商出版。后者至今仍用儒勒·凡尔纳这个深孚众望的名字，每年出版两卷书，听说出版商发了大财，赚了不少钱。”第五位被采访者向记者吐露这样一个秘密。

“儒勒·凡尔纳？是的，听说是由几个穷困潦倒的三流文人共用的笔名。他们四处收集资料，回来大家侃题，编写稀奇古怪的故事，混口饭吃。嘿，歪打正着，还出了名。”第六个受访者以不屑的口吻这样说。

……

儒勒·凡尔纳生前以及他谢世之后，直到1928年（正是他诞生100周年，也许是一种巧合），这一类趣闻轶事，已广为流传，致使读者无从了解他的庐山真面目。然而，儒勒·凡尔纳生前，对此既不愤慨，也不辟谣，以正视听，只是一笑了之。作家是一位谦逊的人，也许是位谨慎内向的人，他从来不谈论自己，更不炫耀自己。大概平生只有一次，他指着工作室墙壁上的世界地图，诙谐地对他一位朋友说：

“我满足于看地图、查资料。我踩着我的小说主人公的脚印走，与他同呼吸、共命运，忧喜与共。我从不进行真正的探险，只在幻想中漫游世界。”

¹ “引言”是借用俄国的西欧文学史专家K.安德列耶夫的文学，稍加整理而成。

“怎么？这么说您一次也没有周游过世界么？”

“没有，从来没有。”

“您从来没有见过吃人生番么？”

“看您说的，我怕他们把我吃掉呢！”

于是，一种传说渐渐地在同时代人的头脑中扎根，即作家只从书本上研究世界诸国，只在幻想中作种种不平凡的旅行。

1905年，在儒勒·凡尔纳作古不久，有些急功近利的作者，迫不及待地利用这类传闻稗史编写这位大作家的生平史。

当然，也不全怪罪这些性急的传记作者。这类传说如果不是如此活龙活现，有鼻有眼，真假难辨，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也不会流传下来，以致传记作者们轻信上当。

儒勒·凡尔纳仙逝已有90个春秋，他的生平生活的事实细节多半已被人忘却，在后代人心目中，许多神话取代了事实。因而，各个国家为儒勒·凡尔纳作传的作者，在他的书中刻画了面貌各异的面孔，但他们共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儒勒·凡尔纳！

每个国家的传记作者都以他的特有方式认识这位著名作家，从各种资料和传说中选择他们认为更符合真实的内容，这样就出现了民族差异。于是就有了：

法国的儒勒·凡尔纳——举止轻佻、性格乖僻的诙谐家；

德国的儒勒·凡尔纳——诚挚认真但平凡肤浅的科普作家；

意大利的儒勒·凡尔纳——机敏聪慧、神秘莫测的小说家；

俄国的儒勒·凡尔纳——谦和宽厚、严谨踏实的幻想家；

美国的儒勒·凡尔纳——精力过人、不知疲倦的实干家；

只有英国人，翻译出版了不少凡尔纳的书，不知何故，迟迟不做评论和编写传记，直到20世纪中叶才有了一位英国的儒勒·凡尔纳——一位严肃认真又不缺少幽默感，不乏绅士风度又有点怪癖的科学幻想家。

那么，中国的儒勒·凡尔纳又将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呢？

儒勒·凡尔纳作古近一个世纪，他的第一部成功作品《气球上的五星期》发表已近一个半世纪，这位伟大作家，虽经百年，其出色作品仍经久不衰，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和他的科学预见，影响乃至决定一代又一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和科学家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据悉，《气球上的五星期》改变了当时一位傲慢的法国大使对非洲的看法，从而为法国进入非洲扫除了认识障碍，使法国成为非洲大片土地的宗主国。俄国天才的宇宙飞行理论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种种航天方案、美国人罗伯特·戈达在宇宙航行研究上的创新之举，均脱胎于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俄国杰出的矿物学家阿布拉莫夫，自称读了凡尔纳的小说，才选择岩石学研究并获得世界性声誉。数以百计的发明家、科学家、地理学家、旅行家，视儒勒·凡尔纳为引路人，称他决定了自己的专业选择，奉他为自身生活的楷模。

第一章 祖籍考略

这里讲祖籍，并非仅仅为介绍儒勒·凡尔纳老先生的家族史，而且主要针对 1875 年有人对他的国籍和出身提出的质疑。此后沸沸扬扬，闹了几十年，不仅法国报刊，其他诸如意大利、波兰、俄国等国刊物，均多次反复提出同一问题。直到 1928 年，由罗马神甫出示档案资料，证实这是一桩张冠李戴的笑话，这场闹剧才得以落幕。同时，我们简要地追溯作家的父系和母系的先祖以及他贴身亲人的情况，对于了解他的性格、气质和精神的形成，也会有所裨益。

据作家的幼孙让·儒勒·凡尔纳考证，从词源上说 Verne（赤杨）源于 Verniun 河，而该词来自凯尔特语这个古老的语种。因此，姓“凡尔纳”的法国人的远祖，都是凯尔特人，即首先到达大西洋岸边的高卢人。据他说，凡尔纳姓是高卢的望族，人数众多，他遇到不少同姓氏的人，一旦寻根，都是在布列塔尼的博约莱斯地区。据证实，路易十五时代，凡尔纳家族一个成员来到巴黎，他的名字叫弗勒里·凡尔纳，即儒勒·凡尔纳的曾祖父。

弗勒里·凡尔纳娶蒂西埃为妻，生一子取名安托万·凡尔纳。安托万·凡尔纳任“公证顾问之职的议会律师，巴黎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法国最高法院的书记”。安托万·凡尔纳的儿子加布里埃尔·凡尔纳被任命为“普罗万省的代理推事”，共和 3 年雾月 娶了马尔泰—阿代拉·德·普雷沃为妻。

加布里埃尔·凡尔纳于 1846 年逝世，享年 81 岁，留下四个子女，即马蒂—安托瓦尔特、奥古斯蒂娜—阿利梅、皮埃尔—加布里埃尔和阿尔芳斯妮—罗萨莉。马蒂嫁给保尔·加塞，他是巴黎的历史和文学教授。他们生一子，叫亨利·加塞，即儒勒·凡尔纳的表兄，是一名数学教授。儒勒的其他二位姑姑，终身未嫁。

皮埃尔·凡尔纳，即儒勒·凡尔纳的生父，1798 年 3 月 5 日生于普罗万省，后来到巴黎攻读法律，住在他祖父安托万·凡尔纳家。1825 年，皮埃尔在巴黎正式登记，取得律师资格。1826 年由在南特任海军军需官的堂叔亚历山大·凡尔纳推荐，到南特接任律师和诉讼代理人之职。律师事务所所在让·巴尔特河滨街 2 号。不久，皮埃尔爱上一位南特姑娘，即住在维多岛上的会计主任让—伊萨克—奥古拉丁·阿洛特·德—拉·菲伊和索菲—阿代拉伊德—玛丽·米利安娜·拉佩里埃尔夫妇的闺秀。律师求婚大获成功，婚礼于 1827 年 2 月 19 日举行。是年皮埃尔 28 岁，索菲 26 岁（1800 年 11 月 25 日生）。

母系家族可以远溯到 1462 年。那一年，苏格兰人阿洛特随路易十一的苏格兰卫队进驻法国，为国王效忠。后来，由于功勋卓著，国王授以爵位，成为贵族。以后，乘续后代，逐步成为望族，其中一支为南特富豪。儒勒生母索菲的祖父乔治·德·拉·菲伊是一位将军；父亲让—奥古拉丁的膝下有四位千金，即利兹、帕尔米尔、卡罗琳和索菲。

凡尔纳家族信仰天主教，本来比较保守，加上可称得上律师、诉讼代理人 and 法院书记的世家，因而保守、古板、循规蹈矩、墨守成规，倒可以说是家族的传统。同时又由于职业习惯，又养成严肃认真、慎审和准确的作风，

高卢，古代区划，包括当今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的一部分以及意大利北部。

路易十五（1715—1775）法国国王，1743 年亲政。

雾月，法国共和历法，从 1792 年 9 月 22 日算起，共和雾月为 1794 年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20 日。

以及培养成坚忍不拔和公正不阿的性格。

母系家族具有苏格兰人那种豪放，不安现状以及反抗英国的不平等待遇，争取自主意识，后来定居法国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后代对异国他乡憧憬和向往、以海洋为生的人们特有的倔强、固执、任性、敏捷、机智和执着品格。

父系和母系，特别是父亲和母亲的这种各不相同的甚至有些相悖的品格，不能不在即将要出生的伟大的科学幻想小说家的成长过程中留下痕迹。

儒勒·凡尔纳的父亲和母亲：皮埃尔·凡尔纳和索菲·菲伊结婚之后，便寄居岳父家。

1828年2月8日，在南特城的维多岛上奥利维埃·德·克利松街4号宅邸，未来的伟大幻想家、未知世界的勇敢探索者、小说家和剧作家儒勒·加布里埃尔·凡尔纳诞生了。如今，此宅高悬刻着“小说家、发现现代事物的先驱”铜匾，向人们招手，这里是儒勒·凡尔纳的出生地。

律师职业在凡尔纳家族已三代相传，夸张一点说律师在凡尔纳家族是世袭的。从儒勒·凡尔纳出生之日起，其父皮埃尔·凡尔纳对其子尤其是长子必然承袭他的职业做律师一事，没有任何怀疑和动摇。按照父亲的设计，儒勒要在南特读小学、上中学，然后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见习，再去巴黎学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因此，当儒勒蹒跚学步的时候，就经常带他到设在让·巴特街街角律师事务所去，以便影响、熏陶他。皮埃尔·凡尔纳先生保留下来的信札中，对儿子的谆谆教诲、反复说教，都集中在做律师这一职业之上。直到晚年，儿子作为小说家业已闻名于世，父亲始终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律师职业是最体面的职业。

1875年，儒勒·凡尔纳收到一位叫奥里舍维奇的先生从波兰发来的信。这位先生与儒勒·凡尔纳称兄道弟，并说未能谋面已达三十有六载，甚为想念等等。儒勒·凡尔纳视之为笑话，一笑置之，未予理睬。不久，此人又来函一纸，并附有波兰某记者的证实材料：

“先生，有关您的一切我全了解。您是一个波兰犹太人，出生在普罗茨克城。您的本名奥里舍维奇，意思是赤杨。您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法国名字——凡尔纳（Verne），这是一个古老的法文单词，意思也是赤杨。您为了和波兰公主克里扎夫斯卡结婚，于1861年在罗马的耶稣面前公开放弃了希伯来教，改变信仰。在您接受塞曼科主教大人的教理宣讲之后，波兰一个复古教派的教会神甫承认了您的叛教誓言。因为您跟克里扎夫斯卡公主的婚约被解除，梵蒂冈在法国政府内政部为您安排了一个职位。您完全法国化了，并且成了大作家。您总是小心谨慎地隐瞒着您的真实身份。”

儒勒·凡尔纳读罢，大吃一惊。出于恶作剧，他纠正这位记者的几种说法，指出那位公主不叫克里扎夫斯卡，而叫克拉肖维奇，曾与他私奔，后来两个人吵了架，她在莱蒙湖投水自杀了，并嘱咐记者要严守秘密。结果，弄巧成拙，不久这个玩笑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这个“故事”又让记者风光一番，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此后25年间，众多报纸多次转载。儒勒·凡尔纳逝世之后，有一个叫斯莫利科夫斯基的波兰神甫写了一篇关于儒勒·凡尔纳是波兰犹太人的文章，刊在一家报纸上。彼得堡《公民报》也肯定了此种说

详见让·儒勒·凡尔纳《凡尔纳传》，湖南科技出版社，1983年19—30页。
在瑞士的苏黎世城。

法。同年，法国《闪电报》著文予以驳斥，但并未消除影响。1924年，《激进报》发表了南特教区和普罗万教区的教会记事摘录，也无济于事。次年，巴黎报纸仍提出疑问。

直到1928年，儒勒·凡尔纳诞生百年之际，这个荒谬的故事又绘声绘色地刊登在《意大利日报》上（1928年4月10日和4月14日）。意大利有一位叫埃尔蒙多·马居西教授着手调查此原委。有一位叫皮埃尔·塞曼科的神父提供一份有力的根据。塞曼科神父是波兰人，与波兰教友保持着广泛联系。其中有一名叫奥利舍维奇的男子，放弃了希伯来教，到法国侨居，取名朱利安·德·凡尔纳。1905年首先发难证明儒勒·凡尔纳确实是波兰犹太人的那位波兰神甫，自知理亏，张冠李戴，1928年公开承认意大利的马居西教授的调查属实。从此，有关儒勒·凡尔纳出身的谣言沸沸扬扬达半个世纪之久才不攻自破，烟消云散。

第二章 维多岛上的童年

南特，法国大港口之一，也是当时法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南特城位于卢瓦河右岸，距出海口约 50 公里。宽阔，水量充沛的卢瓦河有 5 条支流流经市区，因此城内的桥梁为数众多。其中有一条支流叫埃德尔，由北向南流，正好把南特的老城和新区一劈为二。

南特位于法国西部，濒临大西洋的布列塔尼半岛上，也是半岛上最大的城市，自古以来就有经商和工业生产的传统，历史上是与西印度群岛做香料生意的贸易中心。自然，南特也是造船工人和海员、船主和商人的城市。本城的望族都是靠贩卖黑奴发迹的黑奴贩子和靠剥削西印度群岛印第安人的农场主的后裔。全城内外，无一不与大海息息相联。虽然在城里并看不见大海，但街头巷尾，处处都充满着海洋的气息。

1713 年，南特最富有的 24 户农场主和船东看中了江中沙洲这块宝地。沙洲上当时唯一的居民磨房主试图抗拒，但布列塔地方长官签一项命令：限期拆除磨房，责令磨房主迁出此地。于是，很快就有 24 幢豪华的宫殿式建筑，耸立在了无名的沙洲之上。这一个沙洲后来以那个地方长官的名字命名为维多岛。

1789 年革命，拿破仑战争，其中特别是 1791 年西印度群岛奴隶起义，许多农业主的财产被没收，维多岛上的富豪们断了财源；加上废除奴隶制和禁止贩卖黑奴，更是雪上加霜，最后他们家道中落，彻底破败。

维多岛上那 24 幢雕梁画栋、带露天阳台、室内陈设泰国红木家具、装饰印度壁毯、摆设中国古玩的宅邸，如今已人去楼空，失去了昔日的欢歌笑语。其中不少幢换了新的主人。但维多岛依旧洋溢着异国情调，充满着大海的气息。

儒勒·凡尔纳在维多岛度过了十个春秋。这个小岛由花岗岩构成，长长的，像航行在卢瓦河中的一只大石船。小岛风景如画，长满适于潮湿温暖气候的亚热带植物，郁郁葱葱，冬夏常青。幼年的儒勒嬉戏玩耍，只限于这个狭小的天地。他每每伫立在“船尾”凝视卢瓦河滔滔河水，他觉得维多岛真的像一艘大船一样朝相反方向溯流疾驶。当他在“船首”观看卢瓦河水，又觉得维多岛又在高速破浪前进。尤其在卢瓦河丰水期，他像一个真正的船长，笔直立在“船头”，与身边划过的方形风帆的渔船，以及二桅三桅远洋帆船齐头并进！可惜，当他这幻觉消逝之后，渔船和帆船或停泊岸边，或顺流远去，他亦然原地不动，心中引起无限惆怅，并使向往大海和大海那边的异国他乡的愿望更为强烈！

维多岛的河滨街，有个不小的码头。码头上，人声鼎沸，热火朝天，车来船往，一片繁忙景象。由加勒比海和几内亚湾回航的远洋帆船多在此卸货。在 19 世纪前期，大约有 2000 多艘船只，往返于南特和海外之间。码头上堆放着甜酒、咖啡、可可、甘蔗，还有猴子、鹦鹉和金丝鸟以及各种琳琅满目的鸟笼，以及菠萝和椰子……小儒勒点数着远洋帆船的名字，什么“妖女”呀……他仿佛又一次置身于无边海洋那边的异国他乡……

儒勒在凡尔纳家中，是皮埃尔的长子，他身下还有个弟弟，名叫保尔，比儒勒小 16 个月，是儒勒的最好的朋友，童年时代玩耍的伙伴。保尔身下，还有三个妹妹，玛吉、安娜和玛丽。玛丽外号莱苏，意思是“华美的蝴蝶”。

特朗松家的表姐卡罗利娜和表妹玛丽，表姐比儒勒长一岁，玛丽与保尔

同庚，经常在一起玩耍。

此外，和儒勒、保尔经常接触的还有普鲁东舅舅（妈妈的弟弟）、夏多布尔姨父（妈妈大姐的丈夫）和桑宾太太。

桑宾太太是一艘远洋船船长的遗孀，她的丈夫在一次远航中，一去无消息，是死是活，无人知晓，她是儒勒和保尔的启蒙老师。除了教他识字，还给讲述辛巴达和鲁滨逊的故事。她还向他们讲述她丈夫的故事。她始终不相信他不在人间，她打算积攒足够的金钱，有一天去天涯海角，也把他找回来。

儒勒·凡尔纳 1889 年所写的《布兰尼康太太》小说中，就是以桑宾太太的经历为基础。这位坚强的女主人公，为寻找丈夫，四处漂泊一十有四载，找遍了太平洋珊瑚岛，最后发现她的丈夫还活在人间。儒勒·凡尔纳把桑宾太太的不寻常经历在记忆中保存了 50 年。这一方面说明，儒勒有较强的记忆力，而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财富；另一方面桑宾太太的遭际，尤其她丈夫的航海探险，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半个世纪的岁月仍不能忘怀。

夏多布尔姨父是位画家，是当时法国的名噪一时的作家夏多布里昂的亲戚。他爱讲述印度的故事和北美洲探险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夏多布里昂的亲身经历。

在儒勒幼年时代，夏多布里昂已经从北美返回法国。他在青年时代为寻找西航线，远离法国前往美洲探险，当然多半带猎奇性质，想了解原始生活。他同猎人一起打过野牛，穿过纽约原始森林，到达伊利湖和尼亚加拉大瀑布。未开发的自然界的纯真美，使他神驰心往。回国后，他隐居在布列塔尼自家庄园中写作。在他的《墓中回忆录》、特别《阿达拉》小说中，把对原始民族史诗般生活的向往、异国风情和大自然的清馨美带进了法国文坛。由于夏多布尔的带领，儒勒也拜会这位作家。夏多布里昂的作品对幼年儒勒的幼稚幻想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普鲁东舅舅，是位商人也是位旅行家，他周游过大半个世界。他还是位喜剧迷，特别崇拜拉伯雷，还是一位名酒佳肴的鉴赏家。他爱讲故事，诙谐幽默，笑话不断，但讲什么总带有嘲讽的味道。由于他，儒勒对母亲家族的生活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普鲁东舅舅对于儒勒的诙谐风格的形成、对他写喜剧的热衷，都有一定的影响。

这上面所提及的，就是儒勒·凡尔纳的家庭生活圈子，再加上他的父亲皮埃尔先生有时把他带到律师事务所去，整个活动范围也不会超过维多岛。幼年儒勒的性格、气质、风格和志向的形成，正是在这个狭小环境中准备条件。

辛巴达，《天方夜谭》中的巴格达的商人。他因七次奇异的航海而发财致富。

英国作家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

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

第三章 在尚特内的少年时代

每年当仲夏将至，南特城溽热难当的时候，凡尔纳一家便到卢瓦河对岸尚特内自家别墅消暑去了。别墅四周是碧绿如茵的草场，远处丛林片片，数株苍劲的老橡树，散落在日夜奔流不息的卢瓦河畔。天空一抹淡淡的流云，河中点点风帆，远洋帆船缓缓顺流而下，驶向大海，驶向那遥远的异国他乡。

尚特内当年保存着法国乡村田园牧歌式的安谧闲逸的全部魅力，而今不仅那个叫埃得尔的卢瓦河小支流已经淤塞，变成宽阔马路，使维多岛有名无实，而且尚特内已经成为南特城的工业区，凡尔纳家的别墅已破败不堪。

尚特内一碧无痕，清雅致远的风光始终留在儒勒的记忆中。188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他对尚特内田野诗般风光的怀恋之情，他说：“从小卧室的窗棂，可以看卢瓦河和冬天被河水淹没的草场。夏天，河畔有数处大沙滩，河中露出不少小沙洲。虽说它不能与密西西比河相比，但它至少是法国大河之一。”

1836年，儒勒8岁，保尔7岁，两兄弟同时进入圣斯塔尼斯拉斯学校（并不像有的作者说的，进了圣多纳西安小教会中学校）。学校档案中保存的1837—1838、1838—1839、1839—1840年获奖名单有他们两兄弟的名字，唯独缺少1836—1837年度获奖名单，因此不知是否有儒勒的份儿。

读二年级时，儒勒获“内省”奖、地理奖和声乐奖3张奖状，背诵课一等奖。三年级时，获声乐奖状，并获希腊文一等奖、希腊文翻译二等奖和地理三等奖。四年级，拉丁文翻译获一等奖，声乐二等奖。

虽说儒勒是个出奇的“娱乐大王”，而且对学校课程并不热心，但依然算得上上等生。根据各种资料确认，他是在圣多纳西安小教会学校读五年级而后升初中的，因为圣斯塔尼斯拉斯学校没有设置中学部。

据让·儒勒·凡尔纳推断，儒勒·凡尔纳并不争强好胜，只求保住前10名。后来进了皇家中学，成绩平平，并不是“法译外的佼佼不群者”，只获得法文四等奖、拉丁文翻译五等奖，当然还有地理奖。至于中学会考一类，均不在话下，一蹴而就。儒勒·凡尔纳成年之后，仍然不喜欢死读书，1853年3月14日在致凡尔纳老先生的信中还说：“孩子们童年时期根本不爱学习。恰恰是那些最用功的孩子，后来变成脑筋迟钝的人……”儒勒是老子的忠实“信徒”，因为老子主张“少则得，多则惑”。

地理课在凡尔纳兄弟面前展示一幅幅广袤世界的情景，而这之前只在冒险故事里听过。探险家和旅行家的奇异经历和遥远国度的异国风情，尤其使他们心往神驰。

后来，他的同学回顾说，儒勒在学习时期画过蒸汽机车的图样，以及飞行器形状，等等，则无据可考了。不过，儒勒在运动和游戏方面确有不俗表现。学校为他的评语是“在课间活动中是校园里的真正王子”。

儒勒是不安分的孩子。在尚特内，儒勒和保尔兄弟，钻丛林套麻雀，去采石场抓蜥蜴，下河游泳、捕鱼，甚是活跃。据说，有一位路边酒家老板是一位退役海员，由于他亲眼见过海蛇而远近闻名。于是兄弟二人一有时间就找海员，缠着他讲大海的奇遇。虽然这些故事，周围渔民早已听厌，可是儒勒兄弟听得入神。这些故事在他们头脑引起了无限遐想。

有一次，皮埃尔·凡尔纳先生去出差，带着儒勒同行。途经一个叫昂德尔工业区，他们参观一家造船厂。这家工厂生产蒸汽机，据说是给法国舰队

新舰船用的。机器轰鸣，汽锤震耳欲聋，火车又笨又重的庞然大物竟行走如飞，使儒勒大开眼界。儒勒觉得，工人虽说满手油污，比起闲逸的渔夫和潇洒的水手，更心灵手巧和孔武有力。

有人断言，一个人一生的作为，取决于他打破束缚他的旧观念的行动，即是说，他的行动打破束缚他的旧框框的力度越大，他的一生成就越高。如果这一理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儒勒·凡尔纳一生的成功，则始于他 11 岁时的第一次但以失败告终的旅行。

那是 1839 年夏天，儒勒得知一艘远洋帆船准备开往印度。这艘漂亮的三桅船名叫“科拉利亚”。印度的壮丽山河、奇特的异国风情，航行过程中种种冒险，揪住他的心，恨不得马上出发！

这艘漂亮的三桅大帆船名叫“科拉利亚”，同儒勒所钟情，使他神魂颠倒的楚楚可人的小表姐卡罗利娜谐音，并且说儒勒准备远洋帆船在航行印度洋的珊瑚岛礁采集珊瑚，作成一串色彩斑斓的项链，献给日夜想念的小表姐，以取悦她的欢心。即乘上“科拉利亚”（Coralie）号三桅远洋船，去印度洋采集珊瑚（Corail），穿成项链，献给卡罗利娜（Caroline）。果真不失为一次富有诗意和罗曼蒂克的冒险旅行！

经儒勒·凡尔纳的亲眷考证，事实要简单得多……1839 年夏，11 岁的少年儒勒一心想做个少年见习水手，去闯闯世界，到印度旅行。他知道此事不容易，一则船长不会轻易接纳他；二则来自家庭的阻力更是不可逾越的。他主动接近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年见习水手，给他一定报酬，出让聘约，冒名顶替，上船当水手；还要找一个少年见习水手做掩护。应当说，这个行动计划，筹划精细，天衣无缝。可见少年儒勒是办事准确，处事慎审，甚至可以称为“老谋深算”的小机灵鬼！

1839 年初夏一个晴朗的早晨，少年儒勒早早起身，往旅行袋塞进几件衣服和面包干，溜出家门，绕道奔向码头，同那个少年水手会面，然后找一个小船，直奔三桅大海船驶去，三桅船中午起锚，傍晚抵达卢瓦河口潘贝夫，明天驶向大西洋，开往印度。

少年儒勒的失踪，在尚特内别墅没有马上发现。直到中午仍然没有见到他回家吃饭，母亲焦急不安。她担心儿子出了不测之事，他是否淹死，或者在采矿场让人绑架……于是她请求邻居报告皮埃尔·凡尔纳。后来得知，有个叫马蒂里娜的肉店老板说，在教堂广场见过儒勒，又有一个在路边酒家吃酒的船工证实，儒勒与两个少年见习水手乘小舢板，登上科拉利亚号远洋船，并说此船开往印度，晚上可能停泊在潘贝夫。

一个人的能力和性格，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皮埃尔·凡尔纳先生，此时显示出他是沉着果敢、对于非常情况措置裕如的人。大约半小时内，甫特惟一的一艘快艇出发了。凡尔纳先生与艇长并立在舰桥上，他面色苍白但刚毅凛然。

在潘贝夫附近，儒勒被追回，父子乘车返回尚特内。回到家里以后，儒勒只字不提这次逃亡的事，连保尔也不了解事情原委。他只向母亲保证：“我再不去海外旅行了，除非在幻想中……”

大约一年后，保尔提议，自己做一条船去出海旅行。儒勒和保尔编制出海计划。儒勒帮助弟弟画几种航海路线图，定航行路线，儒勒认真对待这次旅行，他熟记地图上的航线，历数途经港口以及要游览的名胜古迹。同列出单子，必需用品的名称和数量，无一遗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对

旅行的事淡薄了。最后，好像忘记旅行这件事。保尔明白，儒勒不再去旅行了，因为他已在幻想中完成了这次的旅行。

1840年冬天，儒勒经常在灯下伏案写诗。他的处女作品，是献给母亲的诗歌，名叫《永别了，我心爱的风帆》。

这首处女作，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儒勒少年时代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即他开始告别童年对大海和海外旅行的向往，开始文字生涯。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起步，至于他将成为诗人或剧作家以及科幻小说大师，这要靠他的努力与实践来决定和纪实了。

1840年，凡尔纳一家，从维多岛上外婆家搬到“大陆”的让·卢梭大街上一幢旧宅的自家寓所。让·卢梭大街直通一个叫格拉斯兰的广场，与德·拉·福斯大街紧邻，不远是公共马车的驿站。临河街尽头是码头。卢梭大街与维多岛隔河相望。

这个时期，儒勒很少到河滨大街驻足远眺，目送远去的帆影，倒是常见他伫立在格拉斯兰广场注视规模宏大的南特剧院。每当公共马车到来，可以在驿站不远处寻到他的踪迹。儒勒静静地望着风尘仆仆的远方来客和沉默不语的车夫。人马稍事休息，又沉默地奔赴远方。儒勒凝视远去的马车，直到消逝无影无踪。这时，他在想什么呢？莫不是又想到旅行？

1844年，凡尔纳兄弟二人进了南特皇家中学。儒勒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条理性强，具有超人的记忆力，虽然他对课程并不热心，不是最杰出的学生，但算得上上等生。1845—1846年，他获得演讲二等奖。在家人和亲友看来，演讲出众表明儒勒正在沿着父亲皮埃尔先生所指引的生活道路前进，再过二年前去巴黎修宪法课程，返回南特当皮埃尔·凡尔纳先生的助手。这样，他不仅实现了老皮埃尔先生的期望，也可以使凡尔纳家族四代相传的律师职业后继有人。

但是，儒勒从父亲皮埃尔·凡尔纳身上继承来的倔强性格、有条不紊的作风和埋头苦干精神，并不代表他的整个特征。他同时从母亲身上承袭了热情好动，任性固执和对奇异事物的好奇心，还有他特有的幽默和诙谐。这个时期，他晚间常去木偶剧院或市图书馆。据说，有一位受人尊重、博才多学的老馆员特别欣赏儒勒，因为他年少好读，嗜书如命。

大约1889年，儒勒·凡尔纳回忆少年时候写道：“《鲁滨逊漂流记》是我童年时代最爱读的书，它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通读多遍，每读一遍都在记忆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尔后读其他作品，也没有那时读这部作品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毋庸置疑，由于酷爱这一类探险的书籍，自然而然引导我走上我后来选择的道路……”

这个时期，不仅《鲁滨逊漂流记》，其他描写旅行和探险的书，特别有关海洋探险的小说他都喜欢读。库柏的作品、欧仁·苏的《海盗凯洛克》等作品，他屡读不厌。大仲马的新冒险小说《基度山伯爵》受到他的喜爱。

在诗坛，当新生的浪漫主义向陈腐的文学界宣战时，儒勒就积极支持，他自己也写了不少新诗，而且也写过当时被斥之为下流不恭的色情诗。这是儒勒和他父亲皮埃尔之间的代沟，父亲偏袒古典诗歌而儿子对浪漫主义情有

详见安德列耶夫《儒勒·凡尔纳的三种生活》，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

库柏（1789—1851）美国小说家。

欧仁·苏（1804—1857）法国小说家。

独钟。这可以说他对父亲的又一次反叛，从其意义上说比 11 岁时私自出逃更为严重。

当时，维克多·雨果是法国青年一代文学界的偶像，但老一代保守派不予认可。雨果的华美绮丽的诗章，大仲马的绚丽多彩、引人入胜的小说，青年儒勒在二者之间徘徊。

在这个时期，儒勒和保尔兄弟二人逐步分手了。律师和海员，各自走上人生道路。此时，儒勒夜间常坐在图书馆里，伏在阅览台上，用他那工整的字迹写了一部诗体悲剧。自然得到同窗好友英亚的赞许。只可惜，那位俊俏的小表姐卡罗利娜·特朗松，外号叫“普罗万的玫瑰”绝顶秀美的卡罗利娜，对儒勒的诗体悲剧，表示十分冷淡，不屑地称他的作品是“庄严的玻璃浪子”。

到了中学毕业那年，儒勒每日午后和晚上都在父亲的事务所见习，学习法律，再也没有时间逛大街上剧院了，连图书馆也难去几回。英亚一年前去巴黎学习音乐。他屡次来信，催促儒勒赶快来巴黎。

1847 年 4 月，保尔乘三桅船《奴女号》前往安底里斯群岛。同月，儒勒去巴黎，参加律师资格的初试。他先坐客轮到图尔，再改乘火车。儒勒·凡尔纳是年 19 岁，这他平生第一次离开故土。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浪漫主义杰出代表，法国大诗人、大小说家。

见安德烈耶夫《儒勒·凡尔纳的三种生活》，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年。

第四章 初到巴黎

年轻的儒勒·凡尔纳坐在火车里好奇地向车窗外张望；车窗外，法国中部平原沃野、葱绿茂密丛林、清澈的河水，一一闪过。前面就是他久已向往、又陌生的法国首都。同时，他心里忐忑不安，巴黎将怎样接待他呢？

当儒勒·凡尔纳风华正茂的时候，恰好与法兰西历史上伟大的1848年革命，即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起义和欧洲各族人民革命时代相吻合。当年轻的儒勒陶醉在雨果的华美诗章和大仲马的绚丽多彩小说，并在二人之间彷徨不已的时候，或浸沉于异国他乡的幻想的时候，革命在孕育成熟。但这位来自南特的幻想家，对于法国革命既不熟悉也不理解。

青年儒勒是在维多岛这个狭小天地和保守的外省城市南特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同时，他是古老王朝正统主义者皮埃尔·凡尔纳先生的儿子，也有着昔日辉煌的富绅血统。这一点不应忘却。

对于1789年震撼世界的法兰西大革命，他所知甚微。他的家庭教师和学校教师，对于1789年革命缄口不言，各科教科书均未写入此项内容，而在他的家庭，又只言片语难得提及。1830年南特城爆发关于推翻查理十世、扶路易·菲力普登上王座的战斗的时候，儒勒才两岁，他怎么理解这种斗争呢？在儒勒看来，法国除了王朝更迭之外，似乎什么变化也没发生。可是年轻的儒勒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19世纪中期，法国国内的社会变革急剧，1848年革命在即，社会各种势力正在集聚力量，社会矛盾激化，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848年革命前夕，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法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法兰西王朝的不满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而儒勒·凡尔纳生活在父令必行有禁必止、家训甚严的古板家庭中，处于法律学教条和罗马天主教教义的双重压力下，没有个人自由可言。为挣脱这样的双重桎梏，耗去了他的许多精力，在他的思想深处，越来越倾向于个人自由，有一种无政府主义色彩。这一点，在他前期作品和后期作品都可以得到印证。

谁都知道，儒勒·凡尔纳的早期创作思想和风格，是在笛福、库柏、阿拉戈、爱伦·坡、霍夫曼、雨果、大仲马的交互影响下逐步形成的。

当年反压迫、争自由的小说，在法国十分盛行。美国作家库柏的早期作品《间谍》及其代表作《皮裹腿的故事》（包括五本长篇小说）：《拓荒者》、《探路者》、《最后一个莫希干人》《草原》、《杀鹿的人》）。五本长篇小说通过一个主人公串联起来，描写早期美国土著居民的世俗生活以及他们勇敢无畏精神和纯朴正直品德。主人公纳第·奔波正是这种精神和品德的化身。作者通过作品反映他对北美殖民主义统治的抗议和无限同情受压迫的印第安人。库柏擅长于描写北美洲原始自然界的纯真美；对山川河流的描写与惊险场面的描写互相穿插，尤显别具一格。由于他的作品在法国文学界有较大的影响，形成一个所谓“库柏流派”。

哈布里埃利·菲利，可称为“库柏派”另一奇人。他擅长于自然景物描

雅克·阿拉戈，一个盲人旅行家，著有《一个盲人的回忆录》。

爱伦·坡（1809—1849）美国浪漫主义作家。

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作家。

哈布里埃利·菲利，本名路易·德贝勒玛。他青年在墨西哥经商，善杂记。回到巴黎后，以多年杂记为

写，他把探险者置于未开发的原始大自然广袤的背景下，给我们展示一幅幅绚丽多彩画卷。和库柏的作品一样，这一套小说也由一个主人公，印第安人科斯塔里贯穿始终。但与库柏笔下的理想化了的人物不同，菲利小说主人公忠诚、果敢、机智，还有点迷信。他不是简单的反对白人，而是反对西班牙国王的专制殖民制度，争取民族解放。小说更贴近墨西哥当时的生活，因此具有感染力。当一个神学院大学生高呼“独立万岁”口号参加起义队伍的时候，能不在像儒勒这样年轻人的心中引起共鸣么？

年轻儒勒心目中的偶像雨果的长篇小说《彪·热尔盖》，也是描写当时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哥黑人起义的故事。小说主人公是起义首领彪·热尔盖，他是勇敢、宽宏和正直的体现者，也是反对奴隶制的化身。此外，还有大仲马、乔治·桑、梅里美的作品也贯穿着争取自由的精神。

不过，巴黎，这个革命暴风雨前夕的巴黎，给儒勒这位首次晋京“朝圣”的外省青年的第一个印象是气势恢宏、雍容华贵，千年古都似乎沉醉于昔日的辉煌岁月，并未显示出暴风雨前的骚动迹象。

儒勒·凡尔纳此次进京，一要听完法律各科课程，二必须通过初试。故此，巴黎此行没有足够时间参观名胜古迹和浏览市容。在他的记忆中，只有塔形的尖顶、高低不一、栉比鳞次的房屋、带有各图案花纹的栅栏……朦胧的、不连贯的印象。

年轻的幻想家严守家训、父令必从不敢越雷池一步，来巴黎住父亲的姐姐家，尽管他十分不愿意。儒勒的姑姑是一位古板的旧式老太太，住在古老的宅邸里。儒勒致父母的信中说，“这幢住宅里，是没有空气也没有声音的枯井，简直没办法住人。”他每天早早起床，急忙吃过早点，便匆匆赶到塞纳河左岸拉丁区，一直很晚很晚才回到下榻处。

在夜朦胧、月朦胧的寅夜里，古老的唐贝大厦这个庞然大物从雾霭中突然出现在迟归的夜行人眼前，不由使他置身于历史河流之中；如同在回到三百年以前……

儒勒·凡尔纳告别巴黎前，在皇家广场流连忘返。他正在瞻仰他心中的“圣人”雨果的宅邸。

沉睡的四壁、紧闭的百叶窗、广场悄然无声的古老住宅……这儿是巴黎古都的心脏，在这里曾住过许多名人骚士，如黎胥留、高乃依等等。在儒勒看来，这个既往的朝代，依旧那么生机勃勃，那么声威煊赫，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王朝已临末日……

整个夏天，儒勒是在普罗万省他姑姑的身边度过的，也是他顺利通过初试后的休假期。秋天，他必须勤奋攻读，准备迎接冬季大考。1848年2月（一说是7月），又顺利通过第二次考试。

1848年2月，不断有消息传到南特城。据说首都大街上筑起街垒，国王路易·菲力普出逃英国，由一位叫拉马丁的人组成的临时政府接管了政权。

基础，写了一整套探险小说。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浪漫主义的代表。

梅里美（1803—1870）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见安德列耶夫《儒勒·凡尔纳的三种生活》，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

路易·菲力普（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年亲政。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法国宣布为共和国。

像当时的所有热血青年一样，由于他们不满王朝专制制度，积极注意事态发展。他阅读巴黎的报纸，倾听巴黎来客的讲述，并上街发传单，积极拥护共和国。儒勒的共和思想也许从这时开始，经多年孕育之后，终于在 1888 年，他本人以共和党的身份被选为亚眠市议会的议员。

1848 年 11 月 10 日傍晚，儒勒·凡尔纳和他的同窗好友艾德华·博纳米，同车离开南特。马车驶离格拉斯广场，儒勒最后回眸望一望广场喷泉，还有象征南特城的大理石塑像以及象征注入卢瓦河的 13 条支流的 13 座铜像……次日清晨到达图尔，刚刚赶上开往巴黎的第一班火车。他们再次去巴黎，继续完成法律学学业。

1848 年 11 月 12 日，共和国临时政府准备在协和广场宣布新宪法。路易·拿破仑担任第二共和国总统。庆典极为隆重。

儒勒·凡尔纳和艾德华·博纳米二人到达巴黎已是 11 月 12 日夜晚。协和广场业已燃尽了最后一批燃火，凛冽的寒风撕扯湿漉漉的旗帜，又粘又湿的大片雪花，飘洒不停。广场周围的大街小巷塞满乌鸦鸦一片片的士兵列队，又冷又湿偎缩着身子的市民的……这一切在他们头脑中留下一种好像庄严殡葬之后的苍凉惨淡印象。

年轻的儒勒到达巴黎之后，匆匆阅读有关大革命的报刊，了解整个革命进程，因为在南特只能了解零碎的事实真相。

1848 年 2 月 22 日，愤怒的巴黎市民涌向街头，傍晚，工人区自发地筑起街垒。2 月 23 日，圣安东区，皇家士兵的排枪宣告了法国君主制度的覆灭。

国王仓皇出逃英国，民众拥进王宫，工人们抢坐皇位宝座。有人在宝座写上：“巴黎民众向全欧洲宣布：自由、平等、博爱。1848 年 2 月 24 日。”

自由、平等、博爱！在儒勒·凡尔纳看来，这几个词具有神奇力量！

但是，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为什么起义人民又遭到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残酷镇压呢？这中间又有什么联系呢？年轻的儒勒并不明白。当协和广场火炬通明，燃火升起的时候，共和国资产阶级巨子们弹冠相庆的时候，巴黎平民百姓怎能忘记流洒在巴黎街头的鲜血呢？还有那横尸通衢的难友！

19 世纪 40 年代，许多类似儒勒·凡尔纳这样年轻天真的自由主义者，原以为他们的理想能在 1848 年实现，但血淋淋的事实，使他们理想破灭了。一个新的共和国诞生了，可是诞生在巴黎平民百姓的血泊之中。年轻的儒勒知道了这一切，但他无法理解。革命、共和、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振奋人心的词汇，在他看来，既包罗万象又空泛无物，混乱不堪！

第五章 大学时代

1848年初冬儒勒来到巴黎求学时，他不过是一个外省青年，睁大了眼睛亲眼目睹巴黎的多彩生活。这一年里巴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传到宁静的南特城，只是这种变化的反响而已。

儒勒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住在塞纳河左岸，总觉得他似乎生活在一座海滨城市里面。这里喧闹的餐馆和咖啡厅，有各种典型建筑；每逢夜间，大街上人声鼎沸，浓雾弥漫。微风不时带来塞纳河的潮湿气息。现在，对儒勒来说，巴黎再也不是去年在皇家广场的皇家巴黎，而是另一种氛围的都市了。

儒勒·凡尔纳从巴黎的首封家书，字数有限，精练而简短，诙谐而涵义深长，他说：“我的牙齿长，胃口大，面包特贵。”尽管此信略略数语，语句诙谐，却道出了真情。父亲给他规定的生活费只有100法郎。这一点钱，付了房租，早点难保证一定有一杯牛奶和两个面包。要知道，那时儒勒刚刚满20岁呀！生活够艰难的了。而儒勒爱书的积习难改，尽管还食不果腹、衣着寒酸。当他看到“香槟版”精美的莎士比亚全集，毅然把准备改善“包装”的购衣专款60法郎买了书，为此害得他好几天用梅子充饥。

如果说，以前路易·拿破仑可能成为独裁者，令人担忧，如今这种担忧已成残酷的现实。当他即任总统伊始，在巴黎，自由、平等、博爱，几成禁语和违词。各种政治俱乐部已被取缔，只有在沙龙里还可小心翼翼交流思想。但这一类豪绅显贵，名流雅士，贵妇名媛集会的地方的门槛，对于清贫寒酸、衣着窳劣的大学生，是高不可越的。

当整个巴黎处于新旧两种思想激烈冲突的年代，像儒勒·凡尔纳这样头脑清醒、思想敏锐的热血青年，心情自然感到压抑。儒勒深知父亲的正统保守思想，为了不惹恼父亲，在家书中小心谨慎地不谈政治，但有时也不免“走火”。他有封信中公然写到：“让部长、总统和国会通通见鬼去吧！而激荡我们心灵的诗人永世长存！”这里所说的诗人，他特指维克多·雨果。在这革命的年代里，雨果不只是诗人，而且在革命伊始，就在人民一边，他被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并坐在左侧席位上。在此期间他写了许多政治论文，呼吁大赦和废除死刑等。此时，雨果作为人民的喉舌，其影响已远远超越法兰西国界。

翌年春天，儒勒的舅舅普鲁东和姨父夏多布尔来到巴黎。二人在巴黎上流社会交游甚广。于是，当时在巴黎的有名沙龙，如乔敏太太、马里哀太太、巴雷太太的时髦沙龙，先后为儒勒开了方便之门。但儒勒并未成为纨绔子弟们集会的座上常客。因为这些贵族子弟异常浅薄，并且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他们不过在此消磨光阴、排遣烦恼、打打桥牌，空谈时事和政策，装点门面。他瞧不起马里哀太太，她一开口便满口不绝的政治，其实空无内容，索然乏味。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马里哀太太和他的客人的谈话，有点像经常被触摸的粗糙青铜人像，表面光滑锃亮而实在徒有其表，一无可取，十分廉价。而在马雷太太的沙龙里，你可以自由呼吸。”在儒勒看来，这些沙龙只是结交新朋友的机会而已。

巴黎塞纳河左岸街区，是文人、艺术家、学士荟萃的地方，也是共和派的根据地。

路易·波拿巴（1803—1873），拿破仑三世，即所谓“伟大叔叔的侏儒小侄”。

国民议会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激烈，凡是站在人民立场的议员，坐在左侧席位；反之坐在右侧。

在巴雷太太的沙龙，儒勒认识了《自由报》编辑戴高乐伯爵。显然，这位巴黎编辑对年轻的布列塔尼人印象很好。当然儒勒对戴高乐也有好感。儒勒随后在家信中写道：“这位高乐先生是维克多·雨果的朋友。如果雨果同意接见我，他将陪同前往……。到那时，我会认识许许多多浪漫派诗人和作家。”

“诗圣”雨果，在这个冬季住在奴维尔大街的上坎高坡上的土尔道温路37号宅邸。当时，儒勒穿他节日用西装，借用英亚的新领带，手提舅舅的银头手杖，与高乐先生一起攀登坡道。高乐先生以颂扬的口吻讲述“诗王”的生活方式的习惯。

他说，雨果亲自动手设计和布置新居。在他的新宅里，集古今艺术品收藏之大成，有古瓷器、各国地毯、各类象牙雕刻、威尼斯玻璃器皿、古今东方和西方民间绘画、名家名画等不一而足。他陈列的方式不同于陈列馆和一般的收藏家。例如，古人盛物箱子和寺院椅子成了壁炉装点物，教会唱诗班的乐谱架改用灯台，祭坛上的围罩改作牙床的华盖，中世纪的木俑在这里叫做“自由俑”……在餐厅的荣誉席上立着木刻牌“先考之位”，并用锁链圈起，谨防他人擅自入座。

这位高乐先生还说，这座古老住宅的四壁、天棚、壁炉、门窗、家具和其他空地方，都刻着拉丁文和法文的箴言或警句。雨果喜爱并长于绘画，室内陈设，不少都是他亲手设计的。

当年轻的儒勒·凡尔纳踏上雨果正厅台阶的时候，诚惶诚恐，确实感觉出受宠若惊。门敞着，是一间不大的摩尔人款式的客厅，一排宽大的落地窗对着塞纳河。维克多·雨果立在窗前。而站在窗前，可以鸟瞰整个巴黎。雨果夫人与他并肩而立，对面是一位穿大红坎肩的男人。这位男士是诗人齐奥菲勒·戈蒂埃，被誉为法国浪漫派“神圣连队”的旗手。

主人举止庄重，雍容大方，彬彬有礼，问道：

“请坐，请谈谈巴黎的观感吧！”

儒勒直到以后才明白，这么说只不过是一种客套话。当主人不知对客人说什么好，常以此来寒暄。儒勒作为一个初到巴黎的外省青年，未曾发表一首诗的诗人又能说什么呢？

儒勒·凡尔纳来到巴黎以后，希望拜见的第二个人，就是大仲马。说也巧，在巴雷太太的沙龙里，儒勒与一位叫达班吉骑士的人士相识。他是在巴黎贵族圈子里红极一时的食客，一个了不起的手相术家，也是大仲马的宠儿。大仲马不仅醉心于手相术，对笔相术、巫术和扶乩术也情有独钟。这位骑士允诺，他下次去圣日耳曼城，将与他一同前往。

大仲马从来不长时间逗留巴黎。他乘自家的豪华游轮去阿尔巴尼亚搞一次大肆张扬的旅行之后，就蛰居在圣日耳曼城的“基度山”城堡里面。二三十年代，大仲马创作“作坊”向法兰西和读者界抛撒了大量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正剧、悲剧、喜剧、滑稽剧、杂剧、游记、记事体文学等等作品，仅长篇小说就多达500多部之多……在这位文学奇才的手下，作品的倾盆大雨变成了黄金雨。他善于敛财，又会挥金如土。他想出一个怪招儿，兴建一座只许上演他的剧本的历史和抒情剧院。排演是出奇豪侈，无比奢。可是

摩尔人，系近代欧洲人对地中海西北部信奉伊斯兰教者的泛称。

齐奥菲勒·戈蒂埃（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文艺批评家。

1848年革命使历史和抒情剧院倒闭了。

目前，大仲马一面修身养性，一面在他那神奇的宫阙里宴请千百位各路宾客。

哥特式的塔楼从环绕城堡的参天古榆树中脱颖而出，首先给予人以神秘浪漫的印象。现实环境比起儒勒所想像的更具有幻想色彩。每向前走一步，都展现出一个新的境界，一幢幢新奇特的建筑迎面扑来……每一座门边，都肃立一位缠着红头布的阿拉伯仆人。

主楼四周边是一座奇妙无比的大花园，人工瀑布奔腾喧闹，玲珑剔透的湖泊闪闪发光，人工岛屿星罗棋布，点缀其间。其中一座大岛上高耸巨石砌成的八角形的主楼，即“基度山”城堡，亦即大仲马的工作室。楼房的每块巨石上都刻着仲马的书名或剧本名字。本楼惟一入口处的拱形门上额用拉丁文刻着“狗洞”二字。

在这些酷似“一千零一夜”的琼楼玉宇中间，永远流溢着节日的气氛，永远宾客盈门，迎来送往，杯觥交错；有人留住朝夕，有人小住旬间，或流连经月。主人对登门造访者，一律殷勤周到，彬彬有礼，尽管主人不仅记不住客人的尊姓大名，而且连其容颜也认不清。大仲马的酒窖似乎是无底的，午宴刚刚吃罢，不觉间晚餐时刻到来。入夜，花园又燃起孟加拉篝火，摇曳不定的火光照耀剧院大厅，每晚都上演仲马父子的剧作。

这样的宴席不散的狂欢，自有其内幕。神秘的“基度山”城堡是仲马的招牌，为的树立他的崇高威望，并且可以蒙蔽出版商。大仲马老早就同他的“助手们”一起编剧本写小说。仲马出计划，最后把写好的小说修改一遍。出版商对于这样的内幕略有所闻，从来不接受由缮写员誊写的手稿。于是，城堡又多了笔迹与仲马毫无二致的缮写员若干名。

然而，从1848年春起，当革命和政治吸引了巴黎人乃至法国人的注意力，人们更关注现实问题的时候，大仲马小说一落千丈。不过，主人的镇定自若，他的创作“作坊”仍在日夜紧张工作，人们很难看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独一无二的文学“作坊”正濒临倒闭的前夕；大仲马发疯似地抓钱，也无法偿还百万法郎的债务。

儒勒与大仲马初次会见，没有像与维克多·雨果会见那种爽然若失的感觉。他觉得雨果过于气宇深稳和澹雅和平。而大仲马的外貌，也可证明他是与众不同的人。

大仲马是个彪形大汉，长着一头黑人的卷曲浓发（据说他的祖母是个混血儿），一张河马式大脸盘，脸上有一双明亮、机警和狡黠的小眼睛，很有魅力。那一张大脸盘使人联想起满月时月亮表面的斑斑点点。他那微沙哑的说话声，像水量充沛但不急湍的瀑布声响。同时，儒勒还发现，这位“语言大师”的语言与其说华丽端庄，不如说纯朴敦厚。但这位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奇人有一个了不起的特点，那就不管谈论什么，他都能驾驭谈话对手，并有完全左右话题的才干。

“这位来自南特城的青年诗人”（手相术家就是这么介绍的），颇得城堡主人的赏识。说不定这位年轻的客人是一位早年英发、才气甚高但还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大仲马正在这些青年才子中间大肆网罗、招募他的“作坊”成员。这时，恰好他最有天才的助手，奥古斯特·马凯刚刚与他分手。据说，仲马的传世之作《基度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均出自马凯的手笔……

大仲马以殷勤好客的态度，诚请儒勒·凡尔纳坐在自己的右首，并把他

介绍给所有客人，相识的和不相识的，同时低声向他吐露了他的创作计划，主人执礼甚恭，特地请他到自己的专用“庖厨”共进餐。

这是一间不同凡响的厨房，颇像烹饪之神的圣殿。主人腰系白围裙，头戴高高的无檐白帽，立在大厅中央一张宽大的橡木桌边忙碌。

别看大仲马作品中的人物，放荡不羁，言行奇觚，而作者本人则谨言慎行、举止有度。仲马不吸烟、不饮酒，咖啡也不喝，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文学事业上了。据说，他珍视名厨的荣誉胜过珍视作家的声望。仲马以虔诚的态度，按照他自己的配方，作出众多花样翻新的美味食品，滋滋冒油的煎蛋、色香俱备的蛋黄酱以及东方人的珍饈佳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美味令他胃口“头晕目眩”。

儒勒·凡尔纳在“基度山”城堡逗留数日，好不容易才告别殷勤周详，锐意延揽的主人。在此小住几日，儒勒结识了许多名人骚士，其中包括小仲马。

1849年2月17日，大仲马的历史和抒情剧院重新排演《青年火枪手》，主人特请儒勒·凡尔纳到他个人包厢看戏。这一年冬天，儒勒多次来到圣日耳曼城这座剧院。和并排看戏的人，有诗人戈蒂埃、文艺批评家儒勒·燕南和当时最出风头的记者儒拉根。小仲马还给他指点池座中名人雅士，有政治家、作家、批评家、演员和其他各界名流。儒勒·凡尔纳觉得自己已是真正的巴黎人，并已跻身于作家之林了。

不久，儒勒·凡尔纳终于通过最后考试，取得学士学位。他前程已成定局。他不必再做外省律师的助手，可以返回南特成为皮埃尔·凡尔纳先生的同僚了。儒勒的祖父安托万是律师，父亲皮埃尔也是律师，还有他的曾祖父也是公证律师和法院书记。说凡尔纳家族是律师世家，是名副其实的。然而，要想当律师就必须离开巴黎！

小仲马（1824—1895），大仲马之子，《茶花女》的作者。

儒勒·燕南（1804—1874），法国著名批评家，小说家。

第六章 初涉世事

儒勒·凡尔纳第二次到达巴黎，结识大仲马并受到这位赫赫有名的大作家赏识以来，他们之间往来频繁，过从较密。儒勒对大仲马崇敬之情也日益浓重，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更加强烈。有一次，他同一位朋友谈话时说过：“当我第一次会见大仲马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他为历史做出了贡献，我将为地理而奋斗。”

如果我们只根据这样只言片语的谈话，就认定儒勒·凡尔纳从 1848 年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并义无反顾地为此奋斗终生，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劳动，终于开创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科学幻想文学，并成为这一领域的执牛耳者，这样推断，似乎太轻率，与实际不符。

实际上，儒勒当年拜见大仲马时，才 20 岁，只是一位连一首诗也未发表过的“来自南特的青年诗人”，一个剧本也未上演过的“外省剧作家”，一篇哪怕是短篇小说也没有写过的“布列塔尼作家”，只得过在南特皇家中学三等奖的“地理学家”，正在攻读法律学尚未取得法律学士学位的学生，况且他正在律师和文学家之间踟蹰徘徊，在雨果和大仲马之间摇摆不定。

他的个人前途选择问题，使他夜难成寐，是回南特做律师还是留在巴黎当作家，确切说当剧作家呢？在他看来，雨果是“诗圣”，他的风靡声誉高不可攀，他是一座冰冷的纪念碑；而大仲马是烟火术士，虽然光彩照人，声名远扬，但不必仰视。比如，大仲马不隐讳他创作实验“作坊”一事，也不忌讳以他的名义“生产”了多少部小说，他甚至以他有多少“兵马”而洋洋自得。他曾说过：“拿破仑有多少元帅，我就有多少助手！”

最主要一点，大仲马认为“文学创作不是靠天资聪慧或灵感超人，而是靠有才华的勤奋者终生不懈的艰苦劳动”。这种观点，儒勒倍感亲切，也最为动情。

儒勒·凡尔纳完成学业之后，并未立刻告别巴黎，回南特省亲。父亲得知儿子通过考试，除略表祝贺外，虽说他期盼儿子归省，却未加催促。皮埃尔·凡尔纳先生觉得儿子不过 22 岁，可以在巴黎度假，开阔眼界，增长才干。至于生活津贴，区区小数，对于像老凡尔纳先生这样外省殷实家庭，不在话下。

于是，儒勒靠父亲的周济，又在柯梅狄大街租了一间小阁楼，顽强地写作。春去夏来，秋又至，转眼又到了冬天，在儒勒的案头已经有三份手稿，即《火药商的阴谋》《摄政王时代的悲剧》和《断草》。

前两部剧本是严格按照浪漫主义创作标准写作的庄重华贵的剧本，大仲马不屑一顾；相反，《断草》独幕轻喜剧，受到他垂青。大仲马做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接受儒勒·凡尔纳的剧本，并在他的历史大剧院上演。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大仲马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有可能因为大仲马与马凯不合，使创作“作坊”产量骤降，脚本不足；也有可能大仲马与许多助手不协调，希望以此引诱年轻的儒勒“入瓮”。

其实，折草打赌，80 岁老公爵和他的小夫人，娇嫩欲滴的 18 岁美女以及小公爵夫人的情夫英姿勃发的骠骑兵的形象，在法国舞台上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新奇、独到之处可言。然而诗作生动活泼、铿锵悦耳；插科打诨，机灵俏皮，入木三分；语言是巴黎街头的市井俚语。儒勒情场失意，特别是对那位楚楚动人的小表姐卡罗利娜的怨恨之情，全部倾注在剧本之中。

几天之后，大仲马通知儒勒，剧本要重写，必须与小仲马合作。因为历史剧院兴建伊始就有规定，除仲马父子之外，其他人的剧本一律不得在历史大剧院上演。

这是儒勒第一次接触到气度宽宏的大仲马的背后一面，从中可以窥见仲马家族内幕的一角。这大概是儒勒与法国文学界的第一次冲突，但有可能不是最后的冲突。提抗议，那就等于拒绝上演，还有可能与仲马家族决裂；抗争么，又没有抗争的手段。这对于年轻单纯的儒勒和他的天真梦想，是十分可怕的打击，而他又无力抗争。

1850年6月12日，《断草》在唐贝大街那座雄伟华贵的历史和民族大剧院首次公演。他坐在大厅里看着他剧本中的人物变得活生生的，亲耳听到由别人嘴说出自己的语言，有点飘飘然……

当儒勒·凡尔纳看过戏之后，心中出现一种异样感觉，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跨进了神圣的戏剧圣殿的门槛，有可能……此时，好友们不断前来祝贺。这些朋友是一批年轻的作家、音乐家……但他们大概连一件作品也没有发表过。有人提议举行一次晚餐会，以表示对儒勒成功的庆祝。当天就在作曲家阿德里安·塔里齐住处举行聚餐。到会共11人，儒勒戏称“11个光棍聚餐会”。这新结社，都是男性，又无家室。说他们是巴黎人，都来自外省，但他们有能力“征服”巴黎。以后，每周在一个叫“黑头”餐馆聚会一次，讨论文学事件，交换创作计划，朗诵诗歌，演奏弹唱，也玩耍戏谑，儒勒是这个小团体的公认首领，他语出隽妙，频添佳趣，给每次聚会增添无限情趣。

由于儒勒接触的人中没有哲学家、没有学者，也没有旅行家，都是和他差不多未经风雨，未见大世面的单纯而幼稚的青年，所以他的视野拓展缓慢。从维多岛到巴黎，已经是一个飞跃，而且正赶上1848年。时代变化太激烈，处境严峻，要有一个适应和转变的过程。在他的视野扩大到整个法兰西和全世界，整个宇宙空间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个与法国政治生活几乎隔绝、首都巴黎郊区蒙马特岗地上小小文学结社的一员罢了。

《断草》一共上演12场，朋友们认为这是不小的成功，南特的亲友们把儒勒的成功视为自己的荣耀；惟独皮埃尔·凡尔纳不喜欢这出剧的轻浮和插科打诨，认为有失体面，希望儒勒的成功消息不要传到南特，以免受保守派朋友的耻笑。可是，事与愿违，儒勒的首次成功，在巴黎除了那些光棍朋友，不会有什么人注意，但在南特却产生了巨大反响。

当儒勒返乡“休假”时候，恰似金榜高第，锦衣还乡，年轻的浪漫主义信徒，不离他的左右。有些中学时代同窗学友，以早年结识这位巴黎剧作家而自鸣得意，对他少年时代种种轶事津津乐道。

1850年11月7日，《断草》在南特城格拉斯兰广场老剧院举行首演式，在整个南特城“引起轰动”。当幕落之后，作者儒勒和演员一起谢幕时，他已成为全城的“名人”，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其实，这种“轰动”毫无实惠可言，这种表面“荣耀”连一个生丁的收益也没有。

当“休假”已毕，儒勒本应回到皮埃尔·凡尔纳先生当时已颇具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可是他却回到巴黎。于是，父亲的刚毅冷峻的性格与儿子的固执任性的脾气终于发生了冲突。儒勒回到巴黎，父亲仍然按月寄来生活津贴。

1850年冬，儒勒写出两部剧本，一个是三幕剧《学者》，另一个是音乐剧《谁嘲笑物》。两个剧本都经大仲马过目，并得到赞许，但在历史和民族大剧院上演已不可能，剧院已经倒闭。大仲马耗尽了最后的财产，彻底破产，

并负有巨额债务。

大仲马此时年事已高，诸事不顺，昔日的显赫辉煌，已成昨日黄花，如今已江河日下，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但他更加炫耀自己，他让儒勒把剧本送给吉姆纳斯剧院老板，被礼貌地回绝。不过此时的儒勒·凡尔纳已经是位成熟的男子汉，他又与米歇尔·卡佩合作写成一部歌剧《捉迷藏》，由阿里斯吉德·英亚谱曲。结果又遭冷遇。

世间的事，常常是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当儒勒走投无路的时候，又收到南特来的家信。皮埃尔·凡尔纳先生认为，儒勒考取法律学士学位业已经年，休假应该结束了；并讲了家庭和南特的情况。儒勒从字里行间嗅出最后通牒的味道。差不多同一时间，那位美丽大方的西班牙犹太姑娘，这位在儒勒青年时代情场屡屡失意的时候惟一主动给予温暖和体贴的恋人，告诉儒勒说她准备下嫁一位里昂的工厂主。这不啻为雪上加霜。我们的年轻主人公，能经受得了三重打击么？

此时的巴黎，文学逐日衰微，“共和”一词日见敛迹，而欢呼总统殿下万岁之声，甚嚣尘上。在这种局面之下，一个文学新手，还能指望什么奇迹？况且他上演过一出独幕喜剧，还是与小仲马合作的，上演12场连一个生丁也没有得到。如果回到南特，有舒适宽敞的住宅，较优越的生活条件，还有父母亲情，许多故知旧友，南特内谧静的环境和如茵草场，还有卢瓦河中的维多岛……

儒勒·凡尔纳在给父亲的复信中写道：“命中注定我和巴黎搅在一起了。将来，我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文学家，但要当律师，我绝不会比一个蹩脚的律师好多少……那一直吸引我的，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是文学。”皮埃尔·凡尔纳先生在回信中表示了宽容和理解，儿子已长大成人了，有权选择自己的前途和谋生手段。

作家儒勒·凡尔纳，年满23岁，除了一出独幕喜剧上演外，连一篇作品也没有发表过，便独自面对巴黎，独立闯世界了。他靠什么生活呢？他又会干些什么呢？他平生第一次独立谋生，是在一个事务所做临时缮写员。工作从早7点到晚9点。年薪600法郎，每月50法郎。而且三年不加薪。区区小数，尚不足穷困学生时代津贴之半，当然困苦不堪言，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根本没有写作时间。

1851年夏天，儒勒·凡尔纳的处境异常艰难。他虽然驾驭了诗歌写作技巧，却形成不了自己的风格；他的剧本具有法国特有的幽默和诙谐，但全部都是程式化的东西；他的散文作品大多是摹仿，既感觉不到作家的内心呼唤，也表达不出作者内心思想，更缺少以作家丰富想象力塑造出来的活生生的形象。

客观地评价，儒勒·凡尔纳做为剧作家，并无传世之作，大约共写了（包括合写）17部剧本，有半数没有上演过，连一个保留剧目（例如像小仲马的《茶花女》那样的剧目）也没有。但是，剧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活动却为小说家的创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诗的概括凝练的语言和诗的意境，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性格的夸张性，对话的生动性，在儒勒的后来所写小说中都有所表现。

这一年夏天，儒勒是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大厅度过的。他在试图独辟蹊径。这就是许多传记作者称作的儒勒·凡尔纳创作的“两个支柱”或儒勒·凡尔纳的“弓弦的两支箭”。这意思是说，儒勒·凡尔纳依靠两个平行的“支

柱”——戏剧和地理小说达到了光辉的顶点。其实，只要你认真研究一下儒勒·凡尔纳的人生轨迹和创作路径，不难发现，戏剧创作和地理小说或科学幻想小说，虽然也有并行或交替的现象，但基本是他人生探索路上的不同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采用简单的行列式表述的话，那就是剧本创作—地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争取自由的小说或者说历史小说。当然，使他名垂千古的，不是剧本，也不是争取自由小说或历史小说，但后者至少反映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也证明儒勒·凡尔纳并不像有人所说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闭口编写小说的书呆子。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抱负、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他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正像他能够成为科学幻想小说的奠基人，离不开19世纪中叶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蓬勃发展一样。

19世纪中叶，火车已四通八达，轮船已横渡大西洋，法国人阿尔班乘气球越过阿尔卑斯山，科学探险队鱼贯进入非洲腹地，人类已多次闯入北极，探索西北航道，前赴后继，人类踪迹留在亚马逊流域，制造出来了电机、试验电话……人类不仅探索自然，还在创造第二自然。

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儒勒·凡尔纳认识了皮埃尔·弗朗萨·舍瓦埃（他自称皮特·舍瓦埃）。后者是巴黎《家庭博览》杂志的编辑，也是布列塔尼人，出生于潘贝夫，比凡尔纳弟兄早15年毕业于南特皇家中学，也是一位乡土观念较深的人。他请儒勒给他的杂志撰稿，但每次不超过6个版面。每年不得多于两篇。

这一年夏天，儒勒·凡尔纳还结识了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费朗索瓦·阿拉戈（1788—1853）的兄弟，雅克·阿拉戈。此人性格乖僻、偏执、坚忍不拔，但给予儒勒创作以很大影响。当年，雅克·阿拉戈已双目失明，年过七旬，但出奇的乐观豁达，生命不息，进取不止。阿拉戈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在儒勒出生前，他已漫游全世界。当年的阿拉戈，视力好，记忆力极佳，他所走过的地方的情景全都铭刻在他的记忆之中。

他的巨著《环球旅行·一个盲人的回忆录》（四卷本），是他失明后写成的。令人惊异的是，他竟能在他记忆中，确切地说在心灵深处保留着碧波汹涌的大海、蔚蓝瓦亮的天空、多姿多彩的海岸、散落在大洋上的小岛。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把失明前瞬间所看到的稍纵即逝的东西，一一重现在读者面前！

《环球旅行·一个盲人的回忆录》一书，就体裁来说，既不是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也不是那种猎奇揽胜荒诞不经的游记。他以一个目光敏锐、洞察秋毫的观察家和诗人的眼光观察世界。书中有与读者交谈、故事、叙事、戏剧、长诗、历史事件等等，更可喜的是它们之间形成一个浑然整体。

他书中那些有丰富想像力的情景，活龙活现，洋溢着作者满腔激情。阿拉戈笔下生辉，华章佳句，妙语连珠，沉浸着一个盲人的稀有眼泪，饱含着一个耄耋老人的可贵热情；那含而不露的幽默，蕴涵深远的喻义。因而，儒勒捧读此书，时而口角春风，时而微蹙剑眉，时而忍俊不禁，时而珠泪纵横。儒勒不仅喜爱《环球旅行》，更为作者本人的事迹所感动。1849年，双目失明的阿拉戈发起组织一个庞大的探险队，前往淘金圣地北美加利福尼亚。结局很惨，老阿拉戈被同伙洗劫一空，弃于中途。

在巴黎，儒勒·凡尔纳还有一个表兄，是他姑姑的儿子，叫安利·哈塞，是亨利四世皇家学校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教授。对于表兄从事枯燥无味的数学研究，以前儒勒认为数学研究呆板又乏味，可是这时儒勒开始迷恋科学，

在哈塞表兄的生硬干瘪的词语中发现一个真理，即工业革命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科学理论和数学理论的新发现。

还有一位儒勒·凡尔纳所崇敬的作家，就是爱伦·坡，可惜他在 1849 年刚刚过世，但他在儒勒的心目中仍活着。爱伦·坡的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因素、恐怖又动人的爱情描写、破译密码的惊喜、寻找财宝的乐趣以及稀奇古怪的科学细节，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更重视作品中现实与幻想相结合这一点。儒勒认为，爱伦·坡是把科学的奇迹讲得比古老传说更有感染力的第一人。若干年后，儒勒写过论文，分析爱伦·坡的成就和不足，他最推崇的是《一个星期有三个礼拜天》这个短篇。确切地说，这位美国作家的唯物主义观点，彻底地推倒了凡尔纳的天主教世界观。

1857 年，在舍瓦埃的《家庭博览》杂志发表了儒勒·凡尔纳的两篇小说，一是《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艇》，二是《乘气球旅行》。虽不是儒勒的处女作，却是第一次发表的作品。

儒勒·凡尔纳的第一篇小说，可以明显看出库柏及库柏派的印记。第二篇小说，又见到了爱伦·坡的影子。在当时的巴黎乘气球飞行已司空见惯。但在一个正起飞的气球筐中发现一疯子的故事，那倒是亘古奇观，没有一个作者敢于运用这种题材，不论大手笔还是文坛新秀。

此时，儒勒·凡尔纳正酝酿一部大部头作品，他叫它“科学小说”并把他的创作计划讲给大仲马听。后者说这是“漫无边际”的想法。这是一种批评，还是一种赞许呢？

老凡尔纳先生由于职业习惯和古板的思维方法，凡事总要循规蹈矩问个究竟，来信问他儿子，你到底属于古典主义还是属于浪漫主义？儒勒给父亲的回信说：“至于说到流派，我只属于我自己的……”并着重说：“……我的选择是不可改变的。您的见解像极地之源，而我今天滞留在远离北方的国度，更接近酷暑溽热的赤道……”

写小说比写剧本实惠些，总算有点收入。有钱以后，儒勒首先想改变居住环境，在奴维尔大街 18 号一座旧楼五层租了一套房间，仍在塞纳河左岸，距表兄的皇家学校不远，离那个吉姆纳斯剧院只隔一条街，与抒情剧院（即以前大仲马的历史和民族剧院）相去两条街，距雨果的旧宅只有几步之遥。阿拉戈的住所就在不远的吕马扎朗大街，巴黎证券交易所，也在附近。

在巴黎，贫困的优越之处是可以高踞巴黎之上，俯视脚下的城市。凡尔纳和英亚住在距地面 120 级以上的地方，可以用征服者的心情俯视巴黎。此时，他俩又合写了一部幽默喜剧《捉迷藏》，讲的是三个大学生和三个卖花女的故事。现在，儒勒又在构思新作品，英亚想写一部新歌剧《哈姆莱特》。虽说两个好友，在初涉世事的路上，困难重重，但青春年华较为容易经受住挫折，尤其能顶住妨碍实现他们个人理想的阻力。

这年冬天，即 1851 年 12 月 2 日，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巴黎又一次陷入混乱。他宣布恢复帝制，自封拿破仑三世。数日后，儒勒得知，维克多·雨果借他人护照流亡到比利时去了。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正在英国避难。稍后，历史学家米什莱和哲学家泰纳等知名学者也被迫

路易·布朗（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

米什莱（1789—1874）法国历史学家。

泰纳（1828—1895）法国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离开巴黎大学讲台。再后，像福楼拜 这样不问政治的作家，也受到了审讯。法兰西帝国的统治不需要文明，更不需要文学。拿破仑三世，这个长得像外省理发师的国王，贪婪苛虐、秕政害民。那些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期盼出现一个平等、博爱、自由的共和国美好愿望的法兰西人，还能期盼什么呢？

第七章 情场失意

有人对被传者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另外的人对此类事情，讳忌不举。其实，饮食女色，情爱生活，乃是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不是荒唐无度，或者专门寻找人家隐私，以取悦于低俗层读者，只要不是画蛇添足，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也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必要的。

儒勒·凡尔纳是一位感情丰富、情窦早开的青年。

儒勒对表姐卡罗利娜·特朗松的一往深情的初恋，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后半生也无法抚慰的痛苦伤痕。

儒勒 11 岁那年夏天，在南特一家叫丹博的书店的桌子上写了一部诗体悲剧，专门献给他的表姐卡罗利娜，以表爱慕之心。而表姐不以为然，轻蔑地叫它是“华丽的玻璃浪子”，使他痛苦万分。为此，他写了 10 首十四行诗，诗的结尾几句是：

你的同情心分担我的全部痛苦，
你那从来不会惹人厌倦的爱抚，
悄悄地擦干了我双眸流下的泪珠。

1839 年，12 岁的卡罗利娜俊俏非常，有如出水芙蓉。怎么能不使感情充沛的小表弟销魂呢？12 岁的早熟女孩，是一个缩小了的女人，为使自己在小伙伴中树立威望，对于少年们取悦于少女而耍弄各种手段早已心领神会，并懂得只要招人喜爱便能吸引人。而且这位疯疯癫癫、感情横溢的小表弟，可能是一个火种，让他燃烧吧！这场游戏，自然满足了她的虚荣心。

这场游戏，在卡罗利娜来说，只不过是卖弄小聪明，或者说卖弄风情的一个插曲。倒霉的是儒勒，他竟是一位天性纯真的多情郎君。小表姐的挑逗，引起他无边无际地梦想，甚至有朝一日能与这位俏丽多姿的小表姐结成秦晋之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距离日益拉大，小表姐已长大成人，出落得更加楚楚动人、婀娜绰约，而儒勒甚至比少年时代还显得局促笨拙。此时，她的表兄弟和同龄少年，衔尾而至，纷纷向她求婚。卡罗利娜认为，少年老成的儒勒不是理想的选择对象，况且求爱者不乏其人。

1853 年 11 月 5 日，事隔多年后，儒勒在致他母亲的信中，还念念不忘卡罗利娜，问他母亲说：“请告诉我，卡罗利娜小姐是否已经或正在准备结婚。她拒绝了我的求婚，我真弄不清原因何在。您知道，我对这位姑娘十分钟情。她不止一次闯入我的梦境；而且差不多一年时间，她完全占据我的心。”儒勒十分痴情，卡罗利娜结婚 5 年之后，对她仍魂系梦牵。

儒勒的失意，使他懊恼多年，他在《断草》中写了一个娇嫩欲滴的 18 岁美女的不忠行为，并对她进行了辛辣讽刺。又过了好多年，他在 1888 年写的一部小说里面，还用了一个凄惨的场面作为故事结尾。一对情人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一只正在燃烧的小木船里，同归于尽。而这条又做婚礼之舟又做合葬之墓的小船的名字就叫“卡罗利娜”。

儒勒这位多情的种子，受到卡罗利娜愚弄之后，久久难以平慰内心痛楚，接着又遭到另一次打击，真可谓雪上加霜。

大约 1847—1848 年间，他又偷偷地爱上一个叫罗斯·埃米尼·阿尔

诺·德·格罗斯蒂的姑娘，后来她嫁给一个农场主，名叫阿尔芒·泰里安·德·拉·埃耶，结婚日期是1848年7月19日。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儒勒·凡尔纳逝世之后，他的儿子米歇尔和他的幼孙让·儒勒接受他的私人文件时，发现两本组诗，日期是1847—1848年。其中第一本第4首是艾米尼的离合诗，开头是这样写的：“唉，你解除了我的武装，使我寸断柔肠。……”第11首、第18首附有雨果的一段箴言，都是献给艾米尼的。在第二本，第14首诗里，充满了惆怅之情，那是因为艾米尼出嫁了。

这位艾米尼生得什么样，体态绰约，眉精目企，还是仪表大方，丰腴稳重？他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结识这位姑娘？是相互爱慕、过从甚密而后叛离他投入他人怀抱、还是儒勒一见倾心的单相思？如此种种，迄今仍然是个谜。

1848年，当儒勒·凡尔纳由人引荐得以谒见“诗圣”维克多·雨果面聆教诲，并得到大仲马赏识的时候，在巴雷太太的沙龙里，认识了一位叫玛耶·阿巴内斯的小姐。阿巴内斯是位西班牙的犹太姑娘，此时受雇于巴雷太太，做她的助手，协助应酬沙龙内外。玛耶小姐美而不艳，俏而不俗，落落大方，对前来巴雷太太沙龙的各路宾客迎来送往，接待周到，应酬裕如，故深得主人和客人的好感。许多人都对她垂涎欲滴，意欲染指。就连情场老手大仲马也是意马心猿。欲火中烧，一有机会就向她大献殷勤。当时，20岁的儒勒·凡尔纳身材虽不算高大但算魁伟适中，风华正茂，因为初涉交际场所，显得腼腆，甚至有点笨拙。这位阿巴内斯一眼就看中了他，这叫缘分吧。某一天晚上，玛耶主动靠近儒勒，说大仲马送来两张戏票这无疑是一种暗示。儒勒不由一愣。于是，二人度过一个欢快的良宵。看过戏之后，在塞纳河畔一家小餐馆吃过夜宵，儒勒向玛耶表白了爱慕之情。玛耶在交际场上厮混久远，学会如何保护自己不受损害，对男人的缠绵情话、山誓海盟、利诱收买，装聋作哑，周旋应对，恰到好处。但这一次，她对儒勒的真挚和质朴动了真情，自我解除了“武装”。翌日清晨，她在儒勒冷冰冰的单身学生宿舍里醒来，像所有初恋的姑娘一样，颇感羞惭。此时儒勒早已不在，因为他不敢久久逗留。玛耶起床后发现桌上有一张便笺：

“请小姐原谅，宽恕我把你带到这间简陋又冰冷的宿舍里来并对你无礼！”

而玛耶并不介意，并在同一便笺上写上：

“我将在同一地方等你。相信我，你床铺是我睡过的最舒适的床铺。”

他们的爱恋关系保持了数年之久。1851年，玛耶·阿巴内斯告诉他，她打算嫁给一个里昂的工厂主。儒勒对她说，她的选择是对的。因为与他结合只能受罪。他事业上毫无进展，又生活贫困，且正面临父亲停止津贴的当口，他还能对玛耶说什么呢？

但这一段情爱缘分，不仅满足了儒勒年轻的身心饥饿，同时给他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一段永生难忘的非常美好的回忆。可以说是儒勒唯一的一次得到报赏的爱情。1852年发表的《马丁·帕兹》的女主人公，是一位美丽的西班牙犹太姑娘，也许反映作者对玛耶·阿巴内斯的眷恋之情。十几年以后，1866年，他在索姆河口的克罗托克村购买到他少年时代就梦寐以求的旧船时候，他非常激动，说他自己才20岁，它是我的第一个情人”。1848年那个

奇寒的冬天，儒勒正好 20 岁，美丽温柔的西班牙姑娘玛耶是第一个主动接受他的爱情的恋人。

前面说到，当卡罗利娜结婚 5 年之后，儒勒对她的思念，依然刻骨铭心，怨忿之情溢于言表。

有个哲人说过，要想冲淡对一个女人的爱恋，惟一的办法，便是另有所爱。父母觉得，儒勒在婚恋上屡遭挫折，心灰意冷，二位老人暗自焦虑，准备举行一次舞会，以振奋他的情绪。

1854 年 2 月，儒勒出席让·维埃·德·拉·英特家的化妆舞会。儒勒穿一件已故外祖父的古怪服装，尤为引人注目。在华尔兹舞和四人舞的场次中间，他极力去寻找一位可人的姑娘。洛朗斯·让·玛尔小姐打扮成一位吉普赛女郎，在他的眼里尤为楚楚动人。洛朗斯，高纤文弱、清美朗畅，她那双明亮的乌黑大眼睛，熠熠有光，似乎有说不尽的隐情和依恋。儒勒为之心动。但是，也许激情难耐，这位“征服”巴黎不过 5 年的浪子，竟忘记了自由的巴黎和保守的外省的界限，贸然开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

当儒勒听到洛朗斯对她的女友尼内特·谢吉约姆悄声说，她的紧身胸衣的一条鲸须擦伤了她的肋部的时候，他不经意地开了个玩笑。在巴黎，这一类玩笑有可能被认为是对女人的时髦恭维。他一本正经地欠了欠身子说道：“在海岸上捕鲸鱼，我确实无能为力！”

当然，洛朗斯和女友们笑得前仰后合。但这一妙语传到舞会主办人的耳中。主办人是一位有地位的保守派长者，他对这一越轨的言行异常气愤。

后来，皮埃尔·凡尔纳先生，前去让·维埃·德·拉·莫特这位南特新富的宅邸，向主人为儿子儒勒求婚的时候，竟遭到拒绝。主人认为，一个在巴黎歌剧院当书记的人，他的地位不稳定，难以养家，不是一个理想的乘龙快婿；况且，一个拿他女儿的胸衣开玩笑的人，也不适于做他家的佳婿。

于是，儒勒·凡尔纳这一次努力又以失败告终。此外，儒勒在 1850 年一封致母亲的信中，列举了他意属的佳人，尚有劳伦斯·尼内特、路易丝、埃卢塞、帕平、泰里埃、迪维格等人的芳名。当然，儒勒的书信，向以诙谐称著，欲言又止，顾左右而言他，是他的惯用的手法。我们不能以这一封信就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但从中可以看出，他一次又一次耽于桃花美梦，但几乎每一次都以噩梦惊醒。

我们的主人公具有布列塔尼人的强壮体魄，又有父系的坚忍不拔的性格，母系的倔强而固执的品质，加上个人特有的幽默和诙谐的习性，不乏聪明，不缺机智。他已经“征服”了巴黎，即将“征服”宇宙，并流芳百世，事业多磨多难不说，为什么在爱情上，多灾多难，屡屡失败呢？时耶？命耶？

婚姻，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婚姻不是人生征途的终极点。儒勒在人生航程中累了，颠簸碰撞中疲倦了。想找一个避风港，休息一下，梳理好羽毛，再去拼搏，振翅高飞。难道这样的要求过高么？为什么这样难以实现呢？

其实，洛朗斯的父亲的拒婚言词中，至少一半是真理。你儒勒·凡尔纳，一个只发表三篇小说、三部剧本上演，既没有钱财、又无不动产的抒情剧院的小书记，月收入不过百法郎，连自己难得温饱，你拿什么供养家口呢？婚姻，也要有物质做基础。儒勒屡屡受挫的症结正在于此。

法语的 laC(tes 一词，既可做“肋部”解，也可做“海岸”解。

挫折使弱者从此一蹶不振，但挫折将使强者更加坚强。儒勒虽然精神苦闷，孤独、寂寞；而正在这种孤寂中，寅夜青灯，笔耕不辍，送走一个个黑夜，迎来一个个黎明。

第八章 孤军奋战

自从 1851 年路易·拿破仑政变以后，儒勒·凡尔纳与往日相比，判若二人。昔日，这位“11 个光棍聚餐会”的核心人物，嬉戏、幽默诙谐大王，张口皆诗赋，举手投足有“文章”的快乐青年，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位深居简出、禀性孤僻、与世寡谐的隐士；交际场所久已不见其身影，塞纳河畔难寻他的踪迹。他日不出户、身藏斗室，苦读圣贤书，钻研科学。

我们从儒勒·凡尔纳遗留的材料和当年的历史档案中发现，19 世纪中叶，欧洲尤其法国处于多事之秋，社会动摇，人心浮动，各种社会力量重新组合和较量，一浪高一浪，斗争一次比一次残酷。而儒勒·凡尔纳正处在这个斗争的漩涡巴黎。儒勒·凡尔纳的内心矛盾和苦闷，与他表面的隐士生活。又构成他个性发展的特点之一。政治理想（即平等、博爱、自由的共和制理想）的破灭、他心目中诗歌纪念碑维克多·雨果流亡国外、一再提携他的大仲马彻底破产后远走他乡、生活无保障、戏剧的没落、探索创作之艰辛，情场屡屡失意，你怎么能让他欢乐得起来呢？如果说他笑，也会成为“苦恼人的笑”！

儒勒·凡尔纳的青年时代，正像巴尔扎克所说的：“我们属于 20 岁至 30 岁的成熟一代”，和他们的祖国法兰西由僵化到觉醒的时代，几乎同步。尽管革命失败了，儒勒对共和制的前途充满信心。他在致父亲的信中说，不管怎样，“我毕竟呼吸到共和国的气息；共和制一定能实现！”

而今，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又扼杀了共和制，随后于 1852 年 12 月份即位称帝。这个“伟大拿破仑的侏儒小侄”，有“一副像歪把梨一样”的面孔的阴谋家，无处不在，逼视着过往行人，紧紧狞视广大读者。历史把路易拿破仑与民众，包括像儒勒·凡尔纳这样正直青年置于对峙地位。

这一段时间，是正处在人生道路选择阶段的儒勒·凡尔纳孤军奋战的日子，战斗在他的心灵深处进行，战场上没有流弹，也没有硝烟，无声无息，尤显得空旷寥寂，寂静得可怕，使只身子影的儒勒觉得更孤独无倚。

这次的选择已不在律师和文学家之间、雨果和大仲马之间进行。此时，他面前有两个出路，一是效忠拿破仑三世，仰承他的鼻息，不得有一点微词，成为扼杀共和制刽子手的鹰犬，帝制的吹鼓手。另一条出路，像雨果那样，与之战斗。但是，儒勒·凡尔纳不了解他的祖国，远离法兰西人民。因此，选择另一条道路（也可以说，他只能走另一条人生道路），心甘情愿逃避现实，龟缩在塞纳河左岸奴维尔大街 18 号五层楼那个房间里，并开始新的生活选择。首先，暂时放下文学创作，去抒情剧院即以前大仲马的历史和民族剧院工作。在路易·拿破仑政变的第三天，即 1851 年 11 月 5 日，我们的主人公来到剧院工作。

抒情剧院现任经理儒勒·塞维斯特当时需要一名助手，大仲马推荐儒勒·凡尔纳。二人签订一份合同，从即日凡尔纳担任剧院秘书，月俸 100 法郎。

其实，剧院工作不是凡尔纳恋栈的场所，甚至唤不起他对戏剧的兴趣。经理和秘书之间，不过是一种权宜的结合。三年前，大仲马引导年轻的儒勒·凡

尔纳对戏剧创作产生了兴趣，并且做了一些工作。今天，这座剧院在儒勒看来再也不是诗神的瑶池仙窟了，只不过是一个谋生和栖身场所而已。其实，要找藏身之处，什么地方都一样，律师事务所，金融交易所，只要不出卖自己，不做拿破仑第三的奴仆，又能留在巴黎就行。他要在这里养精蓄锐，厉兵秣马。一旦有机会……

然而，抒情剧院并不是理想的避风港，相反，经理秘书的日常工作繁杂又紧张，成了他不堪胜任的沉重负担。每天穷于应付，例如，有些剧作家非要把他的剧本在本院进行彩排，死磨硬赖，要表示同情又爱莫能助；对于脚本已获彩排权，但坚持不准修改的作者，则要据理力争，严词驳回，甚至不惜以停排做警告；还有的演员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有的则自己锁定角色，要好言相劝，尽量安抚；此外还得修改其他作者的剧本。事无巨细，由他一人承担。种种琐事，不只占去了整个日间，而且弄得精疲力竭。秘书工作并不比临时缮写员、年薪 600 法郎的工作好多少。写作，只好挤掉睡眠时间。

只有布列塔尼人的坚忍不拔性格和青春年华的强壮体格，才有可能承受日夜兼程拼搏的生活熬煎。儒勒每夜坚持写作，街上煤气烟点燃又熄灭了，东方发白，旭日初升，稍事休息，又得去戏院上班。尽管他经受着神经痛、严重失眠和难忍的孤独的折磨，仍日复一日，笔耕不辍。

1852 年，《家庭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加利福尼亚城堡，或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是用民间方言俚语写成的散文体喜剧，篇幅不大，又无特色。剧本题材，是借用阿拉戈的书内容，讲述加利福尼亚淘金者的冒险故事。这年冬天，儒勒首次撰写一个中篇小说，名叫《马丁·帕兹》。

他曾在阿拉戈家中会见过一位叫梅利诺的秘鲁画家，听他讲述南美洲印第安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混血儿的不幸遭遇。他便动手构思《马丁·帕兹》。儒勒按图索骥，根据这位秘鲁画家一本水彩画集描写南美洲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小说不能说是成功的，因为他丢掉了他在《乘气球旅行》中体现出来的只属他个人的不多的特点，又没找到他自己新的特色。南美洲太陌生了，借助于别人的故事编织自己的幻想，参照一本画册描写南美洲的风土人情，那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是一次难得的试笔，是由一个平庸的剧作家向有才华的大作家转变过程中又上一个新台阶。一个作家，特别是有影响的作家，要形成他个人的独特风格，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年不懈地探索、积累和磨炼。

由儒勒和卡佩编剧、英亚谱曲的歌剧《捉迷藏》，即将在抒情剧院公演。为筹划剧本彩排，儒勒中断写作。1853 年 4 月 12 日，《捉迷藏》意外的成功，首演一炮打响，舆论界评价颇高，该剧连续演出 6 周以上。在当时，这算一个不小的成功，比起《断草》更辉煌。可是儒勒对此无动于衷，他再也找不到《断草》首演式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了。如果说高兴的话，那是为好友英亚和卡佩高兴。他已无心去追求这种表面的成功、一时的荣耀了。他感到有一种内心的冲动。有一种新的觉醒，虽说这种感觉有些朦胧，但正在改变他的整个生命的航程。为此，他心甘情愿离群索居，面壁十载，受尽人间的孤独之苦，寂寞的煎熬。

1853 年，春天的巴黎，热闹至极，整个法国为法皇路易·拿破仑的婚礼忙碌，王公大臣、旧宠新贵、政变有功者和暴发户，更是马不停蹄。新王后不是王族血统，而是一个叫蒙蒂赫的西班牙绝代美人。因为考虑欧洲各国王室必有异议，婚礼更是豪侈无比，既有东方的庄重富丽的氛围又有西方轻松

欢快的彩调，是一种东西合璧、不伦不类、非牛非驴的混合物。

在婚礼大典和皇家招待会上，大出风头的人物，都是沾满无辜百姓鲜血的刽子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圣阿尔诺的元帅。这个生性狠鸷、刚愎黠傲、杀人如草芥的将军所以臭名远扬，因为他在侵占阿尔及利亚时，活埋过数百阿拉伯人，其中有不少妇女和儿童，他还把躲在山洞中的抗法战士活活堵死在里面。他又因为拥戴拿破仑政变称帝有功，被授予元帅。

当自诩为“和平总统”就任第二届共和国总统伊始，共和国法国军队就出征意大利镇压了加里波第和马志尼为首的意大利共和国，翌年又进军罗马扼杀罗马共和国。随后，国内开始肃整，为其推翻共和制复辟旧日王朝的政变廓清道路，相继废除普选法，镇压反对派，把共和派知名人士和有影响的人士赶出国门或流放海外殖民地（如法属圭亚那和新喀里多尼亚），流放者九死一生。

儒勒·凡尔纳在拿破仑反动内外政策的压制下的极端困难时期内，开始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构思作品。同时，他又陷于困惑，残酷的现实和他当年期望的共和国之间差异有天壤之别，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写作，只有写作才能摆脱这解不开的烦恼，在自己作品中，只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才能找到并实现自己的理想。1852年《家庭博览》杂志7、8号连载了他的《马丁·帕兹》。虽说这篇小说丧失了《乘气球旅行》所表现的某些独具的特点，但却反映出作者作为作家若干必备的素质。有一位叫夏尔·诺埃尔·马丁的著名评论家，为本小说写了一篇序言，他认为：“在写景方面，儒勒·凡尔纳跟维克多·雨果一样，是个充满幻想的人。他从心里看到种种场景，然后以令人吃惊的准确性将这些场景描绘出来。……儒勒·凡尔纳取得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善于让千百万读者领略到他自己从内心里见到过的东西。”

出乎意料之外，皮埃尔·凡尔纳对儿子的新小说《马丁·帕兹》评价甚高，建议儒勒申请法兰西文学院的奖金。可是，父亲的建议没有得到极不满现状的儿子的赞同，他在回信中以冷讽热嘲的口吻说：

“说到法兰西文学院的奖金，那实在太感谢了。要想获得这种奖金，就得像加入法兰西科学院的荒唐大合唱那样施展阴谋诡计。往往是拿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东西不一定非拿出来不可。因此，与其去施展阴谋诡计，倒不如做点更有益的事情。”这是儒勒·凡尔纳对拿破仑三世和他的政府愤懑情绪的一种宣泄，也是对它们的蔑视，不肯与之为伍。

1854年《家庭博览》发表儒勒的《扎夏留斯师傅或出卖了灵魂的钟表匠》。故事梗概是钟表匠扎夏留斯心灵手巧，野心巨大，他发明一种控制系统，能够揭开“灵魂与肉体结合的全部秘密”，并且这个系统征服和调整了时间，倒时100年，他将得永生，长生不老。

这个怪诞小说，可以视为儒勒·凡尔纳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标志。如果说，他此前的创作，除了剧本外，小说就是地理探险就是游记类作品，而《扎夏留斯师傅》虽然很粗糙、很不成熟，但可以划归科学幻想类作品，并且探索科学与哲学关系，恰如他在给他父亲皮埃尔·凡尔纳老先生信中说的那样：“……必须看到，整篇东西均发端于某种哲学概

勒鲁瓦·圣阿尔诺（1798—1854）法国政治、军事要人，法国元帅，以残酷称著。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英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民主共和派领袖和思想家。

念，而这种概念融合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结局中，这是作家的责任。在生活中，没有一种事实，没有一起事件不产生某种道德见解。”

从科学发展史上看，19世纪中期发端于西欧的近代科学，发展达到一个高峰期，由于基础科学和数学若干方面存在突破性的进展，带动了应用科学和工业技术飞速发展，电能和汽能的应用，改变了工业生产的面貌。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丰富了社会物质文化，改善人类生活。与此同时，科学技术进步成果，也被用来压迫和掠夺他人的有效手段。蒸汽机的发明，使火车四通八达，达到世界各个角落，轮船航行于五洋四海，通向世界各个港口，为北极探险准备破冰船，但也促进英法等西方航海发达国家实行炮舰政策，扩大、瓜分和重新瓜分海外殖民地。

由于科学发展和科学方法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加深，正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并创造第二自然，但要是违反了自然规律，破坏大自然，最终必然毁灭人类本身。这些问题，在19世纪已有争论，而1854年各派观点争论尤为激烈。儒勒·凡尔纳正是通过《扎夏留斯师傅》形象地参与争论，阐明了自己的见解。由此可见，儒勒·凡尔纳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正在确立（虽然还有些天主教世界观的残余），为他的科学幻想腾飞准备了哲学基础。

我们前面提过，儒勒·凡尔纳的早期作品，受到库柏、阿拉戈和爱伦·坡的交织影响，而在《扎夏留斯师傅》中又见到霍夫曼的影子。霍夫曼的作品有宣扬神秘主义、描写“不可思议的黑暗势力”消极一面，也有采用讽刺手法揭露社会不公的积极一面，更主要的是霍夫曼具有锐敏的观察力和非凡的想像力，运用人们意想不到的怪诞形式，站在特殊角度观察事物，像一只魔镜一样。

儒勒·凡尔纳在《扎夏留斯师傅》中，不过借助霍夫曼的“魔镜”这种怪诞形式，借用爱伦·坡的奇特的推理方法，通过钟表匠的乖张形象表述自己的一种理念。爱伦·坡的作品总的给人以一种恐怖、阴暗和无望的感觉，他的科学性不过是他借以表达变态心理、发泄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手段。而儒勒·凡尔纳则希望人类不断发现自我，在征服世界、征服宇宙中不断完善自我。

《捉迷藏》一剧演出成功，抒情剧院经理塞维斯特要求儒勒他们再写一出戏，准备在下一个戏剧季节上演。于是，他们又开始合作，写了一部滑稽剧《马若蓝的伙伴》，该剧于1855年上演。

1854年，巴黎遇到多年少有的难耐的夏天，赤日炎炎，酷热难当，呼吸都感到困难。同时，拿破仑三世为扩大在中东的势力，于1853年联合英国、土耳其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此时战事方酣。国内出现了厌战反战情绪，帝国政府进一步实行高压政策，令人感到窒息。自然的和非自然的气候恶劣，又兼日间琐事缠身，穷于应付，夜间伏案写作，睡眠不足，生活无序，营养不良，心情郁闷，压抑，儒勒的身体终于垮下来了，神经濒于崩溃。尽管生活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大都会里，儒勒仍感到形影相吊，孑然一身，孤苦无依，痛苦至极。由于这个社会人情冷漠，互不关心，他的苦楚只能向父母亲倾诉：“我的精神紧张到了极点，我的舌苔变厚，不停发烧，我再也不能好好闭上嘴巴，真痛苦极了！我像一条正在消化肉块的蟒蛇，或者像一个正在工作的戏剧批评家一样口角流涎。即使如此，我仍不顾精疲力竭，用最后5个法郎作一次长达80里的旅行。星期六晚上，我乘游览火车到敦克尔克，游览了阿洛斯特。敦克尔克一个美丽的海港，并完全荷兰化了。这样，我终于见了北

海。”

北海的铅灰色天空，苍凉的大海，也许与他当时孤独的心境相吻合，心中不由浮起一种凄怆的感情。这种单调的北方冰冷的大海，似乎使他更为动情。此后在他许多作品中出现过北方这种色调。

这次游览的结果，是一篇叫做《冰上过冬小屋·敦克尔克的一对未婚夫妇的故事》小说的诞生。儒勒从敦克尔克回来以后，在巴黎像火炉一样炎热天气下开始构思。

其实，《冰上过冬小屋》这篇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一对恋人约定出海之后就结婚。青年船长路易率船出海，由于救助另一条船，他落水失踪。他的未婚妻，美丽的玛丽勇敢地出海寻找未婚夫。受阻后被迫在冰川上过冬，经过种种周折，终于找到了她的未婚夫路易。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而那个垂涎玛丽并企图造反的大副，最后落水身亡。

在这篇小说中出现若干题材和情节，以后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海底两万里》中又重现过；也可以说是《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的雏形。《冰上过冬小屋》发表在《家庭博览》1855年3期。

1854年法国开始传播霍乱，传染病这种战争的伴生物，随着克里米亚战争，席卷了欧洲大陆。抒情剧院塞维斯特经理染病身亡，成为霍乱的头一批牺牲品。塞维斯特之死，使儒勒失去一位挚友，一位默契的合作者，令人痛心。但也可以从此摆脱使他心力交瘁的剧院杂务，可以获得自由，自由地支配时间，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当时，塞维斯特在世之际，碍于友谊情面，他没有提出辞职，也摆脱不了这种重负。

由于塞维斯特太太请求，请他在新经理到来之前，不要撒手不管。既然做出了承诺，就应履行义务。塞维斯特死亡之后所产生的脱离剧院意愿又落空了，儒勒·凡尔纳的原有秘书工作再加经理的责任，经理的统筹和秘书的繁琐，一担挑。而此时，儒勒对于戏剧的兴趣大大衰减。世间的事情，总是难如人愿，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你苦苦追求的东西，总是得不到，你不希望的事情，偏偏接踵而至。

直到1855年10月，抒情剧院终于来了一位新秘书，也是儒勒的朋友菲利普·吉莱接替儒勒·凡尔纳的工作。此时，儒勒·凡尔纳在演出界已不是无足轻重的人了，他的意见可以影响一个剧作者的沉浮，在经理中间也有一定的威信，而且剧院希望他继续经营工作，月俸按经理待遇，还可以分得红利，然而，儒勒·凡尔纳还是拒绝了这份盛情，决心走自己的路。最后，儒勒·凡尔纳摆脱各种羁绊，终于获得自由！

面对自由，他总结1848年11月2日来到巴黎七年有余时间，他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他总共写过8部剧本和5篇小说。8部剧本有一半是与人合写的，《断草》是与小仲马合写的，《加利福尼亚城堡》是与皮特·舍瓦埃合作完成，而《捉迷藏》和《马若兰的伙伴》是与米歇尔·卡佩的合作产物。儒勒·凡尔纳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诗歌写作技巧，能够运用自如，但都是八股式地程式化的东西，没有作者的个性可言，即没有凡尔纳这个人的独特风格。说到小说创作，似乎好些，虽说凡尔纳的4个短篇和一个中篇中都有库柏、阿拉戈、爱伦·坡、霍夫曼的影响痕迹，但他毕竟能按自己的愿望进行创作，

据让·儒勒·凡尔纳，儒勒·凡尔纳的幼孙考证，儒勒·凡尔纳去敦克尔克旅游应当在1851年，但从儒勒·凡尔纳致父母亲信中，似仍应1854年。

并且获得了尽管不多也不突出但毕竟只属于儒勒·凡尔纳自己的特点。但前此所有一切努力和成绩尚不足以证明儒勒·凡尔纳已经走进他多年向往的未知世界的大门。

儒勒·凡尔纳自己称作“科学小说”的新型体裁小说，已酝酿多年，他想把科学与艺术、技术与文学结合起来，把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把今天和明天结合起来，把现实人和未来人结合起来，塑造一批既脚踏实地又富于幻想、诚挚忠贞、侠行仗义、乐观向上、不断进取的未来人的形象。他的“科学小说”不仅描写巴黎和法国，还要进入北极和赤道、陆地和海底、天空和地心，还要囊括月球以及整个宇宙空间。他在走着前人没有走过的崎岖又漫长的路，通过荆棘榛莽，越过陵夷峦壑，需要面壁10年20年，也许是终生的不知疲倦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有了美好的愿望和宏伟的抱负，还谈不上是个良好的开端，儒勒·凡尔纳要想实现他的理想，必须使自己具有科学家的头脑，发明家的想像力，观察家的眼光，诗人的激情，预言家的气质。1855年的儒勒·凡尔纳虽说具有幻想家的若干要素，却不具备应用素质。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懈地努力。事实上，儒勒·凡尔纳为了取得跨入未知世界的许可证，早已有所准备，虽然这种准备还不算充分，更缺少实践体验。他在1855年5月3日给他父亲的信中，除了说他“热切盼望离开这令人生厌的歌剧院”之外，还说他现在“更多地在学习，而不是工作”，“因为我发现了一种新的体系”。为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扩大知识面，儒勒·凡尔纳广泛涉猎各种知识，注视学科的新进展，同年给他父亲的信的附言中说：“请把我留在南特的加塞新著《机械学基础》寄给我。”为积累知识，寻找素材，他这几年做了两万余张资料卡片。同时，为建立他个人的创作风格、充实科学词汇，启用专门术语，要去掉转弯抹角、缠绵拖沓、无病呻吟的表现方法，从而达到要言不繁，辞约而旨丰。这种作法自然引起一些人的异议。那些崇尚人的动物本能细致入微刻画的自然主义者，那偏爱卿卿吾吾、艳妇美酒、粉黛流俗的鸳鸯蝴蝶派们，那些钟情相思苦和失恋痛、悱恻凄清、深沉低抑的言情诗人们，对于儒勒·凡尔纳致力于不事雕饰、直写情愫，贵在天然的写作风格的努力，当然不屑一顾，甚至久久地不肯承认他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始终不公正地对待儒勒·凡尔纳的贡献，只把他安置在儿童读物的位置上。有一个诗人更露骨地评价说：“儒勒·凡尔纳的风格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那些名词。”积累卡片和充实术语的工作，是单调、乏味又耗时、费力的事情，却十分必要，儒勒·凡尔纳还觉得自得其乐。1855年11月20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他“整天在工作，只有必要时才出家门”。同期另一封信中说，他“整整四个月，闭门不出”。

这中间，有甘苦和辛劳，又忍受着孤独和寂寞，也有过动摇和失望，还有痛苦和眼泪，加上疾患的折磨，个中滋味又有谁能理解呢？儒勒·凡尔纳在他的咫尺小天地里顽强奋斗！

1855年的法国，由于克里米亚战争进入关键时刻，国内的高压政治毫无放松的迹象，不仅国内报刊不得讨论政治，而且大学又取缔了哲学和历史学课程讲座，进而所有的大学教授无一例外地都要剃掉胡须，以便“从服饰和风尚方面清除无政府主义的最后余毒”。

19世纪中叶，还存在另一法国，一个生机盎然的国度。巴黎不只是拿破仑三世的走卒的首都，也是工业和商贸中心，科学和思想文化京城。19世纪

60年代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和工业商业突飞猛进的年代。如果说儒勒·凡尔纳1848年晋京时坐马车到图尔转乘火车才抵巴黎，如今火车直达南特。铁路四通八达把法国与欧洲大陆联接在一起。如果说1848年火轮船首航大西洋两岸之间，如今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中已有不少定班航船行驶。轮船把法国与世界联接起来。

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是良性互动关系。科学发展促进了技术和生产水平提高；反之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提高又为科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手段。19世纪中期以来，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十分活跃。科学发展遵循的规律是，当科学发展较低阶段，科学向分化方向发展，各学科纷纷建立；当各个学科发展处于高峰期，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不断涌现，于是科学又向综合方向发展。所谓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熟的学科交叉之产生的一门全新的学科。19世纪三大发现大多在60年代成熟。焦耳测定了热的当量，为建立能量守恒定律做出了贡献，巴斯德推翻了自然发生学说，建立细胞学科，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动摇天主教的根基。此外，麦克斯韦用微分方程计算出电磁波的存在，门捷列夫创立了化学元素周期表，并准确预见尚未发现的化学元素，莱维利叶靠数学计算出冥王星的存在等等。目睹耳闻这些科学成就，使儒勒·凡尔纳觉得，通过科学这个“望远镜”可以预测到未知世界各个侧影。

儒勒·凡尔纳前几年曾热切地向往“平等、博爱、自由”的共和国，但第二共和国的种种行径，尤其路易·拿破仑，使他感到失望；而第二帝国的倒行逆施又令他感到厌恶，把他挤到空徒四壁的咫尺斗室之中。于是，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天真幻想吸引了他。这个时期，他认识一位叫纳德的朋友，他的本名叫费利克斯·杜诺逊，二人过从甚密，成为至交。此人以纳德这个笔名闻名于世，他多才多艺，勇于冒险；他是小说家、素描画家、漫画家、摄影艺术家，他把摄影这门技术提高到艺术高度，堪称法国第一人，同时，他酷爱冒险，是气球飞行先驱之一。他曾拒任过苏伊士运河工程建筑师雷塞布的秘书，而雷塞布是圣西门的热情追随者，纳德亦然。儒勒另一位好友作曲家埃列维也是圣西门的信徒。圣西门通过科学可以建立一个人人能享受平等权利的理想社会，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式的理想社会；欧文于1924

詹姆斯·普雷斯各·焦耳（1818—1889）英国物理学家，能量守恒和热转换定律的奠基人之一。

路易兹·巴斯德（1822—1875）法国生物学家、化学家、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查理·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

詹姆斯·克勒克·麦克斯韦（1831—1879）英国物理学家，经典电磁理论奠基人。

门捷列夫（1834—1907）俄国化学家，化学元素周期律发现者之一。

莱维利叶（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

费笛南·马雷·德·雷塞布（1805—1894）法国企业家，1854年取得埃及苏伊士运河开凿权，成立苏伊士运河开凿公司，1859—1869年完成。

克苏德·亨利·德·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幻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著作有《人类科学概论》等。

夏尔·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幻想建立“法伦斯泰尔”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著有《普遍统一论》等。

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苏格兰空想社会主义者，1824年曾在美国试办共产主义新村，著有《新社会观》。

年在美国试办共产主义新村；卡贝 1847 年在美国建立共产主义移居区即“伊加利亚”公社的试验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以及第一国际召开。凡此种种，在当时对共和国深感失望、对第二帝国感到愤恨的儒勒·凡尔纳的头脑中引起阵阵波澜。他在政治上更接近那种空想的平等社会。这一点，在他以后作品常有反映。但当时帝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种种行径，使得儒勒·凡尔纳的一些看法比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理想更符合实际。

儒勒·凡尔纳在生活道路的十字路口上，彷徨多年，苦苦摸索，终于在科学上才找到了他在现实生活中始终找不到、在空想社会主义那里也难于找到的人生理想。但在这条道路上没有引路人，他心目中的诗圣仍然流亡海外，而那位热情的戏剧导师彻底破产后远走他乡。库柏、阿拉戈、爱伦·坡和霍夫曼，这几位早期的启蒙老师，业已完成了他们历史使命。今后人生路，全靠自己的摸索。

儒勒·凡尔纳长年独处，日久孤寂，加上夜以继日地不间断地学习和写作，又患上忧郁症、失眠病、胃痛、耳朵隐隐作痛。面部神经麻痹又波及到左眼和嘴角，而且常常发烧。何况这个人自危、世态炎凉、人性冷漠的社会更使他心灰意冷。心中烦闷无处倾诉，病痛无人理睬，渴了无人递杯水，饿了啃口面包。儒勒多年来期盼有个伴侣，此时更加急切。他说：“两个人在一起，贫困无疑更易于忍受。”

儒勒·凡尔纳不必自愧弗如人，世界上男女各半，阴阳总会相遇。爱神虽然姗姗来迟，终于到来。1856 年 5 月 8 日，鬼使神差，把儒勒·凡尔纳送上巴黎的北行列车，前往庇卡底省的亚眠城。他的好友勒拉尔热要同埃梅·德·维亚纳小姐结婚，约他一起壮行。

庇卡底向以善吃、好吃、贪吃著名，卷野兔肉馅饼又是一种特色食品。而儒勒·凡尔纳这些年来，除回南特省亲能吃到可口饭菜，而在巴黎因为口袋干瘪，糊口亦难，称不上餐餐果腹。一到亚眠，他见到这样的丰盛食物，这样殷勤的招待，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要是我没因消化不良而撑破肚子，可算是幸运……”

在巴黎，儒勒·凡尔纳近八年，除了玛耶·阿巴内斯那位美丽善体贴人的西班牙犹太姑娘，给过他爱抚，给他温柔，更多的时间，面对四壁，形影相吊。而今在亚眠，“……盛宴、亲吻、握手、拥抱、快乐的啜泣，欢愉的眼泪，喜庆的激情，亚眠的馅饼，全肉小香肠……”他像一个长年游荡在荒原上的飘零人，突然闯入一个温馨、暖和的、亲切的人家，被热情的主人的丰盛晚餐陶醉了，再也不想走进那茫茫的荒野中去，备受孤独、风吹雨淋之苦。当儒勒·凡尔纳心满意足、恋恋不舍地回到巴黎以后，在家信中说：“……我爱上了那个 26 岁的年轻寡妇！她为什么偏偏带着两个孩子？我真没有运气！”

据说，年轻的寡妇，奥诺丽娜·德·维亚纳，像卡罗丽娜一样，非常妩媚，婀娜多姿，笑口盈盈，但年轻的寡妇没有令他神魂颠倒的姑娘那么轻佻；她虽没有处女那么矜持，倒也有少妇的秀丽端庄。成熟的女人，像一只熟透了的多汁樱桃，更懂得情爱。

伊梯奈·卡贝（1768—185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曾为烧炭党员，1840 年发表《伊加利亚旅行记》，1847 年以此为基础建共产主义移民区试验，失败。

后来发生的事情勿须赘言，无非儒勒·凡尔纳两边做工作，主要说服他的正统保守的老爸皮埃尔·凡尔纳老先生，因为他母亲不须动员就会自动地成为说客。最后，尽管不心甘情愿，老凡尔纳先生还是屈服了。

儒勒·凡尔纳知道，凭他写小说，连他自己一个人也养活不成，那将如何供养一个家庭？聪明的儒勒虽然掉到德·维亚纳家设置的“陷阱”之中，可他又给他的老爸皮埃尔·凡尔纳先生设了一个“圈套”。其实，如何养家之事，老凡尔纳先生比他的儿子更操心，恐怕在通过什么途径上存在分歧。

大约 1856 年 5 月中旬，儒勒·凡尔纳略施一个韬略，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德·维亚纳一家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庭。这个家有一个非常可亲的年轻寡妇……还有一个与我同龄的年轻人，他是亚眠的证券经纪人，赚钱很多……同时，还是巴黎证券经纪人的掮客，在巴黎一个证券交易所持有 10 万法郎股份。……他愿意也有可能使我加入巴黎的一个代办所，只需很少的钱。”况且，“我已年近三旬”，在巴黎“既无家庭又无亲人”，“需要改变处境”，“物价上涨，每月生活费尚缺一半”，而且“这种飘零生活，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老凡尔纳先生对于儿子渴望成家之事，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安，因为这是一个青年必由之路。但使他伤心的是，儿子年近三旬，仍然朝三暮四。早年，他憧憬大海，后来选择了法律，再后决定当作家，继而搞戏剧，今天又要进证券交易所……他为儿子的前途忧心忡忡。

1856 年 5 月 29 日，儒勒针对父亲的担心，复信中说：“从一方面说，我看出你非常乐意帮助我建立某种地位；但从另一方面说，你把我看成一个轻率的孩子，对某种新观念容易激动，随幻想之风转来转去……”“我压根儿没有泄气不干的意思，更谈不上放弃文学，……再不搞滑稽戏、歌舞剧或其他别的戏。我的雄心壮志，是要搞出一种重要的、需要多年雕琢的……”“20 岁追求 100 个苏就很有意思，但到 30 岁，就有失尊严了。我需要一种地位……”

老凡尔纳先生，作为南特律师公会会长，最有威望的律师，向以谨慎、严正著称，但在儿子的婚姻和进证券交易所之事，只好让步，并同意垫付。

凡尔纳家和德·维亚纳家交换了礼仪信件，这桩婚事终于于 1856 年 11 月 22 日定下来。

婚礼于 1857 年 1 月 10 日举行，公证仪式在第三区政府，宗教仪式在圣欧仁教堂，婚礼十分简单，人数有限，只有儒勒的双亲和妹妹，德·维亚纳一家，外人只有哈塞和英亚。

婚后，奥诺丽娜的两个女儿寄放在娘家，新婚夫妇在巴黎度蜜月。

儒勒·凡尔纳积极主动，心甘情愿地把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这几年，因为剧院工作巨细，由他一手操办，一直抱怨没有写作时间，最后他总算获得自由。而今他又自觉自愿地放弃了自由，作为一家之主，要养家糊口，去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当掮客，难道就不会影响写作么？而他已经向他父亲夸了海口，他能兑现诺言么？我们拭目以待。

从生活上说，儒勒·凡尔纳形影相吊的日子已经结束，有了伴侣。为了这个家，他必须拼命赚钱。老凡尔纳已经慷慨地支援 5 万法郎，难道他还能指望父亲周济么？他必须当牛做马。也许像儒勒·凡尔纳所说的那样：“两人在一起，贫困无疑更易于忍受。”但愿如此，祝他们幸福！

在创作上，仍须由儒勒·凡尔纳独自孤军奋战。在这个战场，既无人来

统帅，也无并肩战斗的战友！他，儒勒·凡尔纳，一共只写过四个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的 28 岁的小说家，家无隔夜粮，囊中无金币的外省青年，他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么？殊难预测！

第九章 立志腾飞

儒勒·凡尔纳在进证券交易所前后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更不说什么有分量的作品。而且在证券交易所，他的生意清淡，不见起色；如果不是奥诺丽娜的哥哥鼎力相助和大力提携，恐怕凡尔纳一家的生计也难以维持。

俗话说，山河易改，禀性难移。人的禀性和积习的生成需要一个过程，然而一旦确立，改也难。儒勒·凡尔纳在第二帝国王朝复辟前后，很长时期，深居简出，郁闷孤愤，沉沦寡言，与昔日的他相比，判若二人，而在 1857 年结婚前前后后，他又恢复了昔日风采，谈笑风生，语惊四座。

如果说，当初儒勒·凡尔纳进证券交易所，是为了获得一种安身立命的地位，或者说是一种谋生手段，那么当他身临其境在证券交易所工作之后，他才发现金融家和文学家之间并非隔着阿尔卑斯山，而是曲径通幽；经纪人和小说家之间也可以结盟，戏剧家和掮客可以一身兼二用。儒勒·凡尔纳进了证券交易所的第二个发现，金融（自然证券也包括在内）是政治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温度计和晴雨表。身在交易所，作为经纪人，不管你的意愿如何，必须了解法国、全欧洲和整个世界的重大政治事件并预测其发展，把握全国和全世界的经济活动和它的走向，要求你放眼全球，君临整个世界，这与他和英亚在 120 个台阶的塞纳河左岸高地上俯瞰巴黎的情景相比，则有洞天。

燕尔新婚之后，有人可能进入一种崭新的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新天地，改变生活和兴趣。而在儒勒·凡尔纳来说，新的生活不过是过去的延续。婚后，他袭故如常，积习不改，不仅住所不变，仍住在五层楼上；除了英亚搬到另一层楼外，连家具摆设仍保持原貌，充满书卷气氛。“金融家”依旧保持作家的作息时间，一年四季，无冬去夏，清晨，“闻鸡起舞”，五时准时起床。此时，儒勒·凡尔纳是作家，进入他那个终生写不完的“科学小说”（“奇异旅行”记）世界、驰骋、漫游、幻想。任何人不得干扰，任何事他不管，叫做“油瓶倒了也不扶”。早 9 时，奥诺丽娜准备好早点，合家共进早餐。饭后到了 10 点，儒勒·凡尔纳摇身一变，进入了“金融家”的角色。如此周而复始。

每天，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冲击波，都会在证券交易所中得到回响。1857 年，欧洲爆发了一场经济危机，工人被解雇，手工业破产，经济衰退，人心浮动，股市低迷。1857 年 5 月 10 日印度爆发了人民起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很快全国响应，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联手对敌，不久新德里解放。同年，由 1854 年开始的英法联军反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经济危机、战争硝烟，都反映在证券交易所的股市行情上面，钟摆一样上下摆动。儒勒·凡尔纳作为经纪人要随时掌握各个国家的国库虚实，各行业甚至某大公司的盈亏情况……

儒勒·凡尔纳真的是一个合格的经纪人么？或者能够成为地道“金融家”么？那倒未必。但无疑是，他在证券交易所里学到了不少他过去无法也无处学到的东西，及时了解法国乃至全世界政治和经济动态和大事件，使他的视野从他的斗室、剧院和塞纳河左岸，一下子飞跃到全国和整个世界，他不觉觉得头晕目眩么？证券交易所里面的沸腾生活，能为儒勒·凡尔纳今后环绕月球，遨游太空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生活本身趣事多。在紧张忙碌中总会有忙里偷闲的机会，而在喧闹嘈杂、

人声鼎沸的证券交易所里竟然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在儒勒当经纪人的证券交易所里也有几位“艺术界落魄者”，在休息时间常常在走廊一角聚首，谈天说地，海阔天空，交流见闻。有一位叫茹亚尔，后来他再次投身演艺界，做了“小城堡剧院”经理，他说凡尔纳“说俏皮话比做生意更成功。他能言善辩，爱开玩笑，对任何事情都抱怀疑态度……”还有一个外号叫“老头子”维多说，凡尔纳“倾尽智略，口若悬河，冷嘲热讽……对当局大加挞伐。”还有一个叫马洛的朋友回忆说，凡尔纳“是我们中间最杰出的人物。他有一颗金子一般的心。这位活跃在交际场合的快乐男子汉，善于保守内心秘密”。另一位金融界资深的朋友巴斯塔说他是“一个冷静、敏感、不带个人偏见又和蔼可亲的混合体。他是一块回火钢，对朋友可以屈就，而在陌生人面前，又显得傲慢。他嗓门洪亮，语言专断，反应迅速。”连凡尔纳老先生后来也觉得儒勒城府深，认准了路不回头，说“如果谁有钥匙，便可打开他的心扉，但什么都不能让他披肝沥胆”。此外，滑稽剧院业主卡达亚克、主持《家庭博览》杂志瓦吕埃，接替凡尔纳书记职务的勒鲁瓦，还有编辑、小说家、音乐家等等许多人是这里的常客。自然，儒勒·凡尔纳是这个圈子内的核心人物。

夜间，儒勒·凡尔纳享受着家庭的温馨，但他主要利用夜晚的短暂时间学习和积累资料。

从1858年夏天起，证券交易所的股市指数像发了疯似的，大幅摇摆，牛市和熊市交替出现。频繁跳跃。为此，证券交易所也打破常规，日夜守候在交易所里，像临战的“将军”。

1859年初夏，在交易所一次庆贺证券升值宴会上，阿里斯吉德·英亚，给凡尔纳两张轮船优待票，说是他哥哥阿尔弗莱德是圣纳塞尔航运公司代理商，给他们一次去苏格兰旅行机会。凡尔纳在7月15日致家信中说：“一周后我回南特。……我对此次旅行兴头十足。……我独自去，奥诺丽娜去亚眠。”大约7月底，他们从圣纳塞尔启程。这是儒勒·凡尔纳20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的海上旅行。在圣纳塞尔港，儒勒不由得回想起12岁那一次不成功的印度旅行吧？正是在圣纳塞尔被他父亲捉回，还能体验到那种懊恼的感觉么？一种自嘲的微笑悄然爬上他的嘴角，遥远的童年回忆含有一丝苦涩滋味，卡罗丽娜的影子又一次浮现脑际……

这种感觉被比斯开湾的大海气息一扫而光。夏天的比斯开湾，比起深秋季节站在苍凉的北海边，敦克尔克的铅灰色海水和灰濛濛的天空，又是一番景象，波涛汹涌，白浪涛天，海鸥三三两两逐船飞，太阳光芒在浪花间熠熠泛金……“蓝天碧海共一色，舟船海鸥比翼飞”的自然景观，固属使凡尔纳心旷神怡，不过此时他的兴趣是手持笔记本，向水手、轮机长、大副请教航海、海上事故和海难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种种海上奇遇。

苏格兰是儒勒·凡尔纳母系家族的故乡，他可以在这里寻根，又是司各脱的故里，司各脱的小说曾使少年儒勒入迷，也可以在这里探古寻幽。苏格兰到处弥漫着历史气息。但是，儒勒·凡尔纳此行对工业城市哥拉斯堡工业区，特别煤矿格外关注。8月31日那天，他们还看见了极光。他们游览了苏格兰西面的赫布里底群岛，在慕尔岛上的芬格尔大岩洞中，久久不忍离去。这个神秘莫测的溶洞，对于凡尔纳的幻想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他的后

来的作品《地心游记》、《神秘岛》、《黑钻石》中，屡屡出现海底洞穴的描写。轮船过利物浦，在伦敦停泊数日，儒勒·凡尔纳在泰晤士造船厂和正在建造的《大东方》号船体边，流连忘返。这艘巨轮是超越时代的产物，和苏伊士运河一样，是19世纪的杰作，而且这个杰作是他的同胞布鲁内尔领导建造的。

此次环英旅行的收获是几本记满了旅行见闻和感想的笔记本和头脑中纷繁的印象。

冬天，儒勒·凡尔纳精神饱满，工作顺手。根据这次旅行见闻写了一本书，不成功，从未出版，出版商拒绝接收。后来，1882年《绿光》采用这些材料。看来，“立志”容易，“腾飞”难。他有些失望，在家信中向他父亲吐露了心曲：“……我仍然不自觉地按照头脑中的想法做下去。确实，我有过失去信心的时候，但我仍然确信我能达到目标。我又担心，因为我今年已32岁，从前我一向认为到35岁的时候将在文坛上有一个稳固的地位。”

后来，他又继续写一些“小玩艺儿”，先是《亚当纳客栈》，由英亚谱曲，还有《香泽庞先生》，在1860年上演，1861年，他和瓦吕埃合写的《围困十一天》剧本，于1861年公演。这是他青年时代的最后一部剧本。凡尔纳写剧本，已经轻车熟路，驾驭自如，但都是“小玩艺儿”，并无流传后世的杰作，哪怕像小仲马的《茶花女》那样的剧本，也没有。他对自己的剧本水平，颇有自知之明，当《围困十一天》上演第三天，即去南特别墅尚特内吃草莓去了。

儒勒·凡尔纳在南特与父母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被英亚的一封信给“葬送”了。英亚的哥哥，即那个轮船公司代理，又给他俩提供一次免费出海旅行的机会。可惜，是条运煤船，前往挪威、瑞典，为期10周，回航过丹麦。斯堪的纳维亚是凡尔纳向往已久的去处。尽管奥诺丽娜分娩在即，他还是启程北航去了。

1861年6月15日，运煤船从圣纳塞尔启航，通过英吉利海峡，进入北海；北海汹涌澎湃，奔腾咆哮。挪威沿岸被大海千年冲刷深深切入内陆的海湾，高耸峭拔，犬牙交错；岩崖光滑的小岛，星罗棋布，孤悬海外；远远延伸大海的陡峭的地岬，从轻纱般的雾霭中呈现出一抹淡绿，松柏林郁郁苍苍，白桦林犹如身穿白纱的少女挽手玉立，欢迎远来的客人。乡间农舍，粉刷成五颜六色，翠绿、鹅黄、艳红、玫瑰红、淡紫、银白……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目不暇接。这里有千年积雪的冰峰，也有飞流千尺的瀑布，虽不如尼亚加拉大瀑布壮观，倒也飘逸洒脱。

这次旅行，没有坚持到底。船到哥本哈根，阿里斯吉德·英亚为创作他的《哈姆莱特》留在丹麦寻找灵感，而儒勒·凡尔纳匆匆返回巴黎。凡尔纳家的继承人，是个桀骜不驯的小家伙，脾气暴躁，动辄大哭大叫，弄得父亲六神无主，火气冲天，无法从事写作。最后，躲进了他几年前加入的《新闻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是作家集会场所，并提供膳食。凡尔纳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就有费利克斯·杜南逊，即纳德；还有一位是凡尔纳的老乡，布列塔尼人阿尔弗莱德·戴布雷，是印度通，一谈起印度，眉飞色舞。

纳德，高大魁伟，硕大的脑袋，头上顶着火红浓密的卷发，形如满月的大脸盘，洋洋洒洒地栽满了钢须，高高的额头上像贴上五线谱，说明他奇思

怪想多。纳德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奇才，他首次借助照明进行摄影；又是测量摄影的第一人，他把摄影提高到艺术高度，也是世界上第一位高空摄影家。1862年，纳德对航空着了魔，热衷于气球飞行。为此，他提议成立一个“航空协会”的团体，儒勒·凡尔纳和《航空学原理》作者德·拉·朗德尔为骨干。后来，纳德和同事们决定建造名为“巨人号”气球。纳德对凡尔纳的科学幻想有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是相互影响。

其实，儒勒·凡尔纳很早就对气球产生了浓厚兴趣，1851年就发表了《乘气球旅行》的小说，1861年写了一篇关于爱伦·坡的文章，后来又写了一篇关于纳德的气球计划的文章。1862年2月，他在家书中谈到爱伦·坡的小说《一个气球的骗局》，说他的气球，没有“鸭”（西方把“鸭”比作谣言，如“鸭子满街跑”就等于“谣言惑众”），也没有“鹅”，只有人。所以，要装备“一个绝对安全可靠的机械装置”。

当纳德为筹措制造气球的资金四处奔走的时候，凡尔纳关于乘气球中非探险的故事业已就绪，准备起飞了。纳德的气球用双层丝绸制成的，凡尔纳的气球同样是用双层丝绸制造的。到底是纳德看过凡尔纳的手稿，还是凡尔纳看过纳德的计划，抑或是一种巧合？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二位都是幻想家，又是好朋友。

1862年夏，儒勒·凡尔纳带着他的手稿去《两个世界评论》杂志编辑部，找到该杂志老板比洛茨，后者同意发表但不付稿酬，并说：“你是无名小辈，接受你的稿子出于照顾。你的稿子能在本刊发表，已是一种荣耀，还要稿酬？”“对不起，先生，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接受您的这份荣耀！”

秋天，凡尔纳来到雅各布街18号，面见出版商皮埃尔·儒勒·埃歇尔先生。如果说纳德对儒勒·凡尔纳的幻想有较大影响的话，那么埃歇尔对儒勒·凡尔纳的幻想得以施展则起着历史性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多用些笔墨介绍埃歇尔其人其事。埃歇尔生于1814年6月15日。父亲是阿尔萨斯人，骑兵团的一名制鞍匠，母亲是夏尔特人。因此，埃歇尔具有阿尔萨斯人的热情奔放和夏尔特人的沉着冷静。幼年埃歇尔天资聪慧，11岁到巴黎就读便是一名优秀生，21岁辍学到保兰书店当店员。书店老板既是书商又是出版商，又创办了《国民报》和《画报》，自然为埃歇尔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保兰发现埃歇尔的天资，两年后成为他的合股人；埃歇尔在《国民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同时加入了共和党。

1843年，埃歇尔在塞纳街33号办了一个出版社，并与巴尔扎克、缪塞、乔治·桑、儒勒·燕南保持经常联系。

1848年2月，大革命前夕，由埃歇尔请出马拉丁；在议会演说时马拉丁宣布共和国成立。临时共和国政府人员名单由埃歇尔和另一个人起草的；临时共和国成立时，埃歇尔任外交部办公室主任。

1848年12月10日，拿破仑第三就任共和国总统后，埃歇尔脱离政界，专门从事出版工作。1852年12月2日，拿破仑政变时，埃歇尔险遭逮捕，于是亡命布鲁塞尔，与维克多·雨果，并与蒲鲁东、路易·布朗、莱克吕这些共和派中坚保持联系。

缪塞（1816—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蒲鲁东（1805—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莱克吕（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

1859年大赦时，埃歇尔返回巴黎，以极大的热情和超人的毅力，重振他的出版事业。

1862年深秋，儒勒·凡尔纳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腋下夹着手稿，轻轻敲响埃歇尔家门。一位仆人开门迎客，彬彬有礼地请凡尔纳先生径直上二楼。这次历史性会见是在埃歇尔的办公室兼卧室内进行的。埃歇尔由于社务繁忙，多在夜间工作，加上健康情况不佳，有睡早觉的习惯，有时就在这里处理日常事务和接待客人。

半倚在床上的埃歇尔伸过手来说“请坐。由于看稿，睡得很晚，恕我礼貌不周”。二人简单寒暄之后，儒勒·凡尔纳递过稿子，便默默不语。

两个儒勒在许多问题上的见解一致，年轻的儒勒到巴黎入大学时，年长的儒勒正好进入临时政府；前者小心翼翼地欢呼共和国的成立，后者则亲手协助共和国的诞生。二人都是共和派。会见时，作者年方三十有四，出版商四旬又八。他们二人都不乏热情，人生又使两人学会冷静。

埃歇尔关心青年有口皆碑，他有几个宏大计划，其中一项是办一个《教育与娱乐》杂志和丛书。此时，这几个计划，缺少人手，只有一个作者可以依靠，他叫斯塔尔。此人编了不少好书，如《瑞士新鲁滨逊》等，凡尔纳是熟悉的。后来从纳德那里才知道，斯塔尔原来是皮埃尔·儒勒·埃歇尔的笔名。

埃歇尔粗略翻阅手稿之后，又请凡尔纳谈谈他的写作计划。埃歇尔作为作家和出版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认为凡尔纳的功底扎实，视角独到，特别从他新办杂志的角度看，更是人才难得。他请作者修改之后二周内送来。

凡尔纳的修改稿送来后，编辑和出版家埃歇尔发现，作者具有宽厚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像力，出色地把现实与幻想结合起来的写作能力，善于引导读者和他一起进入作者特设的幻想境界。出版商埃歇尔认为，凡尔纳正是他寻找已久的最合适的合作者。于是二人草签一份合同，时间是1862年10月23日。按合同规定，每年凡尔纳向埃歇尔提供三部书稿，每部1925法郎，即每月收入为481法郎。现在，凡尔纳可以告别交易所、靠写作维持生计。

据凡尔纳当年一位叫迪凯斯内的朋友回忆，当他离开交易所前夕曾发表一个别开生面的告别演说。迪凯斯内保证说，他的回忆几乎一字不差：

“我的朋友们，今天本人向各位告别来了。我一生怀有一个理想。热拉丁说，每个男人每天至少要有有一个理想，而我一生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时来运转。我写了一部只属我自己的新体裁小说。如果小说能取得成功，那就等于发现一座金矿。当各位低买进高抛出的时候，我将不停地写，拼命地写。我就要离开交易所了，愿各位财运亨通，我的朋友们！”

埃歇尔果然是位有眼光、有魄力的商人，他接受凡尔纳的手稿，总共不过两个月时间，连同审稿、修订、排版、印刷、装订一系列工序，一气呵成，而且精美装潢，还有80多页由画家粤里所作的插图，凡尔纳的成名之作《气球上的五星期》，作为新年礼物，1863年元旦已经摆在巴黎和外省的书店柜台上了。在19世纪的技术条件，和本书出现一样，也许是一种奇迹。

见让·儒勒·凡尔纳《凡尔纳传》。

见科斯特洛《凡尔纳传》。

粤里（1833—1900）法国画家，兼做小说和报纸插图画家。

《气球上的五星期》一举成功，成功的原因在于它宣告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诞生，一种把科学现实和科学幻想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新的文学流派即科学浪漫主义面世；其次，作者紧紧抓住 19 世纪 60 年代法国的两个热门话题，并把二者熔于一炉；第三，作者在书中塑造了一位无私地为科学献身的新典型形象。

19 世纪 60 年代，欧洲工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大生产需要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于是开展“发现非洲”活动（当然也在“发现”亚洲、美洲）。各种考察队、探险队鱼贯进入非洲腹地。据统计，19 世纪上半叶，只有 21 个探险队，到下半叶就有 202 个探险队涌入非洲。这种“非洲淘金热”的探险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殖民主义、传教士、商人、冒险家、形形色色野心家涌向这个大陆尚未被征服的干净土地。这中间，也不乏为科学献身的学者。

尼罗河流域，不仅是非洲最大的河流，也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但是，尼罗河河源，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成为千古之谜。古希腊希罗多德认为，尼罗河发源于乍得湖某一个地方。二百年以后亚历山大厄拉托斯忒尼说，尼罗河河源在赤道附近的一个湖泊。又过 200 年，托勒密说，尼罗河来自西方的湖泊，在地下流淌 25 天以后到埃及境内才流出地面。中世纪征服了整个北非的阿拉伯人认为，尼罗河水天上来……

1849 年至 1854 年间，亨利·巴尔特博士从北方进入非洲，1852 年大卫·李温顿博士从南部进入中非，与他汇合。1857 年，约翰·斯皮克和理查德·巴顿领导的伦敦地理学会探险队从东部进入中非。三个探险队的交叉点，可能就是尼罗河的神秘河源。而这东西两个探险队所达到的最远点有一个 12 度宽的中非地带，是欧洲从未涉足的、也完全不为人知的地方。然而，三个探险队无一能达到目的地。巴尔特博士的队员途中相继丧生，博士本人幸免于难；李温顿博士被疟疾和败血病折磨得命在旦夕；巴顿和斯皮克几乎双目失明，即是说，他们徒劳往返，一一失败了。

而儒勒·凡尔纳笔下的费尔久逊博士他们却在几个星期内，完成了他的先行者们前赴后继，付出多少年劳动甚至生命代价无法实现的理想。他们于 1862 年 4 月 18 日从桑给巴尔出发，9 月 23 日通过尼罗河源头，5 月 24 日到达塞内加尔，整整 35 天。自然，这是幻想，不是不着边际的幻想，而是现实主义幻想，有科学根据的幻想。

儒勒·凡尔纳从 1851 年起积累了大量资料，我们前面已有列举；关于中部非洲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他肯定参考了贝克的《尼罗河的源头》（1860）、勒让的《中部非洲地图》（1860）、巴顿的《中非的湖泊区》（1862）以及报纸、杂志上关于中部非洲的报道。《气球上的五星期》中描写当地妇女因长期以牛奶为主食，个个肥胖，便是取自贝克《尼罗河的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 484—前 425 年）古希腊历史学家。

厄拉托斯忒尼（公元前 275—前 195）古希腊数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

托勒密（二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地图学家。

亨利·巴尔特（1821—1865）德国旅行家，探险家。

大卫·李温顿（1813—1873）英国旅行家、传教士。

约翰·斯皮克（1827—1864）英国旅行家，中部非洲探险家。理查德·巴顿（1821—1890）英国探险家。

此资料参见《儒勒·凡尔纳的三种生活》，科斯特洛《凡尔纳传》。

源头》一书。关于飞行器的研究，法国当时走在世界前面，气球发明也首先发端于法国，蒙代菲尔兄弟的热气球和夏尔博士的氢气球的发明同在 1783 年。德·拉·朗德尔的《航空学》、空气静力学的先驱默斯尼埃的著作，都是儒勒·凡尔纳写作的源泉。凡尔纳运用当时的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使他的小说具有科学创见的氛围。其实，与其说他在科学上有独到见解，不如说他能经常把他人的创见出色地溶合于幻想之中。

费尔久逊博士的探险，主要的工具是可操纵的气球，20 年后已变成现实。而乘气球越过中部非洲是 100 年以后于 1962 年实现的。1962 年，有一位名叫安东尼·史密斯的英国自由撰稿人，为纪念“维多利亚号”横跨中非 100 周年，乘气球飞过沙哈拉大沙漠。

儒勒·凡尔纳从 1851 年发表《乘气球旅行》到 1863 年《气球上的五星期》出版，这十几年间正值法国流行“航空热”，发明家、工程师、设计师和众多航空爱好者，像着了魔似的，提出种种设计方案，展示了形形色色的实物，并作了许多次实验，可惜，无一获得圆满成功。当气球远航时，如何操纵气球升降，寻找风向问题，那时采用压舱物增减来解决。危难时，把吊舱一切物品统统扔掉，甚至扔掉吊舱。如此原始办法，岂有不败之理。而儒勒·凡尔纳设计一种精巧的装置解决了维多利亚号长途飞行的难题。即这个装置能使氢气受热，气球膨胀上升，反之下降。这里有两个技术难题，首先分解水的设备在 19 世纪条件下，体积和重量，是气球无法承受的；其次，在如此简陋的装置的分解过程中，氢气中一旦掺和少量的氧，会引发爆炸。看来，凡尔纳也深知此理。但他善于抓住读者心理，他做一道：“技术性”讲解，竟能使读者信以为真。如果说利用热气球飞行并不是他的发明，利用信风定向飞行也不是他的发现的话（据说，他是从一位叫默斯尼埃的气球飞行先驱那里学来的），那么乘气球探险，当然包括去中非探险，倒不折不扣是儒勒·凡尔纳的主意。

儒勒·凡尔纳采取现实与幻想的相互交织、把当年巴黎和全法关心的焦点气球飞行和中非探险结合在一起的创作手法，使广大读者认为，费尔久逊实有其人，这次冒险旅行实有其事。

如果说上述诸要素使得《气球上的五星期》在当年取得成功，那么百年之后，费尔久逊博士仍受读者爱戴，本书翻译成数十种文字，一再出版发行，其奥秘何在？

作者在《气球上的五星期》的首章中开明释义地介绍了费尔久逊博士的生平，就使读者认定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人。费尔久逊从少年时代爱读探险的书籍，并关注 19 世纪的发明发现，他渴望荣誉，梦想成为一个探险家，22 岁就完成了环球旅行，并在军队服过役，具有军人素质，参加过西藏考察队，登上世界屋脊，到 35 岁成为“真正的旅行家典型”。这位“真正的旅行家典型”身上显示出一代新人的若干品质，他积极向上，乐观豁达，不畏艰辛，无私地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他发明可控的热气球，大胆乘气球考察中部非洲，他不贪财物，平等地对待土著人民，一点没有白人至上的表露等。

“科学浪漫主义派”或“现实主义幻想派”是儒勒·凡尔纳的独创。虽然在他以前的作家的作品中业已存在，但他的以《气球上的五星期》为起点一系列小说，在浪漫主义和现代科学、气球和飞机乃至宇航时代之间架设一

座金桥,从而促进了 20 世纪的一个主要文学体裁科学幻想小说地位的确定和发展。

第十章 辉煌十年（上）

从 1863 年《气球上的五星期》发表，到 1874 年《神秘岛》出版这十年是辉煌的十年。这十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几部小说的主人公，常常靠个人孤军奋战，或远离现实的沸腾生活，带有探索未知世界的幻想性质。后一阶段的几部小说，特别使作者登上科学幻想小说巅峰的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儒勒·凡尔纳把地理探险、海洋探险的科学幻想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小说主人公往往形成一个战斗的集体。

我们将按照儒勒·凡尔纳的创作思想的发展路径，分为两个阶段来展示作家这十年间的精神风貌。

回顾 1848 年儒勒·凡尔纳来到巴黎求学，取得法律学位之后，满可以返回南特，继承父业，过上外省安适平静的生活，但他宁愿留在巴黎孤军奋战，穷困潦倒，探索他的独特的文学道路。

从 1851 年到 1862 年这十年间，儒勒·凡尔纳从一名景仰维克多·雨果和崇敬大仲马，并在二者之间徘徊的文学青年，十多年间历经了政治理想的破灭、穷困生活的熬煎、情场失意的痛苦、疾患的折磨，个中虽有动摇和失望，仍矢志不改，苦苦探索；学习苦读，笔耕不辍，日复一日，街上的煤汽灯点燃又熄灭；年复一年，春风刚刚吹绿了蒙马特尔高地，秋雨又淋病了塞纳河边的弱柳。经过多年的艰苦的磨难，他培育的种子，终于发芽、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由儒勒·凡尔纳开创的新的文学体裁，关于其历史源流，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历来各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只有一点是哪怕最挑剔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也难以否认，即儒勒·凡尔纳是科学幻想小说或科学浪漫主义的奠基人、未知世界的探索先驱、科学的预言家，又是这一文学体裁的惟一代表。

幻想小说的渊源，说法纷杂，溯源不一，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的来源。首先，来自乌托邦作品。说到乌托邦，我们自然想到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等等数十部作品。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不满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弊端，千方百计地寻找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以实现人人平等，均富和享受充分的个人自由。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物质技术和生产水平的条件下，他们的理想国就会变成现实。

至于说到古代东方和古希腊的幻想小说，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大多带神话色彩。卢奇安的《真实的历史》讲月球旅行，阿里斯托芬的《鸟》是一个乌托邦故事；中国的《嫦娥奔月》、陶潜的《桃花源记》，前者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后者也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度。这一类幻想作

参见安德列耶夫《儒勒·凡尔纳的三种生活》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年。

托马斯·摩尔（1474—1535）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文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先驱之一。

康帕内拉（1563—1639）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者。

卢奇安（120—180）亦译琉善，古希腊雄辩家、讽刺家。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 448—380？）雅典诗人，喜剧家。

陶潜（356 或 372—376 或 427）即陶渊明，东晋大诗人。

品，大多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其中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不是自然天成，便是神仙创造，而非人类的智慧加劳动的产物。

文艺复兴时期，一批近代科学的先驱们，如群星灿烂，高挂九天，冲破了黑暗中世纪的云霾，特别是天文学家们彻底动摇了西方的神权统治的根基，唯物主义战胜了唯心主义。群星中第一颗最耀眼的巨星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他首先发难，提出“日心说”，从根本上动摇古希腊科学家托勒密的“地心说”。这不仅是天文学史，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神权统治。继而，在欧洲的南疆意大利又升起一颗亮星，哲学家布鲁诺大胆地提出，人有权享受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结果被教会活活烧死。他接受并发展了哥白尼学说，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系。他的同胞伽利略除了在物理学和力学方面的建树，如建立落体定律、物体惯性定律、抛物运动定律、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外，他还是利用望远镜观察天体并取得重大成果的第一人，如月球表面凹凸不平、木星有4个卫星、水星盈亏现象，有力地证明哥白尼的“日心说”。再后，中欧又一颗星出现，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发现行星运行的椭圆形轨道，提出三定律为牛顿的万有引力打下了基础。此外，其他众多科学家、发明家，如灿烂星群，交相辉映。古代东方亦然。中国的张衡，比布鲁诺早1300多年，便提出了“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宇宙无限性理论，同时认识到行星运动的快慢与它同地球距离成正比，他又是正确理解月蚀成因的第一人，科学上的新发明、新发现，尤其是天文学的新成就，为幻想文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明朝永乐年间，成祖实行开明政策，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编纂《永乐大典》，手工业和工业繁荣，出现了商业资本萌芽。1405年，郑和奉旨率船队下西洋，开展海外贸易。首航率船62艘，船员和随员共27800余人。时间比哥伦布早近一个世纪，人员为300倍，船支多20倍。旗舰长130米（44.4丈），宽近50多米（18丈），可乘千人。此后又七下西洋，前后28年，过越南，经星洲，到苏门答腊、斯里兰卡、东非沿岸、红海口、伊斯兰圣地麦加，回航到印度。随员著有《瀛洲揽胜》、《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

西欧诸国，随中世纪神权统治的衰落，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各沿海国家竞相开发海外市场，海外探险、地理发现逐步形成热潮，最早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说。哥伦布是意大利人，1476年移居葡萄牙，向葡王献策出使印度和中国，未果。1485年又移民西班牙，1492年携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书，率船3艘，船员87人，横渡大西洋，到达巴哈马群岛和古巴，又三次横渡，到达牙买加、波多黎各、中美洲和南美大陆沿岸，误认为到了印度，

尼古莱·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日心说”的创始人。

布鲁诺（1548—160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天文学家。

开普勒（1517—1630）德国天文学和物理学家。

三定律：第一，行星轨道是椭圆，太阳在一个焦点上；第二，面积定律；第三，调和定律。

张衡（78—135）东汉科学家、天文学家，河南南阳人。

郑和（1371—1435）明宦官，航海家，云南昆阳人。

哥伦布（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

称当地人为印第安人，沿用至今。此后，维斯普齐、秦斯洛尔、托恩等大批探险队从欧洲相继奔赴世界。这里特别强调，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1497年奉王命，经西非沿岸，过好望角，抵莫桑比克，又到印度，促进了欧亚两大洲的贸易发展，同时也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国从事殖民地掠夺的开端。

随各国间交往频繁，描写国外见闻的旅行记和探险记一类作品日益增多，也给幻想小说注入了活力。

幻想小说（非神魔小说），就是在乌托邦、科学尤其天文学新成果和地理发现这三个交汇点上应运而生。这一类作品，数量众多，形式多样，《新大西岛》可称为代表。此书出自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之手笔。1624年出版后，迄今仍有各种各样的大西岛的故事仍在流传。小说的情节简单，一艘客轮沉没了，旅客们登上了一个叫大西岛的岛屿（传说，大西洋中有大岛，叫犬西岛，岛上居民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科学水平，在公元前数千年，沉入大西洋底），首府索罗门是科学院，科学家们设计和创造出20—21世纪奇迹，人们乘火箭在太空遨游，穿行星际空间，乘潜艇深海观鱼，海底牧场培出各种名贵鱼类，不毛之地生长仙桃奇果……这一切人间奇迹，并不是人类经过失败和成功、痛苦和欢乐，通过艰苦劳动或牺牲所制造的成果；只是聪明的，非常聪明的智力游戏。尽管作者勾勒出的美景十分诱人，但是缺少生命力，虽然书中充满科学名词，可是没有科学实质。

以培根的《新大西岛》为代表的幻想小说家族，人丁兴旺，乘续绵长，又孳生出两个支脉，一是外星小说，二是人类未来的小说。这两种题材，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流长，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今天，虽有起伏，大有发展之势。原因是，人类关心自身命运，同时也关切同在一个宇宙空间其他星体上高等智能动物。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备受青睐。

前一种题材，作者可以恣意驰骋，随你找到一个条件合适的星体，表现那里的另一种智能动物创造出另一种奇迹。任你幻想，怎么离奇怎么杜撰，只要能吸引住读者。当然，这一类作品中也有好作品，给人以启迪，引发人的想像力。

关于人类未来的作品，那更加纷繁复杂，有严肃的推演，有轻快的散文，有曲折的故事，还有令人生畏的“寓言”。作者可以一本正经地宣布人类在某年某月某日遭劫，地球将毁灭，人类将消亡，也可以描述人类的美好明天。自然，也有醒世恒言类的，告诫人类不能以自己的手消灭人类自身。

那时节，外星小说的代表作品名叫《在另一个世界》，或月亮国家和月亮帝国，该书1659年面世，一直流传至今，作者西拉诺·德·柏热拉克，小说中的月球人身高6米，不能直立行走。平民用四肢摆动交换信息，贵族用音乐交流思想。进食，则赤身裸体吸食物的气味。打猎时，在火药中加入宰杀、褪毛、开膛、清洗、烧烤和添加作料的成分，杀之即可食之。月球人寿比南山，长命百岁；当他们命归西天时，他们至爱亲朋，将其遗体蒸食，视为最好的祭奠……。依我们看，书不仅没有科学气味，连幻想成分也少得

维斯普齐（1451—1512）意大利航海家。

秦斯洛尔（？—1566），英国航海家。

达·伽马（约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

西拉诺·德·柏热拉克（1619—1655）法国作家。

可怜。这不过是一出喜剧，不，确切说是一出闹剧！如果从喻幻讽今的角度来看，柏热拉克的这部幻想小说，在当时或许还有一定意义。

至于说关于人类未来的幻想或预言小说，在难以数计的作品当中，以当年法国作家梅尔西爱的《二四四年》颇有代表性。如果说柏热拉克这位爱好恶作剧、快乐的喜剧家，嬉笑怒骂皆文章，在当年，借助幻想这种文学体裁，喻幻讽今，针砭时弊，那么梅尔西爱却是一本正经地预言未来，把法国和世界的大事列出一个时间表，非常严肃认真，可惜，缺乏想像力，没有魅力，不像预言，倒像一本流水账！此书 1771 年出版。几乎每年重印一次，连续重版 25 次以上。书中说，小说主人在沉睡 700 年后，大梦醒来见到的新世界，从今天看来倒是惊人的准确，但是显得作者儒怯又缺乏远见，更谈不上预见。因为作者所预测的事实在他 1814 年过世之前就成为现实或初露倪端，最迟者也不出 19 世纪。书中说的日本门户开放，是 1854 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和意大利统一，同在 1861 年，何须空待 700 春秋！

科学，为幻想小说提供理论依据，但科学与幻想结合，要在 18—19 世纪现代科学技术长足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成为现实。然而，即使生活在同一时代，儒勒·凡尔纳的戏剧引路人人大仲马的新小说《月球旅行》中连一点科学气息也见不到。且不说爱伦·坡的幻想小说，其中科学只作为他幻想的陪衬，因为他本来对现代科学抱有怀疑态度；最令人不解的是，英国作家威尔斯，作为生物学家，他的小说（包括他前期科幻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幻想成分多于科学成分；更勿须回顾两个世纪前，天文学家开普勒的幻想小说《梦》中也难见科学的踪影。

我们简要地回顾幻想小说的产生和发展的沿革，不难看出，儒勒·凡尔纳在这一领域所达到的高度，像一座丰碑屹立在文学史上，他从三流剧作家一跃而上科学幻想这一新体裁文学的巅峰，不觉得头晕目眩么？

随着儒勒·凡尔纳的成功，他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与埃歇尔签订合同，使他的收入有了保障。在 1863 年 9 月，凡尔纳一家迁入巴黎郊外的奥特区拉封丹街 39 号。这个不大的独立住宅，肃雅清静，便于写作。前此，凡尔纳一家数次迁徙，先后住过圣马丁街、蒙马特林林阴道、红十字路口、苏尔尼埃小巷、马让塔林阴道。

这一年，即 1864 年，儒勒·凡尔纳的又一海洋探险的新小说《海特拉斯船长历险记》面世了，刊登在儒勒·埃歇尔的新办杂志《教育与娱乐》1864 年 3 月 10 日的创刊号上。新作无疑比第一部小说《在气球上的五星期》，取得更大的成功。如果说费尔久逊博士是一个虚构人物的话，那么海德拉斯船长的原型，则实有其人。

英国的航海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1788—1847），是个狂热的探险家，以对下属严厉闻名，热衷征服西北航道达到疯狂的程度，不畏艰难，不惧险阻，出生入死，视死如归。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喜爱上了探险这一行当，32 岁当了船长，33 岁又统领一支西北通道的探险队，此后又进入加拿大北部荒凉地区。最后一次探险是 1845 年，此时年已 57 岁，率领黄泉号和恐怖号从英国利物浦出发，一去杳无音讯，生死不明。十几年来，这位勇敢的探险家

路易·梅尔西爱（1740—1814）法国作家。

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

让·儒勒·凡尔纳《凡尔纳传》。

的失踪，一直牵动世人的心，在此期间，许多国家派出探险队，相继进入西北航道，寻找富兰克林的下落，直到 1859 年，由麦克·克林托克的探险队才带回富兰克林船长和全体船员 138 人全军覆没的确实证据。据称，富兰克林率领的探险队，由于被流冰夹住，只得在极地越冬，全体人员因天寒地冻，无以充饥，相继殒命，无一幸免。又据称，英国海军部订购的罐头食品，内装腐肉、沙子、锯末……

凡尔纳的新小说《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探险的目的地，已不是西北航道，而是北极。因为 1859 年找到富兰克林和他的船员的遗骸之后，世人的注意焦点移向北极。

凡尔纳塑造哈特拉斯船长这一人物形象，是以富兰克林为原型的，二者一样对船员要求十分严格而闻名，对探险事业一样地执着，一样地狂热，一样地英勇果敢……原来作家安排哈特拉斯和富兰克林一样的结局，葬身北极。只是出版商埃歇尔一再干预，才安排哈特拉斯返回英国，进了疯人院……。但是，作者塑造哈特拉斯形象，又不局限于富兰克林的这一个原型，而是概括众多极地探险家的诸特征而创造出—个极地探险家的典型，因而它更富有魅力。

小说开头笼罩着神秘的气氛；一支神秘的探险队悄悄地从英国利物浦启碇了，不事张扬地驶向北方。到了大海上才宣布，船长是妇孺皆知的哈特拉斯，目标是北极。哈特拉斯，据说是北极一座火山的名字。

英国和荷兰在北极探险方面历史较长，并走在其他各国前面。19 世纪初，英国海军率先试航西北航道。1829—1835 年间，约翰·罗斯首先发现“北极磁”，1835 年又发表了《二探西北航道》。1853—1855 年美国入凯恩试图进入“不冻海”区域。1861 年海恩提出北极有片“不冻海”的理论。

凡尔纳对北极探险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并充分运用各种极地理论、假说和设想。同时，他不仅准备充分，而且写作十分投入。他曾说过：“我深入主题之中”，踩着书中主人公的脚步走，“到了纬度 80° 地区，气温零下 40°，我一写作就患感冒，而现在正是夏季。”

儒勒·凡尔纳不间断收集北极新发现的资料和有关北极的理论学说，并且善于跟幻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创造出一种在北极的严酷条件下，小说主人公不畏艰险、奋然进取的怆凉悲壮的气氛。用书商儒勒·埃歇尔的话来说，这是凡尔纳的“纵深感觉”。作者大量采用真实准确的细节描写，探险队一路风险一路关隘，一环扣一环，通过雷根海峡、贝罗特海峡、富兰克林海峡、克林托克海峡、彭尼海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一个海峡都是一道鬼门关，而每一关口又各不相同，使读者如身临其境，紧张得没有喘息机会。勿怪乎，有一位叫夏尔科的法国航海家，盛赞《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是一部“最出色的航海日志”，而且还准确地确定了 45 年后北极考察队出发地点。

《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作者为我们塑造几位性格各异的但同样可敬可亲的人物形象，水手长詹逊忠于职守、诚实可爱；科学家克劳博尼的谦虚质朴、为科学献身精神使读者动情；哈特拉斯，这位北极探险的狂热鼓吹者和实践者，最后成为自身狂热精神的“牺牲品”，令我们扼腕叹息！

一部好的科学小说，要有一个或几个正直、善良、顽强进取，代表先进

思想并为真理献身，个性突出的主人公，作者把他或他们置于未知的环境中，依靠小说人物的聪明才智、艰苦劳动乃至牺牲，经过种种磨难，克服困难，逐步成为读者心目中的探索未知世界的先驱。在这种未知世界里面，要有真实的细节、有矛盾、有斗争，更要有科学的预见和幻想（而不是随便其他“幻想”）的烘托，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心甘情愿地跟着主人公走。为其成功喜悦，为其失败惋惜，为其安危悬心。从这个角度看，《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无疑是成功的。

凡尔纳在写作《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的同时，又开始探索一个纯幻想领域，即深入地球内部作一次幻想中的旅行。书名则俗而又俗，而内容则有科学根据，风格独特。如果说《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像在准确得像一部“最出色的航海日记”的环境中幻想，那么《地心游记》则是在幻想环境条件下任你正确运用科学。

1863—1864年间，儒勒·凡尔纳结识一位名叫查理士·塞特恩-克莱·德维尔的地质学家，他是一位性格暴烈、风风火火的火山狂。这位身材不高、单薄却硬朗的学者，一讲起火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不仅讲述种种不同的火山喷发现象，还讲解火山喷发原理。他多年来一直从事火山研究，多次到过特纳里夫和斯特隆博利火山，还到过安的列斯群岛火山。他还对冰岛和意大利的地质地貌情况所知甚多，因为这两个国家是火山多发区。

当年，有关地球成因的争论方兴未艾。地球水成论者认为，水为五行之首，是整个自然界生存的基础，因而地核内存储大量的水。火成论者认为，火是自然力，当然应居自然之首，地球里面为熊熊大火。从现代科学观点，他们各执一端，由地质学的水成岩演化为水成论，从火成岩演化为火成论。

而查理士·塞特恩-克莱·德维尔独辟蹊径，提出冷却地球的理论，这是一个狂妄的设想，而凡尔纳采纳这个设想也要冒很大风险。

凡尔纳的《地心游记》的立论基点还采纳了美国人约翰·克利夫特·西姆斯于1818年提出的地球空心的假说。西姆斯大胆地假设，地壳空心内有5个同心球体，各球体运行于地球数千公里直径的两极开口间。1838年，在西姆斯的鼓吹下，由美国国会赞助派出一只探险队开赴南极。

1820年，有一个叫西姆恩的人，也可能是西姆斯本人，写了一本小说，名叫《西姆佐尼亚》。也执地球空心观点，到地球内部作一次旅行。另外，爱伦·坡的长篇小说《阿瑟·戈登·皮姆纪事》，也是同一理论假说的派生产物，不过幻想成分多一些而已。

爱伦·坡和西姆斯紧紧盯着南极，而凡尔纳却专注北极。这可能由于当年世人特别瞩目北极探险有关，也可能是凡尔纳故意反其道而行之。

凡尔纳对地球水成论和地球火成论的争论、对拉普拉斯关于太阳和太阳系行星是由一个巨大气团分化而成的假说、对于西姆斯的地球空心假说及其探险队的行踪，了如指掌，特别欣赏爱伦·坡那部长篇小说。

前此，有关地心旅行的小说为数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丹麦诗人路易·霍尔堡（1684—1754）的《地下游记》讲地下发现树人，行动迟缓，办事拖沓，而18世纪英国作家布里维·李顿《未来种族》深居地下，高度文明，廉洁清正，一旦出现地面则扫除世上统治者一切弊端。他们都是借题发挥，喻“地”

见科斯特洛《凡尔纳传》91页。

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物理和数学家。

讽今，鞭笞当时的社会的丑陋。

实际上，凡尔纳这些年来一直关注着 19 世纪的先进思想和最新的科学发明发现，他未必相信西姆斯的地球空心假说，那里有若干卫星在运行，并且栖息着地球上早已绝迹的古生物群，又岂能相信从冰岛的特纳里夫火山口下去，在地心里悠哉悠哉游览一番史前种种奇迹，在西西里岛的斯特隆博利火山爆发时走出来。但冷却地球假说、地球空心假说，只不过是它用来恢复地球远古历史使读者目睹地下奇异世界的一种手段罢了。

小说描写丹麦教授黎丁布洛克和他的侄儿阿列克基从哥本哈根来到冰岛旅行，寻找进入地球内部入口。小说开始，教授在一本旧文献中发现一份密码，阿列克塞无意间把它破译出来：“从斯奈夫·约夫旧火山口下去，7 月份以前斯加丹里斯山峰的影子会落在这个火山口上，勇敢的探索者，你可以由此抵达地心。我已达到了。”署名：阿恩·萨克奴姗。于是，黎丁布洛克教授和他的侄儿阿列克塞和冰岛向导汉斯三人沿着当年萨克奴姗的路线的通道进入了地心。

凡尔纳把这部小说写成一部地质学的史诗。在当时宗教界看来，凡是对《创世纪》表示怀疑的地质发现，都是十恶不赦的。查理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1833）、达尔文《物种起源》（1857）后，关于古地质学和古人类的争论，已到了最后关头。正像一位宗教权威人士所说：“要么你站在类人猿一边，要么你站在天使一边。”凡尔纳站在类人猿一边。

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部分，要数阿列克塞的那个梦境了。作家借助这个梦境，几乎历数了地球上的生物演变史。即使在今天，这个梦也是一种十分漂亮的地球生物演变史的幻想，那么在 1863 年，就十分惊人了。书中曾出现一个酷似人的巨大动物驱赶猛犸象的幻想。如果这个动物是类人猿的话，那就令人目瞪口呆了，因为直到本世纪初，才有类人猿或雪人的巨齿的发现。

在凡尔纳构思、写作《地心游记》的同时，法国女作家乔治·桑也写一部关于地心游记的书，名叫《劳拉》。凡尔纳 1863 年开笔，1864 年 8 月 1 日交付印刷；乔治·桑也是 1863 年开始写作，1864 年修改校样。从时间上看，两部作品同期写作，相互不了解。如果说中间寻找联系，恐怕只有埃歇尔这条线索了。出版商与乔治·桑极为密切，与凡尔纳的友谊也建立起来。不过，同一题材，由于作者的素质不同，结果也各异。姑且不说乔治·桑的《劳拉》有人称之为伪科学幻想小说，时至今日，《地心游记》仍可作为许多人的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保留在记忆中，但《劳拉》早已被人忘诸脑后。

大约 10 年以后，凡尔纳收到一张传唤书，有一位叫德尔马斯（自称蓬热斯特）指控凡尔纳写作《地心游记》时候，剽窃了他的《米内弗的头颅》，并要求赔偿一十万法郎。原来德尔马斯先生的小说中，“棺材的位子是一根棍子在月光下投射的影子标示出来的”，而凡尔纳的小说“利用阳光投射一座山峰影子标明火山口进入地球内部的入口位置”。两者风马牛而不相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竟有这种无理取闹的人！正像凡尔纳接到传唤书时说的：“干吗不要求支付一千万法郎！”这场官司发生在 1875 年，结果德尔马斯败诉，支付全部费用。这叫做“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促使德尔马斯控告凡尔纳的动机，一为名，二为利；归根到底，还是“利”。见利忘义！人类这种劣根性早已有之，何时才能根除呢？！

1864年夏天，凡尔纳家族全体成员都欢聚在南特城郊的那个偌大的尚特内别墅家中，弟弟保尔携带他的漂亮的未婚妻，三个妹妹及其眷属归省，此外还有阿洛特、特朗松、夏多布尔家族成员，奥诺丽娜带着孩子们前来，儒勒最后一个到达。尽管这一次归省探亲，他已是大作家，不仅国内闻名，也名扬海外，可以称得上衣锦还乡，但却无论如何找不到1850年10月7日他和小仲马合作的《断草》在南特剧院上演后谢幕时那种感觉了……

此间，大别墅内外充满了节日气氛。这年夏天，年满35岁的保尔选中了玛丽·德·蒙陶兰小姐，结成秦晋之好，成为终生伴侣。他的三个妹妹已先后嫁出，安娜于1858年嫁给昂格·迪克雷斯·德·维尔纳夫，玛吉于1860年嫁给了维克多·弗勒里，玛丽，那个外号叫“美丽蝴蝶”的小妹也于1862年嫁给了莱昂·吉荣。保尔和蒙陶兰小姐在尚特内这尚且保存中世纪法国乡村某些古朴特色的传统环境中举行一次传统的婚礼。别墅内外到处洋溢一片欢快气氛。皮埃尔先生儿孙绕膝，倍享天伦之乐，自然喜形于色，老先生也格外可亲，儒勒由于受这种生机勃勃、欢乐陶陶的环境的渲染，又部分恢复了他的诙谐天性。白天，他是这里的中心人物，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在这些喜庆日子里，几乎每晚上都举行舞会和其他娱乐活动。然而，每当夜幕降临时，儒勒又步入他自己的幻想世界漫游。姑表、姨表姊妹们抱怨说，儒勒变得落落寡合了，是不是有了名气架子也大了？有人担心他夜间又犯老病了？是的，儒勒省亲后由于激动，面部神经又有麻痹的感觉。

儒勒摆脱剧院书记和交易所经纪人的职务，并未像他期盼那样有真正自由，他不仅没有感到轻松，反而比以前更为繁忙。在面部神经麻痹的情况下，夜晚他依旧伏案写作。

1865年，凡尔纳在小说《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上卷《英国人在北极》，下卷《冰原》）和《地心游记》出版前后，他就全力投入《从地球到月球》的准备和创作工作。

多少年来，月球这个距离地球最近，每逢满月隔空相望的星体，引起多少代人的无限遐想，人们期盼有朝一日登上这个广寒宫。中国古代神话《嫦娥奔月》讲的是射日的后羿之妻嫦娥，因偷食长生不死之药，恐夫责难，只身飞向月宫。在西方，公元初期就陆续有各种书籍出现，有的讲借大风能九天揽月。后来，又有人幻想骑上野天鹅，或骑上马达加斯加产生的巨鸟，或者希腊神话中那木鸽子就登上广寒宫。甚至还有一个作者说，主人公身上绑满能被太阳吸引的甘露瓶子，再披挂上磁铁，坐在一只由聚光力推动的24面体水晶玻璃体，最后再乘上一辆装备许多火箭并由焰火发动的古代战车登上九重天，遨游星际空间。当然，这是一种恶作剧！有关遨游太空的设想和宇宙旅行的故事，源远流长，当年并不比今天逊色，许多有名和无名作者写过和构想过太空旅行的故事。

1865年，儒勒·凡尔纳的新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在法国《论战报》9月14日到10月14日以连载的形式刊出（据说，此报与出版商埃歇尔无任何联系）。就以1865年为例，还有阿希尔·埃劳德的《金星之行》（书中用一只宇宙飞船，但不是采用喷汽发动，而是以喷水的反作用做动力）、大仲马的《月球旅行》、亨利·德·帕维尔的《火星入》及无名氏的《月球之行》和《月球旅行史》等等。时至今日，诸多的早期幻想作品，随着岁月流逝，早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惟有凡尔纳的作品流传下来，仍拥有众多的读者，其奥秘何在？

其实，凡尔纳的新小说并没有什么标新立异之处，更没有耸人听闻的奇遇，书名俗不可耐，故事已被炒了无数遍。它的奇特在于作品与其说是诗人幻想的产物，不如说是数学家精确计算的结果；确切地说，是诗人的幻想和数学家的精确计算相结合的结晶。《从地球到月球》及后来写的《环游月球》，是凡尔纳幻想作品中最富幻想力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一部前无古人的作品。

1865年，历时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随着南方联军统帅罗伯特·李于1865年4月9日向北方联军统帅格兰特投降而宣告结束。联邦政府的胜利，在以出版商埃歇尔为核心的共和派人士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凡尔纳始终关注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后来写过一本小说，名叫《北方反对南方》。

儒勒·凡尔纳从青年时代就痛恨战争、痛恨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反对压迫，反对暴政，同情被奴役被压迫的弱小民族，随着阅历拓宽，认识加深，这种情感越来越强烈，直到谢世之日，同时，他的这种认识和感情像一条线，贯穿他以后的作品之中。

战争结束了，武器闲置起来，而军火制造商无利可图，他们会不会制造事端，重新挑起战争呢？这是一切善良的人们担心所在。此刻，儒勒·凡尔纳借南北战争结束之机，假几位科学家和炮兵成立大炮俱乐部之名，行武器为和平和科学服务之实，以实行他和许多和平主义者的梦想。

小说描写的美国，不是当时处于资本积累阶段所应表现的疯狂性和野蛮性，也不是今天到处称霸、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而是一个虚构的理想国。在这个虚构的国家里，脑力和体力高度统一，思想和实行高度一致，科学和技术有无限发展潜力。这个国家，不受宗教、等级、民族的限制，人人平等，都能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为整个社会服务。自然，这里不会有拿破仑第三那种君主制度及其相关的一切。

小说的情节开展依旧不是善恶的冲突、个人利害的争斗，而是科学思想的碰撞。而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每一次碰撞，都会闪耀火花。而每一个闪烁的火花，都会带来进步和发展。即使如此，在19世纪60年代，要发射一个装置逃逸地球引力、到外星去，存在的科学技术难题很多，首先是如何达到第二宇宙速度。当年也有利用火箭的构想，但燃料又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难关。看来，火炮是惟一可以作为选择的运载工具。因此，在火炮设计、炮弹体积和重量、发射地点、发射初始速度和加速度及弹道计算等等，作者一一请教他的表兄，亨利六世皇家学校数学教授亨利·哈塞，由他精心核算。有的传记作者说，作者假推巴尔康和尼科尔，描写他的表兄哈塞。此说可能有根据，但是否可靠，则无从考究，因为哈塞早在1870年普鲁士军队围困巴黎时期过世，在凡尔纳家族记事和他个人日记中又找不到有关哈塞的记述，全凭推测了。

儒勒·凡尔纳的前两部科幻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和《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的主人公清一色都是英国人或苏格兰人，而《地心游记》又是丹麦人，没有一个法国人进入他的幻想世界。对此，出版商曾数次提出过异议，凡尔纳均以破坏构思加以拒绝。作者这样安排小说主人公的国籍，也引起英国的传记作者的异议，他们一方面因为英国人在北极探险方面走在世人前面，乘气球横越中部非洲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抱怨凡尔纳在反对殖民主义上面，有亲有疏。他们说，凡尔纳猛烈抨击英国人压榨和杀戮殖民地人民，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而对法国在这方面的累累罪行缄口不言。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并且带有狭隘的民族偏见。因为殖民主义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在压

榨和奴役殖民地人民上，从来都是一致的，只是利益不均时才争斗。拿破仑第三，1859年大赦，提出“自由帝国”绝非心甘情愿，向人民做一些让步，是迫于法国各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压力。凡此种种让步只是表面的，并无实质改变，如普法战争前夕，拿破仑第三还处决了维克多·诺阿尔，逮捕了著名报人巴夏尔·格鲁塞。

儒勒·凡尔纳塑造小说人物时费煞苦心，既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又要不与拿破仑第三对峙，便采用喜剧大师（我们知道，凡尔纳熟知喜剧写作方法，并精通喜剧历史）和幻想作品的先辈的惯用手法，即喻古讽今、指桑骂槐。况且，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祖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在想什么、做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作者正是通过自己塑造的人物表达作者自身的期望和观点。

在凡尔纳的两部宇航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和《环绕月球》中，闯进一个法国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风风火火地来到读者面前。此人即凡尔纳的诤友，征服宇宙空间的志同道合者纳德。纳德向以探索科学新领域并以知行高度统一而称著于世，他于1863年几次进行气球飞行失败后对气球航行彻底失望了，又开辟新的科学领域，即研究重于空气的空中交通工具。为此，纳德、凡尔纳和《航空学》作者德·拉·朗德尔发表了一份宣言，宣称轻于空气的飞行器已穷途末路，必须建造重于空气飞行器，并采用螺旋桨作为推动飞行器前进的工具……。纳德的这份宣言曾轰动世界；而凡尔纳又使他的好朋友纳德作为世界上第一批宇航员载入科学幻想小说的史册。只是纳德（Nadar）稍加改动，叫亚当（Ardan）的名字，与读者见面。

儒勒·凡尔纳对这次幻想中的月球旅行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无论在宇宙科学方面，还是物理学、化学和数学计算结果，都十分谨慎，除了经他表兄哈塞教授精确核算外，他的整个构思计划还呈请哈塞的合作者、法兰西科学院终身书记贝特朗过目。炮弹（宇航舱）由铝制成，设有隔音隔热御寒设备的密封舱，高度、重量和外形有利空气环流；大炮发射的初始速度和加速度的问题、如何达到第二宇宙速度；发射场选在佛罗里达州的乱石岗，与今天美国宇航中心发射航天飞机的肯尼迪角几乎在同一纬度。当年跟踪炮弹座舱的望远镜直径为4.8768米，与今天设在巴洛马尔山的5米直径的望远镜所差无几。对巨蟹座星云的计算，与今天的天体研究目标，差不多完全一致，并预见宇宙航行诸多方面。

当然，由于19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限制，有许多在今天看来是明显的错误，如炮弹发射时宇航员自我感觉良好，用那么简陋的座舱，当炮弹加速到第二宇宙速度不把他们压成肉饼那才怪呢！又如在座舱航行过程中向舱外扔掉一只死狗并且狗的尸体像卫星一样围绕座舱旋转；失重现象只在航行过程中的一个中点等等。从今天看来，你可以嘲笑前人的幼稚，甚至你可骂他无知。历史上先行者的命运莫不如此。儒勒·凡尔纳在宇宙航行方面的科学幻想小说，尽管有许多错误，也显得幼稚，在今天仍不失为一流的科学预言小说。

《从地球到月球》是以剑桥天文台的一份报告结束的。报告说，炮弹根本没有到达月球，而是变为月球卫星，沿着一条椭圆形轨道运行。报告做出两种假设，一是月球引力把炮弹吸走，落在月球表面，二是炮弹环绕月球运行，直到宇宙末日。

自从1865年，巴尔康、亚当和尼科尔这三位人类历史上首批宇航员（尽

管在幻想中)腾空而起、消逝在茫茫宇宙空间以后,时过数年,他们的命运如何?是否永远停留月球表面,与广寒宫的玉兔为伍,每当仲秋佳节接受人类的供月;或者环绕月球旋转,直到世界末日。这样安排小说人物的命运,作者是否太残酷呢?尤其三人中还有他的至友纳德(亚当),不是太不够朋友么?

直至1868年12月31日,凡尔纳从南特发出的信中才透露出他正在写《环绕月球》,引言又提出第三种假设。如果让炮弹停留在月球上,那它将永远无法离开,因为当年还没有可资利用的轻巧的动力装置使炮弹逃脱月球的引力;炮弹一旦成为月球的卫星,环绕月球运动,当它在月球引力区另一半径中加速运动时,只要运用不大的动力,即可使炮弹重返地球引力区,飞回地球。凡尔纳为构思这种炮弹重返地球的方式,研究过大量资料。

儒勒·凡尔纳1869年7月从克罗托克给《论战报》编辑部,希望他们不要催稿太紧,他打算请“一位值得信任的数学教授看一遍全稿”,“此人系大数学家贝特朗的合作者”,即凡尔纳的表兄亨利·哈塞。

1868年,凡尔纳开始计划写《环绕月球》之前,便把提纲呈请贝特朗过目。贝特朗认为,这个材料只够写“一本小册子”。后来,凡尔纳给出版商埃歇尔的信中说:“如果贝特朗教授考虑一个星期,会有不同的看法。”

当炮弹进入月球轨道、环绕月球旋转的时候,为避免炮弹在太阳系中迷失方向,此时要做第一次修正。当炮弹运行到月球背地球的一面,突然出现一个天体(为此,凡尔纳虚构地球的第二个卫星),再做一次修正。当月球运行到其椭圆轨道的近地点、地球引力重新起作用的时候,巴比康启动辅助火箭,使炮弹返回地球。当这些疑难解决之后,再次将创作提纲请贝特朗教授审核,便得到了这位大数学家的赞同。

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阿波罗13号的宇航员弗朗克·鲍曼说,他驾驶的宇宙飞船与巴比康一样,也是从佛罗里达升空的,座舱重量相同、高度一样,后来溅落在太平洋的位置,距小说炮弹溅落位置只差4公里,他强调说:“这不可能是简单的巧合”,并说,当他准备出发前,他的妻子担心他的安危,他把凡尔纳的《环绕月球》拿给妻子读,读后她就放心了。

文艺批评家夏尔·马丁为此书再版写了一篇不错的序言,他指出:“正是他,而且只有他才有这种胆略和非凡的直觉意识,预计到有可能向月球发射一颗炮弹。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在小说中多次提到炮弹变卫星的事实。”

这些年来,由于1848年革命失败,1852年拿破仑政变后实行高压政策,许多革命仁人志士,不是走向刑场,便流放殖民地和流亡海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富有革命传统的法兰西人民岂能长期容忍长着一副外省理发师面孔的侏儒小侄及其鹰犬们为非作歹。由于拿破仑第三对外侵略扩张和对内高压政策,引起由工人到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迫使政府作了让步,从而促进国内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在这样政治气氛下,使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有了市场。凡尔纳在周围朋友的影响下,逐步确立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信奉摩尔、欧文、圣西门和卡贝的学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凡尔纳心目中的诗圣维克多·雨果、苏伊士运河建筑者雷塞布、作曲家阿列维、氢气球和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倡导者和实施者纳德、地理学家莱克吕、记者格鲁塞等等空想社会主义信徒,对他直接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和他的朋友们一样,认为科学技术发展能够推动社会进步,最后可以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不过,这里还要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美梦,

诚如批评家让·谢诺所说：“凡尔纳热爱自由，幻想过圣西门式的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乌托邦没能长久地诱骗他。”凡尔纳后来终于明白了，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社会幻想”。

儒勒·凡尔纳善于捕捉“战机”，他独具慧眼，审时度势、身手不凡，一下子抓住了当年众人瞩目的科学悬而未决的巨大难题，并且一一加以“解决”（当然在幻想中）。

可操纵气球的实验在18—19世纪法国走在世界前列，从1783年蒙戈维尔兄弟试飞算起，到1897年最后失事，百多年来屡遭失败，困扰人间，直到20世纪中叶，方实现乘可操纵气球横越非洲的愿望。而凡尔纳在1862年就已“顺利地飞越中非”。仅就此而言，他要比后继者整整早100年。

北极探险，从富兰克林1845年在北极失踪后，一直牵动着世人的心。凡尔纳再一次不失时机地抓住了“战机”，再战告捷，“实现了”人们多年的宿愿，比美国极地探险家皮里（1856—1920）早45年捷足先登，“到达了”北极点，而皮里只达到“贴近”极点的地方而已。

宇宙空间，是人类有史以来，或者更早就是众多的诗人、作家和平头百姓翘首向往的地方。因此，纪元前便有了登月、漫游太空的作品或口头流传的故事。但是直到1865年，巴尔康真正采用科学上“可靠”的运载工具腾空而起，在茫茫的空间遨游近五年。他比原苏联1958年首次载人火箭要早94年，空间“停留”时间长数百倍。现代人，不论美国人和原苏联人以及后继者们，基本上踏着凡尔纳小说确定的脚印走。

至于说在地球内部情况，迄今为止，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理论上讲，地壳是最厚处不超过30公里厚的一层薄壳，其比例大体上和鸵鸟蛋的壳与蛋清蛋黄的比例相类似。地心和地幔虽有差别大致都是数千度温度的岩浆。凡此，并无人身临其境的观察，或者哪怕通过仪器亲眼目睹，只不过是根据火山爆发观测、地温测试等推理的结果。人的力量在一定条件下是有限的，地表钻探深度只有几千米，最深也只有万米。因此，地球内部对人类来讲，仍旧是个谜。那么凡尔纳借地球内部，像借助一个环型立体宽银幕演绎一次古生物发展史，又有何妨呢？何况，凡尔纳要比古生物学家早半个多世纪就“发现了”类人猿或雪人的蛛丝马迹。

儒勒·凡尔纳的四部小说《环绕月球》和《从地球到月球》可视为一部书的第一、二卷，何况第一部的书名就叫《从地球到月球和环绕月球》了，“解决了”当年困扰世人的地质、地理大发展两个重要方面，即极地和地球内部构造以及如何征服宇宙和空间的难题。

这个时期，凡尔纳创作的小说，从《气球上的五星期》到《环绕月球》的主人公都是一个人或几个志同道合者，或飘浮在空中，或钻入地球空心，或涉足极地，或遨游宇宙空间，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凡尔纳塑造的人物费尔久逊，黎丁布洛克、哈特拉斯、巴比康，都是探索未知世界的英雄。这些英雄不为名、不取利、为科学献身的品德，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都值得称赞。然而，他们身处远离社会、远离人世的特殊环境，必然不问世事，不谙社会变迁，不关心人间疾苦，又使他们的形象失去光彩，尽管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有明显的反战思想。人的思想脱离不开社会实践，否则又会重蹈培根《新大西岛》的覆辙。这一点，凡尔纳是清楚的。人的思想，只是人的伟大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只有正确的思想与伟大的实践和劳动结合起来，才能体现人的全部价值。凡尔纳的这几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孤独的，靠个人

奋斗，孤军奋战；而这一切又产生于作家远离公众、远离沸腾的社会生活，产生于作家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缘起作家窄小的交往圈子和写作题材的特点。“凡尔纳的灵魂曲线就是他生活曲线的移位。”

这一时期创作的四部（或五部）小说，只是作者开创的科学幻想小说体系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作者远承世界古代非神魔幻想作品之精髓，近承空想社会主义、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发明发现的伟大成果和地理地质大发现的事实资料，旁搜库柏、阿拉戈和爱伦·坡乃至霍夫曼的创作手段以及同代人各种研究成果和调查资料而开创的他个人独具特色的科学幻想体系，使他登上文学新领域巅峰的发端之作。这几部小说是作者科学幻想作品当中最富有幻想力的部分。自然，其中幻想成分大大高于现实成分，以探索自然界奥秘和创造第二自然的构想为主体，其创作似应冠以科学浪漫主义。

第十一章 辉煌十年（下）

19世纪60年代末期，正处普法战争、巴黎公社的前夕，加之美国南北战争胜利的鼓舞，富有革命传统的法兰西人民和其他阶层的民主力量日益壮大。拿破仑第三，对外穷兵黩武，国库空虚，对内诺言空许，画饼充饥，致使民情沸腾，怨声载道，其中新闻界尤为激进。连大资产阶级也露不满，认为拿破仑第三“昏聩无能”、“疏于朝政”，政府“软弱无力”，不懂发展经济，官宦是一群“庸碌之辈”，只知“中饱私囊”、“争权夺利”之徒，抱怨扶持本国资产阶级、向外扩张不及英王和英国政府。事实上，法国王朝及第二第三共和国当权者向海外扩张，征服殖民地，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并不比英国殖民者逊色。法国和英国在争夺殖民方面采取联合多于争斗，如东方战争，第二鸦片战争，1862年武装干涉墨西哥革命，英法瓜分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势力范围，1863年，迫使柬埔寨为保护国，1865残酷镇压越南起义，兼井下交趾，谋求占领越南全境，拼凑印支联邦，并以此染指中国的云贵。19世纪，仅在黑非洲就十数个国家沦为法国殖民地。时至今日，法国在原殖民地掌握经济命脉，并在非洲8个国家驻军达万人。乌干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大屠杀，就是英法对殖民地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必然恶果。原有殖民地还有一部分被永远吞并了，法属圭亚（圭亚那被英法荷三国瓜分了。法国的阿丽亚娜火箭发射地就在圭亚那）为海外省，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即法国进行核试验的地方）变为法国的海外领土。

一向反对战争、反对暴政、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的凡尔纳，此时已不是身居斗室、面壁十年、苦读笔耕、孤军奋斗的无名文学青年，而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有资格做青年的导师，并且不再离群索居，而是交往频繁，结识了许多有识之士，从而扩大了视野，受到外界、朋友和沸腾的法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凡此种种，也必然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如果说上阶段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和作者一样竭力逃避使他生厌的现实生活，到非洲茂密的原始森林和北极茫茫的冰雪世界，到地下的那种虚幻境界和漫游宇宙空间，而这一阶段的作品，尽管主人公也去南美雪峰、澳大利亚荒原、南太平洋孤岛，但他们的行动无不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脉脉相联，他们或干预现实生活，或直接和间接参与现实斗争。

据多位传记作者的资料，凡尔纳不仅与出版商埃歇尔、气球继而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热情鼓动家和实践家纳德、航空学家朗德尔、当年伟大的海洋学家摩洛哥一世阿尔贝等人过从甚密，还结识了激进共和派新闻记者巴什卡·格鲁塞、著名地理学家埃利兹·莱克吕、为革命终身不嫁的路易莎·米歇，此外还有许多政治取向各有不同在拥护共和上有一致观点的各路朋友，如夏尔·瓦吕特、德利乌克斯、菲利浦·吉尔、莱奥·德布利、维克多·马塞、伊利亚等等，保持接触和联系。

凡尔纳1863年9月迁入奥泰区拉封丹街39号，居住条件伴随经济收入增加有很大改善。奥泰区位于巴黎近郊，是中产阶级和贵族集聚的地方。新居的独立住宅，虽然不大，也不算阔绰，倒也安适而静雅。接待故旧，迎送新知，十分便当。自然，奥诺丽娜更是笑逐颜开，她可以体面地招待她的至爱亲朋，排遣寂寞（因为凡尔纳的朋友来了，她难得插上话语），施展她招待客人的才华。这里补充一句，凡尔纳家并非门庭若市，车水马龙。虽然这一个期间，他接待朋友多了一些，仍然积习不改，早起写作，白天在家或外

出查找资料。接待客人，只限志同道合者，从本质上讲落落寡合依旧，孤高不群同前，只是程度的差别。

凡尔纳家的座上客，首推纳德。一俟纳德到来，未谋其面，先闻其声，风风火火，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每次来访，他总有新主意、新设想、新举措，对飞行器那种痴迷的劲儿，令人敬佩。在老友之间，只要有他在场，就不可能保持那种从容不迫的促膝对坐，品茗谈心的宁静致远的氛围。这位浓眉虎眼、两撇八字胡两角高高翘起、宽大额头满布“五线谱”、齐耳短发蓬蓬松松的天才，依旧那么不修边幅，类似魏晋风度，一身质地上好的浅色休闲西装，随便扣上个扣眼，衣襟撩起，一只手插入裤兜里，另一只手肘部倚在随便什么物件上，西装蝴蝶结总是摆不正，一条洁白的丝手帕随意塞在上装小口袋里，像刚刚擤过鼻涕似的，没形没角。

纳德生性豪放，总是那么奋发向上、敢于创新，满腔热血，不仅有大胆设想，还有脚踏实地实现理想的执着劲头。他不能将他的主意和计划向朋友们娓娓道来，总是高谈阔论，像和什么人辩论似的。当他讲到动情处，来回走动，并佐以手势，甚至抬起腿来半坐在写字台上。此时，他双眼熠熠有光，面部绯红，神情专注，如此动情，仿佛他创造的飞行器，就在眼前。此时，凡尔纳家内外洋溢着激情亢奋的气氛，一扫平日的肃缓沉闷氛围。他走起路来，跳跃式的大步，同行者要小跑才能跟上他。

出版商埃歇尔，凡尔纳的良师益友，难得抽暇屈尊来访。他一旦到来，奥诺丽娜则以贵宾礼遇接待。在她看来，凡尔纳一家的生活得到改善，全仰仗出版商的鼎力支持，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在作者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每次都是出版商主动提出修改合同，增加作者的收入。诚然，作家出身的出版商，能够体会到作家的艰辛，并且他为人正派、颇讲义气。但商人毕竟是商人，尽管埃歇尔不是吝啬人，也要靠作者发财致富。仅以《海底两万里》一书为例，作者分得 7666 法郎 70 生丁，而出版商净获 64429 法郎 54 生丁。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此外，航空学家朗德尔、作曲家阿列维，这些诤友，也不时造访。画家奥里，为凡尔纳的主要作品画插图，接触较为频繁。其他许多朋友，大多在“科学新闻俱乐部”会面，至于说到 19 世纪伟大海洋学者之一的摩洛哥一世阿尔贝，与凡尔纳相互倾慕已久，一见如故，长期保持友好往来。当然，陛下岂能屈驾临幸，每当阿尔贝来到巴黎，凡尔纳大多亲躬他在巴黎的行宫拜访。后来，凡尔纳乘“米歇尔 3 号”游览地中海沿岸的时候，阿尔贝在拉巴特以国宾规格欢迎他。这是后话。

凡尔纳新结交的朋友中间，有两位朋友当稍加介绍，他二人对于凡尔纳的创作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首先他们都从事创作，虽然职业不同，共同忘情地迷恋异国他乡，渴望旅行探险，都对未知事物怀有浓厚兴趣；其次，后来他们成为合作者；再次他们都渴望自由，同情被压迫民族。这一切使他们情投意合，有许多共同语言，虽然在理想实现的途径上还有差异。

莱克吕，著名地理学家，法国地理学会会员，1830 年生于外省平民家庭，比凡尔纳小两岁。看上去，他身材高大，并不魁伟，高高的额头，长发掩耳，虽不足四旬，须发斑斑见白。身穿深咖啡色西装，规整挺括，配大蝴蝶结领带，显得庄重老成。他因出身贫寒，能体会到平民阶层的饥苦，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愿望。年轻时曾求学德国，因为经济拮据，缺少川资，假期返法，常常徒步探亲。为了省鞋，总是打赤脚走路。他爱大自然一草一木，并且喜爱

动物，领着一爱犬，每月包伙，和爱犬分食。可见，莱克吕虽然清贫，倒也能自得其乐。

前不久，莱克吕到过南美洲大陆，去过阿根廷苍凉高原、巴西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智利安第斯山脉的茫茫雪峰。当年南美大陆莽莽荒原，渺无人烟，自然界蔚为壮观的美景，使他陶醉。几股顶天立地的龙卷风分合交错扫过大地、洪水肆虐、暴风雨席卷一切、高山雪崩的自然伟力，让人心碎。他特别津津乐道的，是被西方称作“吃人生番”的“野蛮人”的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对不携带武装的外来人十分友好，以礼相待，敬为上宾。而那些掠夺他们的财产、强占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殖民主义者，他们则兵戎相见。他把见闻、思考、认识和见解包容在他的作品《地球和人类》、《人们和地球》之中。这两部作品，不只是出色的旅行见闻，而且是深刻的哲理思考和优美的散文诗。

莱克吕作为地理学家，以《世界地理》蜚声内外，当然还是旅行家。同时，追求自由，反对暴政，反对压迫是他的信仰。他与法国工人革命组织有密切联系，还是第一国际委员，参加设在伦敦的第一国际总部工作，见过马克思；后来参加 1871 年巴黎公社的革命活动，险遭不测。

莱克吕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也和伟大的发现、发明一样，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他天真认为，全世界工人阶级本是一家，他们总有一天不分国籍、不分肤色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当然，这是一种空想。大概，凡尔纳是从莱克吕那里了解马克思的，他把马克思看成空想社会主义在 1848 年后的代表。凡尔纳逝世后出版的作品中首次提到马克思，仍坚持这种观点。

还有一位新结识的朋友，叫格鲁塞。他黑头发，黑眼睛，中方短发，络腮须，两撇卧蚕胡子，身穿橄榄色大礼服，下穿紧身裤，颇像一位当年的时髦日本商人。格鲁塞 1844 年出生，比凡尔纳小 16 岁，年龄的差别没有影响他们成为好朋友，结成忘年之交。格鲁塞才华横溢，年轻气盛，思维敏捷，文笔犀利。他属于激进派先锋，他的反暴政、反主权的文章，常登在各激进派报端。如果说，莱克吕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是空想社会主义）是在未来某一天的希望，一旦到了格鲁塞的笔下就变成了战斗檄文，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不是空待未来的远景，而是必须立即去夺取的现实。

格鲁塞也和凡尔纳、莱克吕一样，迷恋旅行探险，向往异国他乡海外风情，尝试冒险生活。大概，他没有想到，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作为公社委员，被第三共和国流放到南太平洋孤岛上度过那么长久的囚禁生活，要不是及时逃回，恐怕早已客死他乡，就不能成为凡尔纳的合作者。可惜，第三共和国宣布大赦后，格鲁塞回国，无所作为，后被选为巴黎十二区议员。用凡尔纳的话来说，格鲁塞是“才华横溢，思想模糊”。

从 1865 年至 1874 年，这十年间，儒勒·凡尔纳献出了一个三部曲，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1865—1867）、《海底两万里》（1867—1870）和《神秘岛》（1871—1874）。这一时期，法国和整个世界处于大变革和大动荡时期。在 18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历经了国内民主力量日益壮大，自由运动空前高涨，普法战争和失败的耻辱、拿破仑封建王朝的覆灭、巴黎公社革命、临时政府的残酷镇压。从世界范围看，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机械其中包括蒸汽机和电机的出现和完善，使得陆路和海上交通四通八达（当时飞行器尚处于试验阶段），业已进入帝国主义初级阶段的西方列强表现其特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大力向外扩张，加紧争夺海外殖民地，掠夺殖民地

财富，镇压民族起义，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有人说，“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学作品则往往是作者的理想、愿望、思想、品格、情趣、爱好的综合反映。如果此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凡尔纳的新三部曲，就不仅是 19 世纪 60—70 年代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反响，也是这个时期的凡尔纳的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这三部曲从三个不同侧面来表现当时重大社会问题：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探索 19 世纪未知世界——海底以及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建立一个理想国；同时，表现凡尔纳的政治理想：自由、平等，当然还有他喜爱的音乐和大洋，例如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澳洲“霍坦站”回荡的莫扎特的乐曲，可见一斑。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的创作始于 1865 年，1867 年问世。

苏格兰的富豪格里那凡爵士在乘他的豪华游船试航时，一位水手捕获一条鲨鱼，鱼腹中竟有一个香槟酒瓶子，瓶中竟有一件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写的求救信。信已损坏，读不成句，三种文字凑起来，只指出在南纬 37° 船失事。于是，这位苏格兰爵士组织一支探险队寻找格兰特的下落。探险队由格里那凡和他的新婚妻子、格兰特船长的儿子和女儿、船长和水手组成，乘邓肯号出发。开船时，一位叫巴加内尔的地理学家，因为上错船而与之同行。巴加内尔是借用一位历史学家的名字。探险队越过大西洋，登上南美大陆，历经了安第斯山的火山爆发、徒手斗饿狼等等，又横跨太平洋，到了新西兰及周围诸岛，又登上澳大利亚大陆，被俘脱逃，多次遇险，排除万难，遭遇不测，化险为夷，终于找到了格兰特。格兰特船长的名字是借用一位非洲探险家的名字，当然，也是苏格兰人。

这次环球救援旅行探险，经过许多国家和地方，各地动植物、地理地貌、自然灾害、自然伟力以及各风土民情的描写中有着丰富多彩的地质地理资料。不过，《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并非仅仅是一部地理小说、一部惊险小说，同时也是一部社会小说。

格里那凡和他的同伙们要寻找的人，不单是一位遇难的船长，而是一位不受英国当局欢迎的苏格兰造反者，他反对英国统治苏格兰。格兰特和他先辈苏格兰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一样，到南太平洋的岛屿建立一个自由苏格兰移民区。当然，这也是作家凡尔纳正要寻找的理想国。欧文曾在海外试办一个不成功的移民区。其实，这样的理想国只存在于善良的人们的理想之中，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找到或做到的事情。

凡尔纳借小说主人公在各地寻找落难的格兰特之机，对西方列强对其他民族欺凌和奴役的行为大加挞伐。鉴于法国的严厉出刊检查和出版商的谨慎，作家以英国为例、抒发他内心的愤怒之情，书中写道：

“不列颠的政策，旨在消灭土著部落，把土著居民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赶出去……”英国人的殖民地种族灭绝政策在澳大利亚尤为猖獗。英国把在本土的杀人越货的各重犯都流放到澳大利亚，像历史上十字军东征一样，他们在殖民当局纵容下，“像对待野兽一样，持械捕杀土著居民。”有一个叫詹姆士法学家公然声称，捕杀土人不算触犯刑律。悉尼有一家日报鼓噪说，应采取极端手段，把道波湖区的土人赶走，实质上是鼓动集体屠杀。

英国人在殖民化过程中，是极为野蛮和残忍的，他们在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南非和印度的故伎重演。从 1600 年东印度公司创办以来，逐步征服印度过程中，尤其 1857 年镇压印度人民起义中杀戮印度人不少 500 万，1857 年在孟买地区，制造血案，真是横尸遍野，十室九空。1795 年，英

国人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南非以后，在南非开普敦地区，原有百万果舍特人，迄今剩下不足万人，有些部落干脆从地球上消失了。

英国殖民主义者除了采用公开或隐秘的手段灭绝土著居民以外，更采用劝酒输烟的手段使澳大利亚土著养成酗酒的嗜好，使整个部族退化。英国人还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把成千上万吨鸦片倾销中国，以制造“东亚病夫”，进而统治中国，使之沦为殖民地。

其实，法国人，无论在第三帝国统治下还是第二第三共和国时期，在海外掠夺殖民地的不义行为，在英国人的面前，并不逊色。1830年，法国殖民主义军队在吞并阿尔及利亚的时候，把上千人其中包括老人、儿童、妇女一次活活埋葬，把抵抗侵略的战士堵死在山洞里。1867年镇压越南交趾省的起义时，奸淫烧杀，无所不为……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是凡尔纳的第一部多卷本小说，由于小说内容丰富多彩，风行一时，尤以自然景观的出色描写征服了读者，如安第斯山的地震、使“翁比”树燃成灰烬的大雷电、探险队在澳洲海岸遭遇海上风暴，“有加利”树林、澳洲的“阿尔卑斯山”、维卡科江两岸自然景观、道波湖、毛利人的葬礼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说《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在法国流行的话，那么《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在英语国家备受欢迎，到19世纪末已销售了38000多部。1878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改编成剧本，但面貌皆非，颇不成功。但足智多谋的格兰特和粗心大意的巴加内尔几乎成了法国民间传说的一部分。小说特色之一，当他们的船到达一个地方，巴加内尔总发表一席议论。凡尔纳正是通过巴加内尔之口对“黄金热”、对奴役和杀戮土著人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从一定意义说，巴加内尔就是凡尔纳的影子。

虽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的发表使凡尔纳的名望与日俱增，可以说他已功成名就。然而，他的经济生活亦然困窘，他不得不同时写另一本小说《强行通过封锁圈的人们》，同时兼任《插图法国地理》定稿工作。这部法国地理，每省10个分册，共100册，共300万字。1866年元月，凡尔纳在家书中说：“为了一本售价10个生丁的《插图法国地理》我正像被罚划船的苦役犯一样拼命干……老天爷啊！您的最心爱的儿子正像牛马似的工作，他的头就要爆裂了！”（致父亲的信）。

1866年夏，他在尚特内或在克罗托克继续编写《插图法国地理》。夏末，他送交前40册以后，委实已经筋疲力尽了。9月底完成55册，还有45册。因为，这一百册书，他可以得到15000法郎到2万法郎。为此，凡尔纳把自己比成“驮重的牲畜”，“简直要累死了”（致埃歇尔的信）。按他计划每周二册，余下45册，大约1867年初最后完成，整整苦熬了一年，用他自己话来说：“啊，多么艰苦的一年！我即将写《海底旅行》（即《海底两万里》的第一个书名，后又叫《海底两万五千里》），好好休息休息。这可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乐事。”（1866年12月31日致埃歇尔的信）

大约1864年夏，凡尔纳一家曾到索姆口的一个叫克罗托克的渔村度假。由于此地面向大海，风景姣好，气候适宜，环境安详，租舍便宜，1865年3月，凡尔纳和他的妻子带着儿子米歇尔在克罗托克港口附近租赁一座楼房。这是一栋二层楼，前有花园，背倚沙丘。花圈中有一凉亭，凡尔纳改装成工作亭；沙丘生长稀疏的树丛和篱草，野雉和其他鸟儿出没其间，小蜥蜴和其他爬行动物，偶尔可见。凡尔纳觉得他离开喧嚣的巴黎回归大自然，心旷神怡，摆脱应酬琐事，可以集中写作。

翌年，他在克罗托克购买一只旧渔船，请工匠改造成一艘小游艇。小艇重 12 吨，可以在近海航行。小艇命名为“圣·米歇尔”号，凡尔纳自任船长，请两位退休的老海员做水手。一位叫亚历山大·勒隆和一位叫阿尔弗莱德·贝洛。勒隆或者简称山大，以前是水手长，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和入侵意大利战争。至于贝洛的经历更离奇，据他自己讲，他曾周游世界，多次与“野蛮人”格斗过，当过波利尼西亚土著人的俘虏……

凡尔纳此时声誉逐日提高，精力、能力和影响正处鼎盛时期。他同他小说主人公一起横跨非洲部、钻入地心、达到北极、遨游月宫，为寻找格兰特船长到南美、澳洲探险，而今作家本人又当上了船长，实现了他童年的梦想。

这条小船一身兼三用，是游艇兼渔船，更重要的是工作室。小艇狭小，船长室只可容纳一条宽板凳，日间座席夜做床铺，横悬起一块木板当作写字台，板凳上铺草编的软垫子，夜里做褥子。工作间，简朴异常，倒也十分舒适。

天朗气晴，风和日丽，凡尔纳俨然一条真正的海狼，履行船长的职务，下达命令。然而一旦遇上风暴，原来的水手长白发苍苍的勒隆快步走上船台，接替凡尔纳的职务，下达命令；撤了职的凡尔纳和贝洛一起松紧帆绳，掌船驾船，一丝不苟地履行一个水手的职务，服从新船长的命令。

游艇四方飘流，从布列塔尼海滨到敦克尔克近海，有时进入荷兰海域，也到西班牙岸边，间或驶过英吉利海峡。有一次船到泰晤士河口时，远远看到大东方号巨轮，这是当年的一大技术奇迹。这艘有五座烟囱、六条桅杆的庞然大物，活像一座海上城市，一个漂浮的岛屿。凡尔纳后来以它为基础写过一部小说叫《机器岛》。

1867 年他完成了《插图法国地理》工作，凑足了川资。同年 3 月份，机会终于到来。他与弟弟保尔登上大东方号这个 19 世纪技术奇迹，船长 200 米以上；总吨位 18915 吨；时速 13 海里；功率 11000 马力。当然，比起今天 20 万吨的巨轮，大东方号只算个小弟弟，但在那时这已是了不起的成就。

保尔有 20 年以上的航海经历，这一次作为一个乘客，最感到无聊。但大东方号一出海，达到大洋的时候，遇到了保尔作为一个职业水手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恶劣的天气。而儒勒则与敷设电缆的人员交谈，了解深海的细节，海流、潮汐、潜流等等。他亲自拜访电缆工程的著名建筑者赛力斯·菲尔德本人，双方互相倾慕。有人说，菲尔德是《神秘岛》一书主人公的原型。

轮船 4 月 9 日在纽约港靠岸，船返回欧洲前，可在美国逗留一周。计划参观哈德逊上的大峡谷、伊里湖和尼亚加拉瀑布等。他们住在第五道旅馆，在百老汇看了一场叫《纽约一条街》的戏。翌日乘轮船去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再换乘火车去尼亚加拉。火车过大峡谷，远远望见地平线上的安大略湖，这里是库柏的故乡。在罗彻斯特换车后，午夜到瀑布镇，下榻瀑布旅馆。

尼亚加拉瀑布把美国和加拿大分开，右岸是美国，左岸是加拿大，属于英国；一侧警察林立，另一侧警察踪影皆无。

第二天清晨，他们通过一座桥登上山羊岛，从这个方向观看瀑布壮伟全貌，又登上龟塔，俯看瀑布气势：

“塔在大瀑布中间，从塔顶俯瞰，那是万丈深渊……你能感觉到瀑布冲击下岩石在颤抖，落水的轰鸣震耳欲聋。瀑布的飞沫溅到山上，阳光照射的弥漫的水汽，形成一道‘彩虹’。”

“尼亚加拉瀑布是世界奇景之一；大自然把它的美景和伟力都集中在瀑

布里面了。尼亚加拉河转弯处，似乎把迥然各异的佳境汇集在一起了。小岛周边水域雪一样洁白浪花滚滚；瀑布中央的水碧绿如翡翠，是无底深潭；靠近加拿大一边的河水，像融化了的流淌黄金，金光闪闪，水下，透过云雾般的飞沫，依稀可见巨大的水怪，河水正消逝在这水怪的张开的大口中。瀑布数百米外，河水复又平静地流淌，河面上浮着在四月的阳光照射下尚未完全溶化的冰块。”

晚饭后，兄弟二人再次登上龟塔，观看瀑布的夕照美景。

“落日的余辉已经消失在灰濛濛的小山背后，月亮把柔和清澈的光辉洒遍四周山野，宝塔的阴影延伸到深渊的对面。远处河水无声地流淌，河上泛起一层淡淡的雾霭。加拿大一边已夜幕四垂，与月光照耀的山羊岛和尼亚加拉镇，对比鲜明。我们脚下的漩涡，为闪烁不定光线所扩大，形成一个无底深潭，潭底激流咆哮不已，令人悚然……”

尼亚加拉大瀑布给凡尔纳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除了这段描述之外，他还在这两部小说中详细描绘这个大瀑布，在《无名之家》里一对年轻的情侣乘坐一条小舟，投向瀑布；在《世界的主人》里，罗伯尔乘《特罗号》从瀑布飞流而下，逃脱了警察的追捕。

此次原本计划 10 天返回，却用了 14 天，4 月 16 日从纽约港返航，两周后返回克罗托克，合家团聚。

前面说到，在大东方号启程以及返程中，凡尔纳向大东方号敷设海底电缆的人员详细打听，不厌其烦地询问各种情况，了解各种数据资料，以及亲身跨洋旅行的体验，为他已经构思的海底航行的新小说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素材。凡尔纳的第一次远洋旅行，不仅满足了他多年的宿愿，而且大大地增强了他探索奥秘的渴望和信心。

1867 年暮春，凡尔纳访美归来，便开始撰写《海底两万里》初稿。其实，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的创作计划，早在 1865 年几乎同时产生，并逐步酝酿成熟。当然，起初各个情节故事，还比较零散。尼摩这个人物形象从那时起便日夜萦绕，常常浮现在脑际，并且日渐清晰。作者在 1866 年 12 月 31 日致埃歇尔的信中，便说即将开始写《海底两万里》，在旅美途中大东方号上，便为创作做最后的准备。

早在 1866 年春夏间，当凡尔纳在克罗托克购买“圣·米歇尔”号游船改装后下水的时候，致埃歇尔的信中说：“这位陌生人（指尼摩）必须跟他离开人类不发生任何关系。他再不到‘陆地’上来，只需要大海。大海必须能够向他提供一切，包括食品和衣服……我相信，这种‘绝对’的情景将使作品非常突出。”

有的传记作者认为，凡尔纳创作《海底两万里》的念头是乔治·桑的提议引起的，并引证乔治·桑致凡尔纳的信为证：“我惟一的遗憾是，读完这两本书（指凡尔纳或埃歇尔送给乔治·桑的作品，大概是《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没有另外 10 卷书供我阅读。希望你不久将把我们带到海洋深处，你应当让你的人物乘坐一条潜水船在海底旅行。你的想像力和知识一定能把潜艇设计得很完美。”此说可能实有其事，但并不确切，至少不是凡尔纳创作《海底两万里》的主因。

那么凡尔纳将如何实现他的构思意图呢？首先，就一定要制造出可以自由地在大洋底下航行的运输工具，这就是潜水艇。

1867 年暮春、初夏季节，圣·米歇尔号游艇在索姆河口附近，法国近海

海岸，时而北上，时而南下，四处飘荡，但船甲板上始终不见凡尔纳船长的身影。他正在躬身坐在狭小如囚室的船长室里伏案写作，草稿逐日增高。到7月末，凡尔纳业已写完了初稿，但并未马上寄给埃歇尔，因为他要在文体上下点功夫。

《海底两万里》采取开门见山的手法，首先给读者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实：“1866年所发生的神秘离奇的怪事，无疑许多人迄今记忆犹新。这种怪事，特别在航海人员中间引起了强烈不安……。事情是这样的，最近以来许多海员在海上遇见一个庞然大物，像一个长纱锭，在黑暗中发出磷光，其体积比鲸鱼大好多，其行动速度使人惊愕不已。”

确实，儒勒·凡尔纳具备非凡的想像力，乔治·桑没有看错，他具有足够的知识，这是对的。不过，这种超常的想像力和宽厚的知识，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和深沉的爱，依旧是苍白无力的。如果凡尔纳不是幼年时代起就向往大海，热爱大海，在幻想中倾听大海的呼唤，并与尼摩一起深入大洋之下，也不会使读者感受到大海呼吸，聆听大洋的乐章，默读到大海的赞美诗。

1867年，儒勒·凡尔纳已届不惑之年，他的声誉日盛，无论在知识宽厚、经验丰富、阅历宽广、感情深沉，还是体力充沛方面，都处于人生第二黄金时期。这两年，作家与尼摩船长相伴相随，共同生活了七百多个日日夜夜。凡尔纳在给埃歇尔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感受说：“一想起诺第留斯号（潜艇）和尼摩的永恒秘密……我感到浑身都发热！”作家把半生的理想和全部感情都倾注在尼摩这个人物的身上了，这才是使厄摩这个小说人物成为永恒的形象的关键。

但尼摩船长和他的潜水艇并非是单纯的想像力的产物。

说起潜水艇，其发展历史漫长久远，又曲折复杂。据记载，在公元前20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就有过制造潜水船只的构想。在公元220年左右，中国三国期间，吴楚之争中，就有人用牛皮包裹、船内置石使之成为半潜船，用水性极佳的水军，口衔芦苇，推船前进，悄悄靠近敌人，发起突袭。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大画家达·芬奇曾画过多幅潜水船的设计图（后来，凡尔纳路过意大利，特地核对过草图）。

古代的潜水船只是构想、纸面上设计或简单物件拼凑。真正设计、制造潜水船只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谁都知道，产业革命始于纺织革命，而纺织发端于当年的不列颠英国。

1660年，第一艘潜水船恰恰在英国诞生。有一位荷兰人，名叫科尼利反斯·凡·德雷贝，他在英国设计制造世界上第一艘潜水船。潜艇是长形的圆桶，外包皮革，外面四边排上牛皮口袋，注水放水，上升下沉，可以下沉入水4到5米。此船供王公贵族，达官显贵潜水取乐，并无实际意义。据说英王也曾与德雷贝共乘他的潜艇横渡泰晤士河。

1772年，英国人约翰·戴做了一次不成功的潜艇潜航试验，结果艇沉人亡，设计家为此献出了生命。这是有史以来，潜艇试验的第一位牺牲者。

1776年，美国人大卫·布什内尔，为了进行战争，即美国独立战争而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艘金属潜艇。布什内尔的潜艇，外形像个大鸟蛋，由两个椭圆半球组成，合在一起用螺丝拧紧，出入口是一个带玻璃窗的金属盖，推进不用桨，而是手摇的螺旋桨。这是航海史上的第一个螺旋桨，要比船用螺旋桨早60多年。1779年2月，一个星光灰暗的漆黑夜晚，布什内尔制造的第一艘金属潜艇，携带数枚水下炸弹，向停留在纽约港口的英国舰队发起攻击。

水雷爆炸了，但没有炸坏英国舰队，而潜艇却在爆炸声中艇毁人亡。这是潜艇第一次投入战斗，也是潜水战中第一位捐躯者，为祖国独立战争牺牲的烈士，世界上第一位潜水专家，他名字叫黑泽尔·索中士。

布什内尔也是一位热爱自由的人，当法兰西爆发第一次反王朝革命的时期，他远涉重洋来到法国，与共和派并肩战斗。

1797年，当法国反对英国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胜负难断、战争前途未卜的时候，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刚刚洗过战尘，又不远万里来到法国，向政府建议建造潜水艇，以击溃英军进攻，改变海军力量对比。富尔顿的潜艇，活像一只大雪茄，钢骨架钢船体，人力推动螺旋桨，船体出水后，竖直折叠桅杆，就成为水面船只，名为“鹦鹉螺号”（拉丁文为“诺第雷斯”nautilus），1800—1801年，经巴黎等地试验“诺第留斯”可以下潜40米，舱内注入压缩空气，可在水中停留4个小时，携带水雷能炸沉旧驳船。然而，人力摇螺旋桨，无论如何追不上英国快速帆船，而且潜艇内用蜡烛照明，向外无瞭望孔，什么也看不见，是个瞎眼老鼠。

此后，近60年间直到1869年《海底两万里》问世为止，据统计至少有25艘以上潜艇制造出来或试验成功。

法国海军上校西蒙·布尔诺设计由海军部投资、著名技师夏尔·布伦承建的潜水鸟号潜水艇于1863年下水。这是第一艘用新技术、新材料建造的潜艇，船体巨大，重410吨，船长140英尺，宽20英尺，高10英尺，80马力空气压缩机为动力，12名水手操纵。1865年在罗什弗尔试验的首航过程中，指挥塔玻璃窗下陷，海水注入舱里，改装后秋天再度下水，但浮力为零。潜航时，起伏不定，颠簸不止。后加一个立式螺旋桨，仍不能保持相对深度。1866年停止试验。潜艇曾在1867年巴黎博览会展出，凡尔纳在展览会上仔细观察了潜艇，研究了潜艇结构和关键部件，这可能给他以直观形象和灵感，使他的诺第留斯号的设计和制造更为完善。这艘潜船在博览会后，移到海军博物馆至今。

南北战争过程中也使用过潜艇。设计人员之一是维罗耶工程师，此人原籍南特，有可能是凡尔纳的青年时代的老师。1864年2月，半潜水雷船大卫舰队参加了南北战争的战斗，舰队中一艘水雷舰在查尔斯顿港炸沉了一艘装备20门火炮的大战舰，舰上有船员300多人。不幸的是，水雷艇在大船爆炸中被海水卷入船体的洞口中，与之同归于尽，葬身海底。

从潜艇发展史看，设计和制造乃至使用潜艇的功劳自然不应归功于凡尔纳，在文学作品中描写潜艇，凡尔纳也不是第一人，甚至用电驱动潜艇航行的主意，也不应由凡尔纳独揽，在潜艇上设置潜望镜，也不是凡尔纳的发明。

我们知道，培根的《新大西岛》中已有潜艇出现，在海底潜行，不惧风，不怕浪。1867年10月，当凡尔纳正在加紧修改《海底两万里》的初稿的时候，巴黎《小日报》连载小说《特里尼杜斯博士历险记》，作者阿里斯蒂德·罗歇，其真实身份是亚眠学会会员朱尔斯·伦加迪博士。小说中的潜艇长8米，用电驱动。特里尼杜斯博士为寻找在珊瑚海失事的妻子建造这艘潜艇，不幸的是，最后潜艇也在新赫布里底群岛遇难。

这篇小说，1868年以《海底旅行》为名出版，此书1890年再版时，在按语中将此书与1870年发表的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加以比较。凡尔纳致信《小日报》，提请他们注意：他的书出版商埃歇尔已在1867年《教育与娱乐杂志》上发表过此书的预告，以避免剽窃之嫌。凡尔纳的目的可能达到了，

因为《特里尼杜斯博士历险记》，早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而诺第留斯号迄今仍继续潜行五洋四海……

其实，没有潜艇的出现，也不会有潜艇小说。培根的《新大西岛》1664年出版，只比德雷贝1660年航行于泰晤士河西岸的潜艇小4岁，而凡尔纳的诺第留斯号也比布尔诺的410吨那个用现代技术装备的潜水鸟号小5岁。

潜艇的发展史漫长而历经挫折，试验，失败，多次反复，直到1881年，才由法国人古尔特制造出来世界第一艘电动潜艇，不过仍处于实验阶段，直至20世纪初才正式进入实用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潜艇投入战场，但威力有限；潜艇在海战中的作用在第二次大战过程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于说描写潜艇的小说，也不止三五部，从培根的《新大西岛》到伦加迪博士的《特里尼杜斯博士历险记》以及后来数量不详的有关潜艇的故事，都渐渐被世人忘却。可是为什么凡尔纳那艘在今天已微不足道的诺第留斯号百年之后仍然继续“潜航”？为什么这位逝世近百年的作者的海底小说的魅力有增无减？而它的读者群一代一代绵绵不断？

儒勒·凡尔纳成功的关键，在于在他的作品中人与技术合二而一，二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故事的中心不是机器或技术，而是科学思想，而且人是科学思想的灵魂。

人，不只是理解凡尔纳的全部作品的关键，也是检验各种体裁和题材文学作品的准绳，也是打开整个人道主义文学宝库的万能钥匙。文学作品只有写人，写人的命运，才能牵动读者的心，引起共鸣。人都有正义感，都有同情心，除了那见利忘义之徒、压榨他人以自肥的利欲熏心之辈。正因如此，诺第留斯号在今天仍有生命力，而它的创造者尼摩将永垂不朽！

凡尔纳在构思三部曲的初始阶段，仅仅出于向往大海，眷恋大海，一直想写一部新的鲁滨逊漂流记，塑造一个新时期的鲁滨逊式的人物，然而在三部曲的创作过程中，在他塑造尼摩这个人物的同时，反过来也受到了尼摩的高大形象的影响，为尼摩的命运日夜悬心，受到他崇高理想的鼓舞，被他高尚的情操所感动。随着作家与尼摩相处日深，两年间亦步亦趋，形影不离，使作家大大突破了原来构思的狭小天地，他怎么能把尼摩写成鲁滨逊呢？

作家爱大海、赞美大海，通过尼摩之口道出心曲：

“海是包罗万象的。海的气息清洁而卫生；海之为物是超越的、神妙的生命的乘舆；海是动，海是爱。”

他接着又说：

“海不属于压迫者。在海面上，他们可能逞凶肆虐、相互残杀，互相吞噬，把陆地上一切暴戾的行径统统搬到海上来。但30英尺以下，他们的权势就中止了……只有在大海里，人才能享受完全自由；人只有在大海里，人才是完全独立的。在大海里，我不承认有什么主子！”

尼摩这位奇人，拉丁文Nimo，意思说谁也不是，在同伴（也包括作者和读者）阿龙纳斯教授心目中，他是一位超人：“他像巨人一般高大起来。他不是与其他人一样的那种人，而是一种神秘的水下居民，是大海的精灵……”

如果，前面的语言表述是一位哲学家的信仰自由和同伴的印象，那么当诺第留斯号用它的冲角撞沉那艘没有悬挂国旗的三桅战舰的时候，尼摩确实是反对压迫的斗士，一个“可怕的裁判执行人”，一个“真正的复仇天神”。为什么这只被撞沉的战舰没有国籍？按当年的规则，战舰都悬挂国旗。凡尔纳在致出版商的信中道出了真情：“……尼摩要为他死难的亲人和朋友报

仇！……您想，尼摩是波兰人，而那艘被撞沉的战舰是俄国船……”

历史上波兰先后被普鲁士、后来的德意志、奥地利和俄瓜分过四次，其中1830和1863年两次民族起义遭到沙皇俄国的残酷镇压。1830年爆发反对沙皇尼古拉一世起义失败后，大批波兰人移居国外，定居法国的人数众多。1863年起义再次遭到残酷的镇压，真的是横尸遍野，血洒街头。法国人同情波兰人，对沙皇的血腥镇压极为不满，而且对拿破仑第三镇压起义者的恶行，十分痛恨。这是法兰西共和派和平民百姓，包括知识界的共同情绪。无疑埃歇尔赞同作家凡尔纳的观点，但是他作为出版商，加之他过去有从政经历，要多方照顾，怕引起外交纠纷，或者被列为禁书。因而，埃歇尔建议作者把尼摩的反殖民主义战士改写成反对奴隶贩子的英雄。凡尔纳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在复信中反驳说：

“……如果让尼摩怀着对奴隶制的满腔仇恨，去海上扫荡根本不存在的黑奴贩子，那将误入歧途。……这部作品最初是描写一位波兰领主，他的女儿一个个被强奸，妻子被斧头砍死，父亲被俄国皮鞭抽死，他的亲朋好友全在西伯利亚。……如果此人没有权利将他遇到的俄国三桅战舰一艘艘撞沉，那么他的复仇只是一句空话。若我处于这种地位，我必然毫无内疚将这些战舰击沉……我压根儿不想搞政治，我也没有资格过问政治，而这里与政治毫无关系。……”

1866年4月，凡尔纳又从克罗托克致埃歇尔的信中又强调说：“假如您是波兰人，有和尼摩的相似遭遇，遇上俄国一艘战舰，一定把它摧毁；倘若是我，也会像您那样。”

后来，凡尔纳在致埃歇尔的信中表达他改写的感受说：

“最妙的是，让尼摩与整个社会斗争，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但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为缺少进行斗争的动机……我们因为纯商业原因把这种斗争放弃了。现在只剩下尼摩对一个虚幻的，跟他一样神秘莫测的敌人作斗争，变成个人之间的一场决斗，从而大大削弱了主题的意义。不，正如您所说的那样，必须保持暧昧不明的态度。”

凡尔纳被迫把尼摩写成一个高大形象、一个神秘莫测的水下居民，让这位具有反叛性格的无政府主义者成为反对一切暴政的象征，但他没有采取布朗基“既无主子，又无上帝”的模式，也不是堂吉诃德式无为冒险。这位高深莫测的船长，性格暴烈，有时表现为残酷，同时又无比仁慈，因为只有对受压迫者无限的同情和热爱，才会仇恨压迫人的人。

“一张女人的面孔闪过，阿龙纳斯教授意外地发现尼摩船长正在凝视他妻子的肖像；她死于压迫者的皮鞭下，但没有说明这个压迫者是谁。”尼摩凝视肖像这一个细节不是无缘无故加进去的。不久，凡尔纳又在信中与埃歇尔争辩说：

“……倘若将他（尼摩）改造成一个老好人，对此我实在无能为力，因为我和他生活了整整两年，无法以另外的方式看待他。……如果您以另外方式对他做出解释，那您就改一改好了，但我对此不能表示承认！”

本来定稿在5月份业已完成，因为出版商意见相左，反复讨论、争论，又多次改动，8月末才最后定稿。1868年金秋季节，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凡尔纳船长驾驶圣·米歇尔号游艇，溯塞纳河而上，抵达巴黎市中心艺术桥

边码头登岸，受到数千名巴黎市民包括一些名流的热烈欢迎。

同日在新各布街，埃歇尔在他的办公室为凡尔纳接风洗尘。凡尔纳在到巴黎之前给埃歇尔的信中说，计划在巴黎逗留一个月，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后来一拖再拖。这年冬天，凡尔纳一家是在南特度过的。自然，他在酝酿一个新的鲁滨逊漂流记，一个新的乌托邦岛。翌年暮春，圣·米歇尔号修葺一新，又驶出克罗托克港，在近海四处漂流。

自从 1848 年来到巴黎求学，凡尔纳至今已整整在巴黎度过 20 个春秋。当年怀着征服巴黎的雄心壮志，如今都一一实现。20 年间，苦辣酸甜，人生五味，他都体验过了。1848 年那种朦胧的追求自由的愿望，几经挫折，使他明白一点，自由不能靠人施舍，尤其不能靠帝王恩赐。拿破仑第三的“自由帝国”不过是一种障眼法，一副麻醉剂，使工人、手工业者不与共和派联合起来。要自由得靠你自己去争取。1868 年的凡尔纳再也不是 1848 年 20 岁的天真青年，不仅是名噪国内外的大作家，也是一位“革命者”，而且懂得与敌人斗争的策略。帝国限制人民言论自由，禁言讳语颇多，他可以通过作品中主人公之口，同广大读者对话。宣传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当尼摩船长在印度洋珊瑚岛礁中从鲨鱼口中救出采珠人之后，说到他在海底收集沉船的财宝：

“我知道陆地存在着无边的苦难，存在着被压迫的民族，有灾祸不幸需要资助，有流血牺牲要求复仇。难道您还不明白么？”

“船长沉默了，……我（阿龙纳斯）倒明白了，不论什么原因使他到水下寻求独立和自由，他首先是一个人。他的心因为人类受苦受难而不停地流血，因而他慷慨地援助被压迫民族。”

援助？不，尼摩首先是一位战士：“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始终站在受压迫人民的一边；每一个受压迫者，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的亲兄弟！”

尼摩船长是一个永恒的人物形象，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他代表全人类；他是为人类寻找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寻求微不足道的个人目的而去冒险。

尼摩的诺第雷斯号潜艇的船长室四壁高挂着为本民族解放献身的战士巨像，波兰自由战士科希丘什科、当代希腊爱国主义者波查利斯·列奥纳德、爱尔兰自由战士奥康奈尔、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乔治·华盛顿，牺牲在奴隶贩子的子弹下的林肯、为解放黑奴而被吊上绞刑架的约翰·布朗……，但是在这些肖像中连一个法国人都没有。在拿破仑第三的法国，谁敢于高呼“共和国万岁！”其后果是什么，可以想像得出。

但是这类禁词和讳语，在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中俯拾即是。例如，1794 年英法战争中，一次海上遭遇战，法国舰队寡不敌众，战舰“马赛人”被击沉，与阿龙纳斯冒险并无任何联系，凡尔纳却借题发挥，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大讲马赛曲这类禁词。尼摩说：“经过一场英勇战斗之后，‘马赛人’号已处于半沉状态，三桅杆被打断，三分之一战士英勇捐躯，可船长宁愿葬身鱼腹，也不肯投降……356 名尚存战士，在船尾升起共和国国旗，高呼共和国万岁，沉入大海……”

科希丘什科（1746—1817）波兰政治军事家，1794 年民族解放起义的领袖。

奥康奈尔（1775—1847）爱尔兰解放运动中自由派领袖。

布朗（1800—1859）美国争取黑人解放的伟大战士。

这艘战舰还有一个名字，叫“复仇号”。

到底谁是尼摩船长的原型呢？从凡尔纳致埃歇尔的信中看，可能是夏拉斯上校。夏拉斯上校 1810 生于法尔斯堡；1848 年，他是制宪会议的议员和作战部长，1852 年被流放。他豪迈、傲慢，宁客死他乡也不愿返回帝国法兰西。

从外貌来看，尼摩酷似夏拉斯，从内心上看，这两个典型人物相近，两个人都刚毅，有时暴烈，两个人都是爱国者，都具有先进思想，热爱自由，反抗各种不义行径。

尼摩性格中的科学家气质，是以摩洛哥的阿尔贝一世为原型的。阿尔贝是当时的一位伟大的海洋学家。还有人推证，尼摩船长的工程师素质源于罗伯特·富尔顿，因为这位潜舰设计家，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信徒，他有一句名言：“自由和海洋，人类幸福所在。”并且他在 1800 年制造的潜舰的名字就叫“诺第留斯”号，凡尔纳就是借用富尔顿的潜舰名。

凡尔纳的忠实合作者、朋友，画家奥里，他一直为凡尔纳的小说做插图。这次，又为《海底两万里》的尼摩画像：“他身材高大，前庭饱满，高高额头，鼻子笔直，嘴唇平正刚毅，牙齿整齐有力，双臂修长而匀称，正好配得他那火热的心灵……他两眼的间距宽，视野广阔，可把一方景象尽收眼底。当他注视某物，双眉紧锁，微合眼睑，视野缩小，……远方的物体可以放大。他的一双鹰眼可以看透你的心！他能穿过海水看清海底的一切！”这番描写与凡尔纳的肖像和照片又极为相像！

虽说《神秘岛》作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小说，其构思与其他两部作品《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海底两万里》均发端于 1865 年，但作为一部独立的作品，其产生的时间要早得多。

青少年时代的凡尔纳深受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怀斯的《新鲁滨逊》的影响，多少年来，凡尔纳就有一个宿愿，想写一部鲁滨逊一类的小说。大约是 1852 年左右，当时凡尔纳在剧院做书记，写过一部有关鲁滨逊一类的小说，名曰《鲁滨逊大叔》。1866 年，凡尔纳认真修改誊清，其中有奥诺丽娜的笔迹。1868 年夏，作者再次充实修改一遍。1870 年，出版商埃歇尔在凡尔纳的原稿上做了许多处认真的批注。同年，凡尔纳在致埃歇尔的信中说，第一卷已完成，6 个星期内寄上。出版商在复信中提醒作者，在格兰特船长和尼摩船长之后，一部平淡无奇的平庸之作，读者是不会欢迎的。凡尔纳认真考虑出版商的建议，又做全面改写。同年冬，凡尔纳的信中说：“我整个儿泡在鲁滨逊故事里面了，再也无法考虑别的事情。第一卷已告完成，至于书名，待我到巴黎，面议。”

1872 年 2 月 2 日，凡尔纳在致埃歇尔的信中说：“迄今为止，一切顺利。花费不少时间与化学教授交谈，去化工厂参观。在工厂里，我的衣服染上了不少斑点……《神秘岛》毕竟是一部化学小说。我极其谨慎地对待因尼摩船长在岛上出现而不为人发觉所引起的兴趣，以便造成一种出色的渐强效果。”

三部曲各自独立成篇，有独立的主题，有完整的故事，有饱满的人物形象，有高潮，有伏笔，而在《神秘岛》中找到了共同的结果以及它们共同联系，而形成整体。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有个情节，英国海盗、流

夏拉斯（1810—1865）法国上校，1848 年制宪会议的军政部长，1852 年被拿破仑流放海外。

放犯艾尔通阴谋夺取邓肯号事件败露后，被放逐到一个孤岛上，作者在这里埋下伏笔。10年后，艾尔通在《神秘岛》中再次出现，此时的艾尔通已成为不会说话的野人，经史密斯的诱导和调教、集体的关怀，最后又回到人间，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在《海底两万里》，尼摩的潜艇卷入漩涡，阿龙纳斯教授等三人，趁机逃脱，那么尼摩船长和潜艇命运如何？作者在这里留下一个悬念。5年后，在《神秘岛》中，作者又做了交待。最后，《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格里那凡的邓肯号，把史密斯他们救出孤岛。

1870年普法战争划地赔款的国耻；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流血一周”的惨剧，公开宣布处死3万人，实际有10万工人失踪，他们或横尸沃野，或血洒长街，或牺牲在公社墙边，或被秘密处决；巴黎满目疮痍，瓦砾硝烟；百世凋零，出版业不振；凡尔纳的至爱亲朋，或死于围困中的饥饿，或毙命于战火，或战死在疆场，或远走他乡，或被流放到茫茫太平洋中的孤岛。1871年11月3日，老凡尔纳溘然仙逝，撒手尘寰，使偌大凡尔纳家族失去了顶梁柱。他的表兄，那位数学上极有造诣的良师益友，活活饿死德国人围困中，他的灵魂能够安息么？出版商因凡尔赛份子公然颂扬德国人，忍受不下国耻家仇，远远地躲到南方休养去了；那位热衷于航空事业、在被围困期乘飞艇两进两出巴黎、并与德国人面对面打遭遇战的纳德，如今他在哪里？还有格鲁塞和米歇，他们如今身陷囹圄，远离热土，身在南太平洋孤悬海外的荒岛上，他们在期盼着什么呢？

此时此刻，尽管法兰西科学院授予凡尔纳文学奖，对他的作品做了高度评价，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告别、奋斗了25年并且取得辉煌成就的巴黎，定居亚眠，1872年起，儒勒·凡尔纳便毅然地决定定居亚眠。

在北美的南北战争时期，五名美国人乘气球从里士满逃出，被风暴带到南太平洋一个荒岛上。在气球飞行过程中抛掉所有物品，包括小刀和火柴。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开发荒岛（他们叫它林肯岛），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他们共五人，工程师史密斯、新闻记者、黑人男仆、一名水手和一个少年。作者试图通过他的主人公的活动说明，人类在难以生存的环境下，只要抱着必胜的决心和信心，通过人的聪明才智和艰苦的劳动，凭自己双手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

史密斯他们到了荒岛以后，发生许多事情均无法解释，后来终于发现岛上的秘密。原来是尼摩船长暗中保护他们。尼摩船长在临终之前，把自己一生的坎坷和抱负都告诉了这五位移民。

尼摩船长是印度人，是一位王子，名叫达卡。幼年时代被送往欧洲受教育。在欧洲学习期间，游遍欧洲，考察各国，他要了解世界，渴望学习，充实自身，有朝一日使他的故国成为文明国家。

达卡王子1849年重返故里，完婚生二子，1856年参加了印度人民起义。达卡王子为实现祖国独立，联合其他诸侯，勇敢与英国作战。最后起义被血腥镇压下去。达卡王子名震四方，英国以高价悬赏他的头颅。

起义失败后，达卡回到家里，全家惨遭杀害，家破国亡，他绝望了，达卡怀着对殖民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现代文明的厌恶，变卖了家产，与他的伙伴远走他乡。他们在南太平洋一座荒岛建立一间工厂，自行设计和制造一艘潜艇，以电做动力。达卡王子自称尼摩，潜艇名为诺第留斯号。此后，几十年来在大洋下面游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四处漂荡，并在海底搜集财宝，全心身地支持那些为祖国独立而战斗的民族。

1866年11月，尼摩船长俘获阿龙纳斯教授和他两个助手，带着他们在大洋底下航行7个月，直到1867年6月22日，诺第留斯号卷入漩涡，他们乘机脱逃。潜艇脱险后，继续在海底游弋。

尼摩船长已届花甲，便把“诺第留斯”号开到林肯岛。由于地震把出口堵死，潜艇无法离开岩洞。尼摩见到几个落难人，便暗中给予帮助。他临终前，把史密斯他们召到床前，讲了他的生平，并把所余财宝转给他们，要求把潜艇沉入湖底。

许多传记作者和文艺批评家认为，凡尔纳的《神秘岛》是笛福和怀斯等以荒岛为主题的小说中最出色的小说，即《神秘岛》是新的最好的鲁滨逊的漂流记。史密斯与笛福和怀斯的鲁滨逊有着本质的差别。

笛福的鲁滨逊·克鲁索被抛到一个荒岛上，但他保留一支完全的船只，必要的工具、武器和足够食品。而他落难的荒岛地处赤道线上，自然界的慷慨和丰富馈赠唾手可得。而《神秘岛》的移民在气球飞行中丢掉了一切，他们不得不从零开始，去寻找火种、种植、驯养、造屋、架桥、冶炼等等。他们是平等的团结集体，而克鲁索是孤家寡人。

更重要的，五位落难者到了荒岛之后，不等不靠，不靠大自然馈赠，不怨天尤人，而是用自己双手的艰苦劳动为自己创造生存条件。凡尔纳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理论，小说的主人公只有通过劳动才能生存。也可能凡尔纳自己没有意识到，他的《神秘岛》是真正的劳动诗篇。在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劳动是不被颂扬的对象。而史密斯他们的劳动，并不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那种意义的劳动，也不是鲁滨逊那样的原始积累。史密斯他们是适应大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第二自然的创造性劳动，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典范，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体现。

欧洲1848年革命，第一次在世界上宣布了人应享有劳动权利，然而在19世纪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劳动依然是与苦难、屈辱、贫穷和绝望不可分的词语。在百年之前，凡尔纳公开地、张扬地赞颂劳动的理想、劳动的热情，劳动的伟大，劳动的美，确实难能可贵！

有的传记作者认为，凡尔纳选择美国人做他的小说主人公，因为作家认为“美国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国家”，“是一个理想国度”。这种观点，既有背于实际，又欠周详。《神秘岛》一开头，便开宗明义地说，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时期，主人公之间的真诚友谊与南北间互相残杀形成对比，落难集体中白人与黑人处于完全平等地位与奴隶制现实形成鲜明对照，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用心之良苦。当然，新大陆较少有旧大陆欧洲那种深重的传统势力和那么多陈规陋习，这也是真的。但是，美国绝对不是人间天堂、蓬莱仙境！

《神秘岛》，好像某种神奇力量专门为落难者事先准备好的世界舞台，不仅从美洲运来了动植物，也搬来澳洲独有的动植物，甚至亚洲、欧洲的动植物，有热带、北温带的动植物，只差两极动物了，几乎把全世界的矿藏都集中在孤悬南太平洋的荒岛上。母怪批评家说：“荒岛的动物和植物差不多是全世界的动物界和植物界的五光十色的混杂体。”凡尔纳这位具有广博知识、并选择资料认真到苛刻程度的大作家，竟能如此荒唐无羁呢？

其实，这也是凡尔纳独具匠心所在。这是他刻意设置的微型世界：他把神秘岛当作全世界的缩影。凡尔纳的神秘岛是一个，微型乌托邦社会，人类反璞归真、二次创造文明的试验区。

工程师、记者、水手、少年和仆人，白人和黑人或别的什么皮肤的人，

在凡尔纳的神秘岛里，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之间没有个人利害冲突，他们的分歧是方法步骤的不同而不是得失的分歧，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改造环境，创造世界，为他们自身谋福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工程师赛力斯·史密斯是科学家、研究员家、发明家和实践家荟萃于一身的典型形象。

我们前面说过，凡尔纳的朋友雷塞布、纳德、阿列维、后来的莱克吕、格鲁塞等等激进的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如果我们说凡尔纳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明确的，那恐怕不合实际，但至少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是美好的理想，并且与他的“自由、大海和音乐”的理想有众多相通之处。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一个实践家往往比一个空想家更高明。凡尔纳比起空想社会主义先驱略胜一筹。笛福的鲁滨逊原来是一个残暴的冒险家，后来在荒岛上变成一个绅士，做了荒岛总督，并成为黑奴贩子，发了横财。在神秘岛上艾尔通，即被流放荒岛后成为一个野人的艾尔通，在集体关怀下，终于回到人世间，改邪归正成为一个平常人，成为集体中的一员。

小说《神秘岛》反映出来的作者思想非常接近傅立叶思想（如反对资本主义强加于人的劳动分工、人的全面发展、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神秘岛》完成于1872年，而这一年正是傅立叶的百年华诞，也许不是一种巧合吧？

三部曲是凡尔纳创作的巅峰。作家在三部曲中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群像，如尼摩、格兰特、史密斯、巴加内尔、阿龙纳斯正面人物典型。

三部曲标志着凡尔纳的创作艺术达到新的高度，在“文体”方面已和他敬佩的作家一样“优美”。同时，三部曲充分反映出凡尔纳积极向上、乐观豁达、奋争进取的世界观。

三部曲的第一部反映了在殖民主义压迫下的悲惨世界；第二部刻画了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无畏战士；第三部则体现了作者有关世界未来的理想。三部曲构成了一个有序的整体，展现了一幅19世纪的历史长卷，反映出19世纪世界面临的两个课题，一对矛盾：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说到空想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体系完善之前，两百多年来一直是许多善良的人们之最高期望。

第十二章 战争与革命

杰出的工程师斐迪南·德·雷塞布于1859—1869年十年间因完成横断亚非大陆、沟通亚非欧洲三大洲水上交通的伟大工程——苏伊士运河，受到世人称赞，并获得法兰西帝国的勋章和勋位。斐迪南·雷塞布获奖之后，旋即由他提出、批评家让·雅克·韦斯和出版家皮埃尔·埃歇尔赞助、内政部长埃米尔·奥科维耶接受、呈国王批准，授予儒勒·凡尔纳法兰西帝国大十字勋章和勋位。

斐迪南·雷塞布与儒勒·凡尔纳素有交往，相互敬佩。雷塞布一番好意，凡尔纳心领神会，但是，凡尔纳与拿破仑第三势不两立，怎能接受双手沾满共和派革命者的鲜血的暴君的奖赏呢？此时，凡尔纳处于两难境地。接受还是拒绝？由于时局的突变，使他无可选择的余地。

拿破仑第三，这个长着一幅外省理发师的面孔、眼斜心不正的阴谋家，从1852年12月2日发动政变称孤道寡以来，已近20载，到了穷途末路。由于他倒行逆施，人民的愤怒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人民，这是个内涵广泛、变化多端、难以界定的概念。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当时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中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等。由于拿破仑第三对外连年发动战争，国库空虚，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发展经济不力，致使民怨沸腾，不绝于耳。就连大资产阶级和保皇派也屡出怨言。保皇派奥尔良党首反动政治家梯也尔也批评拿破仑第三，说他的政府“昏聩无能”。共和派激进民主派领袖甘必大称法皇和他的幕僚们是“一群没有天资、不讲信义、玩忽职守和贪赃枉法”的骗子集团。

1869年冬，巴黎出版一份报纸名叫《马赛曲》报，一创刊便引人注目。该报撰稿人不仅有激进共和派人士，还有各派社会主义者和第一国际成员。此报一问世，篇篇文章，如一把把利箭射向拿破仑第三和他的谋士们。有趣的是，不仅进步人士，连那些保皇派也向该报投稿，批判拿破仑第三的内外政策。

1870年初，拿破仑第三的弟弟皮埃尔·拿破仑致信《马赛曲》报编辑部。以极其恶毒的语言对该报进行人身攻击。参加该报工作的格鲁塞，那位60年后期报界急先锋，要求与皮埃尔·拿破仑进行决斗，并派出两名助手前往奥泰区亲王官邸洽谈决斗事宜。皮埃尔·拿破仑和他的侏儒皇兄同出一胎，也是一个胆小鬼，根本不敢正面迎接挑战；他也和那个斜眼皇兄一样，只会干些蝇营狗苟之事，竟丧心病狂地开枪杀害来人，一位名叫维克多·努瓦尔的年轻记者为此殉难。

这个可耻事件，不啻火上浇油，更加激怒了全国人民。翌日《马赛曲》报，首先发难，通栏大标题，号召向王室讨还血债，立即得到进步报刊，甚至中间报刊的响应。该报主编罗什福在当天社论中严厉谴责说：“拿破仑家

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法国历史学家，反动政治家。七月王朝历任部长和总理，1834年镇压里昂工人起义的元凶，1871年任临时政府首脑，纠集反动军警，在德国占领军支持下，血腥镇压巴黎公社起义者。后任第三共和国总统（1871—1873）。

莱翁·甘必大（1838—1882）资产阶级政治家，第二帝国时期共和左派领袖。1870年任国防政府部长。巴黎围困期间到外地组织新军，抗击普军。领导共和派反对保皇派恢复帝制的图谋。提出第三共和国主张。1879—1881年任众议院议长；1881—1882年任总理兼处长，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主张对德进行复仇战争。

族除了杀人越货之外还能干些什么?!……”其他各报也纷纷抨击拿破仑家族的背信弃义的行径。

年轻的殉难者的葬礼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约 20 万共和派和共和派拥护者走上街，许多人暗藏利器。拿破仑为了维护王室的“尊严”调集了数万军队，准备镇压示威者。由于示威组织者慎时度势、冷静分析，防止了一次大流血、大屠杀的发生。

拿破仑第三，这个刚愎自用、颀顽无能的暴君，为拯救其岌岌可危的地位，竟然无视普鲁士多年来积极扩军备战、法国军队连年战争的现实，竟然孤注一掷地采用帝国主义惯用手法，对外发动战争。也许拿破仑知道而不愿看到法国军队的上层腐败、辎重匮乏、国库空虚的事实，贸然于 1870 年 7 月 19 日对普鲁士宣战。实际上这等于在第二帝国的死亡判决上画了押，战争加速了帝国的灭亡。

普法战争，有其远因和近因。法兰西帝国一直想称霸欧洲大陆，而普鲁士多年来积极备战统一德意志。英国和俄国惟恐法国过于强大，假普鲁士之手扼制拿破仑第三的野心。从国内看，别看拿破仑其貌不扬，他野心巨大，善于施展阴谋诡计，加上沉迷于声色犬马，虽刚及花甲之年，已显老态、四肢乏力、头晕目眩、疏于朝政，这就供王后欧仁妮急迫地要立她 14 岁的儿子为拿破仑第四，早继王位，而不停催促拿破仑第三扩大影响，扬国威，为其子即位创造条件。

1868 年西班牙爆发革命，西班牙临时政府建议，让德意志霍亨索伦王族的利奥波德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法王提出异议，普王让步。1870 年 7 月 13 日法王再次要求普王做出保证，永远不准霍亨索伦王族做西班牙国王，普王同意。但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蓄意挑起战争，篡改普王的复文，并公诸于世。以辱法王。

普鲁士王威廉一世，善于韬晦之计，而他启用的出身“容克”贵族的俾斯麦首相，更是老谋深算。统一德意志是他的政治宿愿，因此多年积极备战，得到克虏伯家族支持，军队配备最新精良武器，实行“铁血政策”。他认为法国是他实现愿望的第一障碍。但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1864 年发动普丹（麦）战争，1866 年发动普奥（地利）战争，1870 年在中立英国和俄国的情况下又挑起普法战争。战争一开始，普鲁士 60 万精兵分三路直捣巴黎。而拿破仑第三，既没有明君的韬略，又乏将帅之智谋，也无纵横捭阖之术，却妄自尊大，不可一世，依靠一些钻营有术、文韬武略欠缺的谋士和将军，凭那区区 25 万武器落后、辎重不足、缺少训练的军队，而且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投入战斗，如何能抵挡住武装到牙齿的 60 万普鲁士精兵的猛烈攻势？

1870 年 7 月 19 日宣战当天，皇上的军机谋士们诓骗皇上，说各路军队待命进攻普鲁士，把战争引向境外。但接踵而来的，不是催军饷，就催弹药，再者武器不足和兵源不满。甚至有的军团司令到职后找不到部队；大炮与炮弹不对口径；有的部队没有流动食品车等等，到处一片混乱。

宣战不出 50 天，9 月 2 日，拿破仑第三和他的嫡系麦克马洪元帅军团即在法国东北部色当，向普鲁士军队俯首投降；9 月 19 日普军完成对巴黎的包围，卢瓦尔军团撤退南方；10 月 27 日巴赞元帅在梅斯投降。至此，法兰西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首相（1862—1870），德意志首相（1871—1890），出身“容克”贵族世家，政治上属于保守派，实行“铁血政策”有“铁血宰相”之称，主张积极扩张政策。

军队彻底覆灭，而法国最后一个王朝土崩瓦解，虽然保皇派奥尔良党曾酝酿王朝复辟，但在共和激进派的强烈抵制下，终未得逞。但共和国的大权还是旁落在保皇派奥尔良党手中。

儒勒·凡尔纳在给尚特内一位主战派朋友的信中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希望，希望打败普鲁士人，希望不被他们打败。可惜，事情必然发生！”这说明，凡尔纳预见到大多数法国人轻敌思想，他们低估了普鲁士的实力，他们不明白，普鲁士后面有整个德意志联邦，当时还包括奥地利的支持，还有英国人和俄国人的纵容和默许，而且法兰西军队，无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毫无准备，仓促上阵，岂有不败之理！

1870年夏，凡尔纳告诉埃歇尔他准备乘米歇尔号去一趟巴黎。7月19日战争爆发时，凡尔纳正在巴黎。8月份，普鲁士军队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法兰西腹地，法军在博里、雷诺维尔和圣普瓦里连遭败绩。8月13日，凡尔纳回到克罗托克，从他致函埃歇尔表示感激之情，我们知道收到了法国政府授予他勋章勋位的政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政令不仅是第二帝国的最后一道政令，由于拿破仑第三已赴前线，由摄政王后欧仁妮签发，呈报皇后的正是那个内政部长埃米尔·奥利维耶。也许是对命运的嘲弄，凡尔纳1848年起就一直厌恶伟大拿破仑的那个斜眼小侄，还有依附于他的奥里维耶，而授予他勋章勋位者恰恰又是这一帮他所不齿之辈！

凡尔纳收到政令给埃歇尔的信，除了说明这份荣誉应当归于埃歇尔之外，笔锋一转又道出他心中的不安：“由于年轻人举行武装起义……情况实在严重，我在所到过的城市，反拿破仑的情绪都十分高涨。这必然要导致王朝覆灭，但为此或许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过几天后，他补充说：“我们这里的人都替巴黎担忧……如今，这里人纷纷传说，巴黎到处筑起街垒。可以肯定，法国各城市的消防队员将应召到巴黎。不管怎样，我相信法国人在香槟平原将取得胜利，这将是第二个瓦尔米。”

埃歇尔复信说：“您理应获此勋章，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我为您获此殊荣而高兴，也为其中我有一点儿份而高兴。请您给韦斯写封信好了，他是个挺好的人。这枚勋章毕竟是文人授予一位文人的。”

后不久，凡尔纳在信中讲述他提前返回南特的理由说：“我父亲全变了，显得十分苍老。先前欢乐的家庭，如今变得十分悲戚。再说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我家有好几个人在前线军团服役，或阵亡疆场，或杳无音讯。对皇帝的激忿达到了顶点。

9月2日，拿破仑第三和麦克马洪元帅率部在色当投降；9月4日，巴黎组成国防政府。当时，凡尔纳正在南特。他在信中谈到自己的心情：“普鲁士军队继续向巴黎挺进，共和国将做些什么呢？共和国受到欢迎，但我们有武器吗？”

凡尔纳回南特探亲不到48小时，即收到国防政府的总动员令，征召他入伍。由于凡尔纳1870年已42岁，被征为后备役军官，奉命保卫索姆湾以抵御普鲁士人入侵。他的装备和人员，是他的米歇尔号游船，12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3只燧膛枪，一门老掉牙大炮，名叫“卷毛狮子狗”。凡尔纳经过千辛万苦，绕道布列塔尼和诺曼底，9月20日抵达克罗托克。翌日，寄信埃歇尔，以悲壮口吻说：

法国马恩省一个乡村，1792年，由克勒曼和迪穆里埃指挥的军队在此地击溃普鲁士军队，大获全胜。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但这种可怕局面太紧张。要是巴黎能顶得住，……他们无法轰击巴黎，除非有内奸策应。外省都希望自卫，但武器，他们需要武器。这里一件也没有。在南特，一个400人的连队仅15支击发步枪。我再重复一句，各地都缺乏武器。”

凡尔纳指挥官在海岸巡逻，总是小心翼翼的，不敢跨越雷池一步，不敢接近比利时近海。万一比利时参战，他们就可能被俘。同时，在9月份内，凡尔纳把奥诺丽娜和孩子们都送到亚眠，与外亲同住。家属在大城市里，危险系数小些。“普鲁士人养成一种焚烧、劫掠村镇的恶习，最好不要让女人呆在那些地方。”（致父亲的家信）。

凡尔纳怀着痛苦和悲愤的心情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他所盼望的第一个“瓦尔米”奇迹并没有出现，倒是法军连遭败绩，节节撤退，普鲁士人一路烧杀，如入无人之境。战争第二个月，法国败局已定，9月2日，那个昏聩无能的皇帝自尝苦果，与精锐军团指挥麦克马洪元帅在色当可耻地俯首投降。9月18日普军完成了对巴黎的包围，1871年1月28日法国投降，四个月间，有近10万巴黎人活活饿死，包括凡尔纳的表兄，亨利·加塞，那位最有天才的数学家。在围困最困难的时期，人们杀死动物园的野兽分食，甚至有人下阴沟抓老鼠充饥。卢瓦尔军团远远撤退到南方。10月27日，巴赞元帅在梅斯投降。亚眠发生了激烈抵抗，当地400多名驻军，英勇地抗击普鲁士4万军队达四日之久，最后全体官兵壮烈牺牲。这种宁肯玉碎，不愿瓦全的精神，才是法兰西民族的真髓。

在巴黎围困4个多月期间，共有66只气球飞进城，其中58个气球带着鸽子和狗，鸽子和狗再将复信带回。凡尔纳的好友纳德是这个行动的组织者，他两进两出巴黎，并与普鲁人的气球打过遭遇战，用卡宾枪对射。这也许是世界上发生的第一次空战。飞离巴黎的气球中，有一只飞行14小时40分，行程3133公里。

丧权辱国，山河破碎，时时刺痛凡尔纳的心。凡尔纳从来没感到如此热爱他的法兰西，珍视祖国的荣誉，他爱那阳光灿烂南方海滨，爱那北方山峦叠障的多雾边陲，他爱祖国山川草木，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他爱生他养他的故乡南特和具有异国情调的维多岛；他爱法兰西心脏巴黎，他在此度过青春年华，在这里嗜尽人间五味，在这里获得世界荣誉；他爱香槟平原、丘陵起伏索姆河口和古老幽深的亚眠城。今天，普鲁士军队士兵的皮靴踏在法兰西——母亲的胸膛！

工作，只有工作才支撑着凡尔纳熬过战争的艰难岁月。他虽身居祖国边陲一隅，远离战火，仍对祖国命运、远地的双亲、妻儿、兄弟和朋友的安危，梦萦魂牵。1870年冬，凡尔纳奋笔直书，很少考虑“文体”，把他的感受、他的心境，直接或间接反映在他的新小说中。小说《三个英国人和三个俄国人在南部非洲历险记》，讲述英国和俄国六位学者在南部非洲测定子午线的故事。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但他们依旧和睦相处，协同工作，并且胜利地完成任。凡尔纳对因战争而相互仇视的狭隘民族主义，从来持有异议。他反对战争，从来不热衷以战争为手段解决两个国家之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小说《“大臣号”遇难者》，用凡尔纳自己的话来说，是“一部令人恐怖的现实主义作品”。此书是战争恐怖的折射反映，直至1875年才出版。小说《皮毛国》（或译为《盛产毛皮的国度》），又回到北极海题材，他设想一个建立在冰原上的贸易站，冰块脱离大陆，在海上漂流遇险的故事。他这一

想法，被美国和前苏联加以利用，用于极地考察。此外，还有一中篇集。这一时期，凡尔纳没有惊人的传世佳作，只是抒发心中压抑的感情，打发那些暗无天日的时光！

议和消息使大家松了口气。大约12月中旬，凡尔纳才回到亚眠，短暂与家人团聚，而后把奥诺丽娜和孩子们送到尚特内父亲家。可是，凡尔纳并未与父母妻子儿女享受战争劫难后的合家团聚的乐趣。

1871年1月28日，普法战争停战协定签署，普鲁士军队开进巴黎，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受到公开赞扬。停战协定签署后，凡尔纳便赶赴巴黎。他痛苦地获悉，他的表兄、亨利四世公学教授，那位天才的数学家，曾给予他很多指导和支持的亨利·加塞死了。他死于巴黎战争围困的饥馑，他没有支撑到最后时刻，在解除围困之前夕，终于因饥寒交迫而死去。

纳德也离开了巴黎，不知去向何方。在巴黎被围困期间，他是气球航空中队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这支队伍在首都被包围期间与外界联系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凡尔纳故友旧知，不是远离巴黎，就是离开了人间，使他心情格外沉重和孤寂，好在莱克吕、格鲁塞他们都在巴黎，似乎稍微和缓一些，由于二人忙于革命事业，难得一见。

1871年3月1日，凡尔纳目击德意志军队以占领者的姿态进驻巴黎的实况。德军占领区从塞纳河右岸到协和广场广大地区。同时，凡尔纳在3月18日又目睹了一个新世界的诞生。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通衢大街到处红旗招展，人人手持武器涌向巴黎市政厅广场。广场临时搭起高台，国民自卫军排成整齐方阵，十多万市民拥入广场及周围街道。红旗和三色法国国旗猎猎作响，鼓声冲天。人民代表、公社委员登上高台，每人斜披红绶带。当他们庄严宣誓时，号角喧天，“公社万岁”声直上九霄。

早在1848年11月10日，凡尔纳第二次来巴黎时，正赶上第二共和国成立大会；同样在巴黎，也见过1852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三称帝的登极大典。如果说，1848年第二共和国成立纯属是一个骗局，1852年拿破仑第三搞了一个王朝复辟的闹剧，那么，1871年3月1日巴黎被德军占领则是第二帝国给法国人民带来的一场灾难，而今1871年3月18日，凡尔纳是否意识到是人类的新纪元的开始呢？或者说，像他在1870年9月2日法军在色当投降后给埃歇尔的信中预见那样，预示国内战争的开始呢？或者预示1852年共和派惨遭镇压的流血悲剧的重演呢？不过这一次遭镇压的不是共和派而是社会主义者。而镇压者不是拿破仑帝国，恰恰是过去受镇压者今天变成了刽子手！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凡尔纳能够弄清么？

如今，凡尔纳的档案材料并未全部公开，从他的家庭传记作者的作品来看，似乎是有些敏感的地方有意回避或从略。

当然，凡尔纳和埃歇尔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拥护秩序，说得明白些，拥护资产阶级共和制的秩序，但在思想领域调和色彩十分浓重。出版商埃歇尔支持过蒲鲁东，他虽然对公社表示遗憾，但莱克吕、格鲁塞等共产主义者都得过他的帮助。我们也知道，凡尔纳和格鲁塞素有交往，而一直赞赏莱克吕的才华。

1871年3月18日公社成立时，格鲁塞担任公社委员，作为对外关系的代表，领导公社的外事工作。莱克吕，这位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参加革命活

动，不要担当任何职务。开始时协助纳德组织航空中队，后来作为普通一兵，去前线作战。

巴黎公社的诞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歷史事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60年代，法国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大发展，同时也造就了资产阶级的对立面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断升温。当年领导工人运动的蒲鲁东派分为两支，一支布朗基，一支是尼士兰，1870年合并后，总共有会员50万人。

1870年7月19日爆发普法战争后，许多工人开赴前线。9月2日色当投降，使他们受到屈辱，9月4日推翻第二帝国，政权落到资产阶级右翼和保皇派奥尔党手中，正像凡尔纳所说的“半共和政府”。1871年2月17日，保皇派奥尔党首梯也尔出任政府总理，2月28日议和，法国割地、赔款，引起全法各阶层的强烈不满。

1870年9月4日后，忠于公社的国民自卫军已扩充到194个营，约7万人，普鲁士军队包围巴黎的1870年10月31日和梯也尔就任政府总理前的1871年1月22日，两次起义未果。到1871年3月15日，国民自卫军已有251个营，近10万人，在兵力方面占有优势。

此时，梯也尔也积极准备内战，从1871年3月8日到15日，从凡尔赛调集2万多名反动军警，通过德军阵地秘密进入巴黎。1871年3月18日，正当全体公社人员和市民庆祝公社诞生时，梯也尔军队在叛徒指引下，通过德意志军队阵地奇袭蒙马特尔高地，夺取417门大炮，并逮捕国民自卫军委员会成员，从而引发了内战。

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战斗，逐驱逐街争夺，公社战士坚持作战18天，最后，梯也尔受到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特别是德军的支持（虽然他们口头说保持中立），取得胜利，公社失败了。从1871年4月4日停止战斗后，“流血的一周”开始了。别看梯也尔政府在德国人面前俯首帖耳、高声颂扬德国人，而在本国人民面前，俨然一个太上皇，作威作福，而且他历史上有血腥镇压工人阶级起义的“丰功伟绩”的资本；而反动的军官、兵痞和警棍，在德国人面前，不堪一击，不是举手投降便是抱头鼠窜，可是在本国平民百姓面前，变成了舞刀弄枪的“英雄”。

“流血一周”终于结束了。

枪炮轰鸣之后，显得死一样寂静，搅动过后的空气似乎凝结了，使人感到压抑得窒息。

巴黎上空浮尘硝烟未尽，市政大厅被炮火碾成残垣断壁，几乎夷为平地，没有窗棂的空窗口，像一个没眼球的瞎眼，呆视着前方，周围房屋墙壁弹痕累累，马路上血迹斑斑连一片，战死者和处死者的尸体扑俯大地，或无神的眼睛，仰望苍穹。他们是面向大地诉说心中的遗恨吧？还是仰望苍天、期盼一个美好的明天？夜风吹燃了即将熄灭的火苗，跳跃不定的火舌照出了从兵营门槛下流出来的血泊。

公开杀人的“流血的一周”终于结束了，但死神仍到处逞凶肆虐，不过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据官方统计的数字，公社社员战死共72941人，被处死29804人，囚禁和流放80971人，总计183716人，而实际数字为数倍于官方大大缩小的数目，占当时法国总人口的1.6%—1.7%，真个是家家祭亡灵，户户有啼声。

被处死和战死者的尸体，塞满了枯井，填满了采石坑，或挖坑埋在地下，

或浇上汽油烧掉，或者干脆抛到河里。塞纳河水混沌了，河面上漂浮着膨胀了的尸体……

今春，巴黎街心公园树丛格外翠绿，百花异样娇艳，因为大地注入过多的人血……

所有发生的一切使凡尔纳感到触目惊心，在他给父亲的信中说：“看着生命怎样在废墟中再次恢复活力，真是不可思议，令人难忘。您看到了画家多米埃在《喧哗》周刊上的那幅使人毛骨悚然的插图吗？”这幅画画的是，死神打扮成牧羊人，在赛纳河畔草地上的鲜花丛中，吹着牧神的洞箫，每一朵鲜花都是一个骷髅。

公社作为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一个拂不掉、抹不去的深刻的痕记，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那些被残害致死的、或受囚禁、受侮辱的英雄人物，却永远地铭刻在人们记忆中。

莱克吕作战被俘，当他被送往战俘营的、横越大街时，从侧面追过来一个绅士模样的人，用手杖猛击这位大地理学家的头部，他顿时昏厥倒地，失去了知觉。后来才知道，这位绅士是法国地理学会会员，也就是莱克吕和凡尔纳的同一学会的会员。后来，莱克吕被法院判处终身监禁。他虽身陷囹圄，仍孜孜不倦撰写他的《世界地理》的续卷。

格鲁塞因为是公社领导，被判极刑。路易莎·米歇也被俘，准备当即处死。她有幸在公社墙边面对面看到屠杀公社社员的元凶和刽子手加利夫将军的尊容和嘴脸。她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那天，一行马队飞驰而至，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一个长官模样的人，骑着高头大马，体态臃肿，一脸横肉，怒目圆睁，像个黑煞神。他脸膛红紫，似乎这些天流淌的血都涌到他的脸上……”

“他挺胸凸肚骑在马上，傲慢地双手叉腰，蛮横对俘虏说：‘在下加利夫！来自蒙马特尔的先生们，你们都说我残忍，是的，而我比你们想像的还要残酷无情……！’”

儒勒·凡尔纳是一位大作家、思想家，但不是革命战士，更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因此，当斗争到了紧要关头，他的世界观的弱点，便袒露无遗。

历史事件，果然如凡尔纳所预料那样发展，但比他想像的更为严峻。他说，我们“自吹自擂”，“挨了普鲁士人一顿好打”，“我们得到了和平”，可是“我们不仅失去了全部要塞”，而且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我们付出的代价不是 20 亿而是 50 亿法郎。”“为了保证共和国法兰西有 50 年国内和平”，“共和国政府在镇压中表现出一种可怕的能力”。法兰西发生了一场国内战争，比他预料的还要激烈许多倍。社会主义者，“像狗一样被杀戮”“死难者不计其数”，对抗比“想像的还要残酷”。

埃歇尔和凡尔纳认为：“还从来没有见过比双方互相残杀这种情景更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他们无论哪一方都不是一个民族，或肩负代表一个民族的使命。”（致夏拉斯夫人的信）

“凡尔赛议会似乎绝对缺乏政治观念，这个议会只是怀着乡巴佬的怨恨去制定法律。看来，只有共和国能挽救法兰西。”（致父亲的信）

公社墙，系指凡尔赛分子在此大量射杀公社社员的那堵墙，后称公社墙，沿用至今。

加利夫（1830—1909）法国将军，镇压 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刽子手。

参见 K·安德列耶夫《儒勒·凡尔纳的三种生活》。

在这些日子里，他多次来到巴黎，在空旷的、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的大街上走过，心情沉重，什么也干不成，连作家也不想当了。在巴黎他暂住在特隆榭街弟弟的寓所。1871年夏天，他果真在证券交易所呆了一个时期。

1871年11月3日，皮埃尔·凡尔纳先生突然中风。儒勒·凡尔纳闻讯后，立即启程返回南特老家。回想1847年第一次来到巴黎以来，整整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他从一个19岁青年，而今已过不惑之年，几次改朝换代，两个共和国一个帝国。岁月荏苒，人世沧桑。他当年乘坐的邮车和小火车，早已被历史淘汰，如今火车一直通向尚特内。老凡尔纳中风发病几小时，就永远合上了双眼，带着众多遗憾、牵挂和满足，在妻子儿女面前，撒手西去了。老先生至死不失尊严，像一位走过漫长的人生路、完成人生赋予他的重任后离去的使者那样肃穆庄严。使老人满足的是，几十年律师生涯一直秉公守法，从未枉徇私情；他把子女培养成人，最使他不放心的长子终于成为名人。遗憾的是他临终前未与他谋面，还对长子的信仰表示怀疑。如今，老先生带着这一切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

凡尔纳父子关系，一向不即不离，儿子习惯把父亲当作固定的通讯对象（还有一位是出版商埃歇尔），由于儒勒性格内向，不愿向外人吐露，不事张扬，愿意把自己设想、计划、烦恼、不解，乃至对世事的观点，告诉父亲（当然不是全部，正像父亲评论那样，儒勒从不向什么人袒露心扉），让他相信，得到他的支持，有时什么也不希求。如今，这一切统统结束了。

在尚特内，那幢宽敞舒适的别墅显得那么忙乱，失去了昔日井井有条的宁静。看来，支撑偌大家庭秩序的顶梁柱倒了，这里的一切再也不能恢复昔日旧有的面貌。母亲索菲面带哀容，目光滞呆，已经乱了方寸。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穿梭进出，来去匆匆。这个家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母亲决定迁回南特卢梭街那座老宅。

这些年来，南特成为巨大的商埠，更为繁华喧闹，维多岛也旧貌换新颜，已经很难找到童年的回忆。只有尚特内还能使他与故乡保持惟一的联系，但尚特内别墅将易新主。别了，故乡，别了童年和童年的梦想！

凡尔纳想到自身的处境，自然又想到莱克吕他们的命运。他得悉格鲁塞由死刑改判终身流放，米歇尔未被立即处死，他们被流放到法属圭亚那，即法国的海外省。那里的恶劣环境，必然毙命无疑。后来把流放犯一律改为法国海外领土新喀里多尼亚群岛。因为，群岛在茫茫太平洋南天一隅，四面环海，想逃跑也万不可能。但这也未阻止格鲁塞于1874年成功地逃出虎口。

真是无巧不成书。新喀里多尼亚！正是凡尔纳的新三部曲中那位格兰特船长选择作为他的乌托邦移民区的地方，而《神秘岛》中林肯岛上的微型理想国，也恰恰选择在此地。命运有时多会捉弄人啊！

莱克吕的命运，在地理学会内部激烈争论之后，终于提出了赦免这位大地理学家的申请。梯也尔慑于国内外舆论，被迫同意，但附加一个条件，即莱克吕必须保证永远不参加革命活动。莱克吕轻蔑地加以拒绝！当年世界各国知名学者发起一个拯救莱克吕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宣言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大生物学家达尔文……

凡尔纳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经历了这么多的事件，渐渐地对于他坚信科学能拯救人类的理想，也丧失了信心，而他又缺乏迎接明天挑战的勇气。

巴黎，凡尔纳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苦斗了整整25个寒暑。这里有他的

粉颈和红颜、孤独和寂寞，也有他的怔忡和恐惧、彷徨和失意，还有成功和荣誉、鲜花和笑脸。巴黎，这灯塔城，这个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它宁静致远又纷争喧闹，它婀娜绰约又狰狞泉獍，它华贵壮美又血腥残酷，它永远保持着这种经久不衰的多彩生活。

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

凡尔纳处理完毕巴黎的事务，准备去亚眠定居，已是隆冬季节，岁月已悄悄跨进 1872 年。当他步入车站广场时，科克旅行社巨大广告牌首先映入眼帘，鲜艳夺目的广告与阴冷萧索的街景，是那么不协调。这些黑暗阴郁的日子，竟然有这样的福地，那里阳光普照，慷慨的大自然给居民以丰富的馈赠，不是显得荒诞不经么？

凡尔纳在车厢落座后，不由得想起 15 年前初去亚眠的情景，恍如昨天。如今，他已过不惑之年，再操笔写作，已缺乏应有的锐气了，他写什么呢？

列车启动了，凡尔纳回眸眺望，万家炊烟渐渐地遮住了城市轮廓，之后最后的灯火也慢慢地消失在阴冷冬夜的暗灰色的夜幕之中……

第十三章 隐居亚眠

当儒勒·凡尔纳登上科学幻想小说的高峰、享誉全球的时候，他却毅然地告别他奋斗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巴黎，悄然地隐居在一个外省偏僻宁静的小城亚眠，此举似乎有悖常理，使人感到意外。当年他崇拜的维克多·雨果虽然 1852 年王朝复辟时被迫流亡到英国，1870 年后返回巴黎，还有大仲马虽然巨额债务缠身不得不败走他乡，依旧与巴黎难舍难分。还有乔治·桑、福楼拜、梅里美、龚古尔兄弟等凡有点名气的作家，无一例外都住在巴黎；就是那些不知名作家，不分什么派，除了政治原因流亡之外，几乎没有哪个作家不在巴黎。其实，儒勒·凡尔纳突然告别巴黎之举，全在意料中。凡尔纳一向韬隐光，城府很深，从来不事张扬、不露锋芒，常常表现得落落寡合，与人无争，用他孙子让·儒勒·凡尔纳的话来说，他是一位“孤独者”。

1874 年，儒勒·凡尔纳定居亚眠后不久，便购置了一幢住宅。作家府邸坐落在朗格维尔林荫路 44 号。这一幢三层楼房，附有一个圆柱形塔楼。院子四周是高的坚固围墙，宽敞的庭院，有一条镶大玻璃的长廊，直通客厅。楼后是一个不大的花园，数株苍劲老榆树沿围墙依次排列，还有修剪整齐的树丛和数个花圃，每逢春夏来临，百花争艳，引来蝴蝶翻飞。

1882 年又迁到距朗格维尔街 44 号约 200 米的夏尔·杜布瓦街一幢更宽大豪华的独立住宅。凡尔纳的后期作品，大部分在此完成，许多来访者都在此处拜会他。无论在朗格维尔街还是夏尔·杜布瓦街住宅，他依旧保持着简单又朴素的生活，工作环境也极为简陋。而他的妻子奥诺丽娜则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二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楼客厅布置得颇有气派，室内陈设当年流行的豪华风格的沉重家具，这里的主人是奥诺丽娜。二楼大厅是儒勒·凡尔纳的图书室，藏有数千册供他写作和研究用书，以及他的作品的各种语言译本。他的笔记和卡片资料，大约有 25000 份以上，按照主题有序地排列在依墙而立的分类书架上，以便随手可取。四周墙壁悬挂大科学家画像，还有古希腊诗人荷马和维吉尔以及蒙田、莎士比亚、司各脱、库柏、爱伦·坡、狄更斯的作品。

图书室后面是凡尔纳的卧室兼工作室，有人说“好像是个单人牢房”。对着大教堂的窗前放着一张朴素的大方桌，一把靠背椅，顺墙放着一张单人铁床。墙上是莫里哀和莎士比亚的画像，还有一张《圣·米歇尔号》游艇的水彩画，此外别无长物；图书室以外便是奥诺丽娜的“领地”了。

1899 年，老管家亡故后，凡尔纳一家又迁回朗格维尔街 44 号，这是后话。

凡尔纳在亚眠的生活，除工作和休息之外，很少有其他的生活情趣。无论春夏秋冬，清晨 5 点起床，吃一点早点，便开始写作。早 9 时，进早餐，到中午这段时间，一般用做整理草稿，处理书信往来和接待客人……。但是，每逢客人来访，奥诺丽娜总是几番上楼催促他：“儒勒，发发慈悲，快下楼吧！从费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来人，正在楼下等你！”凡尔纳多半回答说：“我去有什么用。没有我在，你们谈得更自由一些……”

意大利作家阿密齐兹专程从罗马来到亚眠拜访凡尔纳，后来撰文道：“在一条洁净、僻静的街道的一幢院落门前，敲开大门后，通过一条玻璃长廊一

维吉尔（公元前 70—前 19），罗马诗人。

直来到一间宽敞明亮的客厅。凡尔纳先生迎上前来，表示欢迎。看上去，他倒像一位退役将军或省长，更像一位数学家，而怎看也不像作家。如果不认识他又不在家里会面，肯定认不出来。他那严肃而专注的目光很像威尔地。凡尔纳的神情和语言充满艺术家的特有艺术魅力。他平易近人，诚恳坦直。整体来说，他给你留下一个思想深邃、质朴纯情的印象。他的穿着、谈吐和举止，表明他是一位谦和宽厚、性格内向的人。当我倾听他谈论自己的作品的一席话时，使我确实惊诧不已，他对自己了解得那么透彻，作出那样理智和公允的评价，好像是在评论别人的作品……”

每天，当航海大钟敲过 8 响，预报午时的到来。此时，儒勒·凡尔纳拿起礼帽，外出散步，拐过十字路口，步入巴黎路，那里有一座中世纪修建的巴黎门；而后进入雨果街，前面是 14 世纪哥特式建筑即宏伟壮丽的亚眠教堂。俯首睇视，索姆河犹如一条银色的宽带在阳光下跳跃泛光。在亚眠城下不远处，索姆河与阿维河、塞纳河汇合，形成了有无数条支流的河网地带，有些像凡尔纳童年时代南特城下卢瓦河岸。

这个只有 8 万人口偏远小城，贸易业和天鹅绒工业发达，像其他法国城市一样，教会和社交也很活跃。城里有两个协会，一个是亚眠学会，凡尔纳是会员，还有工业协会，是工业家的组织。工业协会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凡尔纳是这里的固定读者，享有专座，那是一把大转椅，夏天靠窗边，冬季贴近壁炉。时针指向 12 时半，凡尔纳打开记事本，边阅读边做记录；先阅报而后查阅杂志和学会报告。晚上最迟不超过 5 时，便打道回府。

儒勒·凡尔纳每周两次参加亚眠学会会议。学会创办于 1750 年，是皮卡底省最古老的学会之一。他偶尔也陪同奥诺丽娜去亚眠最有名的饭店，喝咖啡，或者看戏。但这是极难得的例外。凡尔纳婚后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5 点进晚餐，8 点或 8 点半便就寝了。第二天，他准时 5 点起身工作，工作间隙抬头可见教堂尖顶上的曙光。

这种刻板、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对一个人尤其对一个享有世界荣誉的大作家来说，真是无法忍受的枯燥、单调和乏味。可是儒勒·凡尔纳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认为这种生活是他的最理想的生活条件，因为创作就是他的生命。意大利作家阿密齐兹的文章透露，凡尔纳对他说：“我需要工作，工作就是我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当我不能工作的时候，就形同行尸走肉，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

儒勒·凡尔纳是一位孤僻成性的人，几乎像隐士一样。而奥诺丽娜的生活和他的生活的对比，就是亚眠中产阶级生活和在他那狭小工作室永无止境的环游世界的幻想以及他倍受理想破灭的折磨之间的反差。这种反差，不由让人联想，这种外表平淡无奇的生活背后，凡尔纳的内心隐藏多少秘密啊！实质上，儒勒·凡尔纳自我封闭在亚眠，是对现实失望和理想破灭后而进行的国内“自我流放”。

回忆往昔，感慨万千，1848 年，年轻的儒勒·凡尔纳怀着一颗灼热的心，背井离乡，只身来到巴黎，寻找自由，是那样蓬勃的青春朝气，不久在第二帝国统治下屡遭磨难，他的青年锐气几乎丧失殆尽。又经过多年的痛苦摸索，他又找到了一条“科学是打开通向美好未来大门的金钥匙”，使他踏上科学

威尔地（1873—1901）意大利作家。

航海钟每半小时打点一次，从早 8 时为起点，敲响 8 次，恰好中午 12 点。

幻想小说的披荆斩棘的探索之路，并取得了成功。1870—1871 年间发生了那么多使他痛心疾首的事件，使他又面临着生活的抉择。严酷的现实生活像凛冽的寒风，把他早年那种乐观进取的精神、那种幽默，戏谑和欢快的情绪吹得烟消云散，如今使他避开喧嚣混乱的巴黎，躲在平静如水的省外小城，本来孤独的他更加孤寂和沉默。工作，惟独工作，才是他的人生寄托、他的希望所在，他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他把内心积累的不安、忧郁、痛苦和企盼一古脑儿地融入他的作品中。

因此，这几年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成果累累。在撰写《神秘岛》后两卷，同时又写作《八十天环球旅行》一书。他写作速度很快，一部没有写完，又开新篇，甚至几部交替写作，好像要追回那逝去的青春年华，又好像在有生之年，奋笔疾书，否则内心积虑吐不出来，会遗恨终身似的。

虽然这几年儒勒·凡尔纳已享有世界荣誉，生活也得到改善，步入中产阶级队伍。而《八十天环游地球》使他名扬天下，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平心而论，使他举世闻名的《八十天环游地球》并不是凡尔纳的杰作，因为小说并没有提出和解决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也没有创造出新的人物形象，更没有提出征服自然的新任务。当然，这本书使出版商发了大财，使凡尔纳收入颇丰；确切地说，使出版商和作者发财的原因不是小说而是由小说改编的剧本。凡尔纳一生写过 60 多部小说，本书影响最大，读者最多。从销售方面看，此书最受欢迎，到他 1905 年谢世为止，法文平装本 108 000 册以上，还不算插图本和精装本，创下他的小说销量的最高纪录。

《八十天环游地球》成书之前，作者写就一章，便在《时报》上连载一章。小说一发表伊始，就引起了轰动，并立刻被美国费城一家报纸转载了。小说主人公费列厄斯·福克和他的仆人路路通的旅行，当年已风靡整个世界。说起小说创作起因，也有浪漫传奇色彩。那是 1871 年夏季，儒勒·凡尔纳暂时在证券交易所工作时，偶然读到托马·科克旅行社的宣传材料，材料说利用现代交通工具，可以舒舒服服地环绕地球旅行。于是，这种争分夺秒与时间竞争的念头，一下子激发了凡尔纳的幻想。据家族传记作者说，凡尔纳告诉她：当他头脑中出现了小说人物时，便用纸板剪出人物形象，在写作的时候用钉子把它钉在地图上，依次标出他们环游地球的路径……。福克要克服各种障碍，在限定的时间内环游地球一周，按时返回伦敦俱乐部。作家觉得这个题材很不错。凡尔纳在给出版商埃歇尔的信中说：“我在幻想做这样一次旅行，这必定会使读者感兴趣。而我则必须有点痴痴呆呆的，凭我的主人公的荒谬行动摆布。”

关于《八十天环游地球》和福克这个人物的背景，本世纪 70 年代又有新资料。80 天环游地球的日程表早在 1870 年 3 月已发表在《风采杂志》上。而科克旅行社的宣传单使他想起这个时间表。科克到 1872 年才组织第一批旅行家环游地球。

有一个人自称他是费列厄斯·福克。此人是波士的新富，名叫乔治·特雷恩。他作为一个海运业巨贾的继承人，挥霍无度，崇尚冒险，奇想联翩。他 1870 年花 7 天时间从纽约到旧金山后，前往亚洲，25 天到达日本，并在公共澡堂与日本人一起洗澡。又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取道苏伊士运河到达马赛。他是个激进派民主主义者，正在闹革命的马赛公社曾邀请他当委员，

也曾受到爱尔兰新芬党前身邀请做会员，也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激进党人有交往。在马赛，他用法国三色旗包身，让临时政府士兵开枪射击。后来，特雷恩被捕，关在里昂。由大仲马调解，他才得以获释；并且大仲马陪同面见甘必大，后者把他安排在私人列车上，逃往英国。他又从利物浦乘船直抵纽约。他到纽约的时间是 1870 年 10 月 14 日，去掉住监狱的时间，正好 80 天环游地球一周。

特雷恩是爱自吹自擂的人，他抱怨人们忽视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是剽窃了他的功绩，他说他就是费列厄斯·福克。据说，凡尔纳可能从大仲马那里听到过有关特雷恩的轶事。

又据说，福克的原型是威廉·佩里·福克，他是企业家，克利夫兰人，他写过一本书名叫《环游世界》，1872 年出版。1869 年，他横跨北美大陆，又从旧金山到日本，经中国、印度和埃及，在欧洲住了一年，于 1871 年返回家乡。佩里·福克的《环游世界》是由他在旅行中发表在《克利夫兰先驱报》的信件组成的。后来，1903 年凡尔纳与一位英国记者谈话中提到，他重视小说人物的姓名，“当我发现‘福克’的时候，非常高兴和得意。这个名字很通俗，易记，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新发现’”。但他没有说他是怎么发现的，也没有谈到威廉·佩里·福克先生是不是他小说人物的原型。

当一位作家成名之后必然有许多不为众人所知的隐秘。这些大大小小的隐秘，必然引起后来的研究者的关注，于是索隐派应运而生。同时当一个小说人物典型出现时，许多人对号入座，甚至提出抗议，要求作者赔偿名誉损失，他殊不知，一个真正典型人物产生是当时的社会生活的高度概括、凝炼的结果。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他的人物也许是一个北京人的鼻子，上海人的眼睛。我们记得孔乙己和阿 Q 这样典型人物，他们代表一个民族的某个阶层的某些突出特点和某种精神状态，经过作家概括和夸张，形成一种典型性格，使读者头脑留下鲜明的印象，经久难忘。

至于说福克这个人物真正获得读者喜爱，那是因为作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典型。到底作家是不是了解威廉·佩里·福克其人其事，或者作家听过乔治·特雷恩的轶事，还有科克旅行社的环球旅行计划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冒险家的资料，并从中得到启示，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家塑造了一位刚毅冷峻、不畏艰险、果敢地与时间竞赛的费列厄斯·福克（费列厄斯是古希腊旅行家的名字；福克是雾；雾是伦敦的象征）、忠贞不二的仆人路路通、命运多舛的艾娥，诡计多端的骗子巴斯巴都（法文原意有诡计多端、流浪者的意思）、认真刻板的侦探，为世人认可。

除开典型人物，还有真实的细节。虚构的小说人物费列厄斯·福克和他的仆人路路通于 1872 年 10 月 2 日踏上征途，1872 年 12 月 21 日返回伦敦。而托马·科克旅行社组织的第一批环球旅行团，共 10 人，其中 4 名英国人、

这一段资料，权做一则故事来听，因为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第一，大仲马是 1870 年 12 月 5 日在普依逝世，终年 68 岁。而特雷恩是 1870 年 10 月 14 日返回纽约，他被捕时间大约是 1870 年 9 月份，因为马赛公社存在不会早于 1870 年 9 月 2 日色当投降和 1870 年 9 月 4 日国防政府成立。普依在南方，亚眠在北方，凡尔纳正在海岸警卫队服役，因此，此时大仲马与凡尔纳相会并促膝谈心的可能性甚微。第二，大仲马于 1870 年 12 月 5 日逝世，他 68 岁高龄老人，既不是猝死也不是被杀，死前数月必然病势沉疴，极不可能陪同特雷恩从里昂到马赛面见甘必大，使他安然逃出法国。甘必大，作为国防政府部长，在德军 1870 年 9 月 19 日完成对巴黎包围前，在南方组织军队抗敌。

4名美国人，1名希腊人和1名俄国人。旅行团1872年9月离开伦敦，222天才返回英国。科克是一位有商业头脑的人，他在途中寄发一系列信件，发表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叙述他们在旅行中的历险。

凡尔纳的小说主人公的旅行时间表异常准确。苏伊士运河1869年竣工通航，横越印度半岛的铁路于1870年3月通车。因此，费列厄斯·福克此时出发是合理的。

这部小说的最精彩之处是，福克旅行方向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由于地球自转是24小时360度，他们多争取整整一天时间。福克应1872年12月21日星期天到达伦敦俱乐部。当他出现在俱乐部时引起了轰动。福克原以为他礼拜天到达，实际是礼拜六。凡尔纳是受爱伦·坡《一周三个星期天》的启发认识这一事实的。

小说的意外成功，引起全球性轰动效应。巴黎人关注福克下一个旅行地点，美国记者打电报给报社报告福克的旅行路线。当福克从香港赴日本，由于侦探的阻挠没有赶上定期轮船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投机活动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有数家轮船公司打电报给作家，要求他让福克乘坐他们公司的轮船，公司将支付一笔巨额款项奉送作家。儒勒·凡尔纳突然决定让他的主人公自己出钱买船追赶定期轮船。

由于受到儒勒·凡尔纳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的鼓舞，许多冒险旅行家为打破环球旅行的记录，竞相出发，开展环球旅行竞赛。1889年，纽约《世界》杂志记者内莉·布莱首次环球旅行共用72天6小时11分14秒。另一位美国记者伊丽莎白·比斯兰德于1891年做一次环球旅行共用73天。前面提到的那个自称福克的特雷恩，又组织了两次环球旅行，1890年那次是67天，1892年只用60天。《世界》杂志记者内莉·布莱还专程去亚眠拜访儒勒·凡尔纳。1901年做过一次环球旅行的法国记者加斯东·斯蒂格也专访儒勒·凡尔纳。人们相继打破环球旅行纪录的努力，让凡尔纳很开心。作家在后来的一部小说中，有位德国人想39天完成环球旅行，结果他老是赶不上火车和轮船，最后整整花费了187天！儒勒·凡尔纳在这里开了个玩笑，当然是善意的玩笑。

《八十天环球旅行》很适于改编剧本，出版商埃歇尔提出建议并由他的出版公司负责剧本出版。有一个叫爱德华·卡多尔剧作家与儒勒·凡尔纳合编剧本，但很不成功，被剧院拒绝采用。后来，圣马丁剧院经理提议由剧作家戴纳里改编，他是改编老手，手法独到，思维敏捷，长于此道。戴纳里与凡尔纳精诚合作，共同拟定改编提纲，加入很多情节，于1874年11月7日在圣马丁剧院首次公演，大获成功。

一位专栏记者在《费加罗报》上写道：“《环游地球》使整个巴黎沉醉于节日气氛之中。当戏院开门时，圣马丁大街上，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犹如过节一样。”这位记者所说的令人兴奋原因之一是票价房收入：“昨天收入8037法郎，而两周内的收入已达25万。”这样的票房率一直保持了二年多。

在圣马丁剧院大门前，安放一个透明的地球模型，在每一幕的间隔时，地球上就标出福克他们的旅行进展情况。《喧哗》杂志把凡尔纳画成一个杂技演员。躺在众人面前，双脚蹬着地球献技。而在《蚀》杂志上的漫画里，凡尔纳用一只手不停用摇把转动地球，好像转动烤肉叉一样。

在剧本改编过程中，剧作家戴纳里，充分利用各种手段以便取得惊人舞

台效果，最成功之处，舞台上居然出现一只真正的活象。人们都记得，巴黎动物园中的大象，在巴黎被围困期间，被人吃掉了，因此大象引起巴黎人的感情震颤，取得意想不到的戏剧效果。

18世纪50年代，大仲马也曾将活的动物引向舞台，结果失败了。所以，在本剧彩排的时候，对于引大象上舞台这举动，凡尔纳顾虑重重。凡尔纳问他一起看彩排的老朋友迪凯斯：“能成功么？”得到的回答是：“不，碰运气吧！”当然，对凡尔纳、戴纳里、赞助人和剧院老板，确实是一种运气。甚至对那个不肯花力气的第一合作者爱德华·卡多尔也是一种运气。由于凡尔纳向作家协会登过记，取得版权，凡有人使用剧本必须支付版税的四分之一，一直沿用至今，由凡尔纳家族所得。

在剧本合作改编过程中发生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在剧本决定改编时，出资人拉罗歇尔先生的夫人，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士，她很想帮助一个叫爱德华·卡多尔的剧作家摆脱困境。于是她向凡尔纳推荐了他。但卡多尔在合编剧本工作中，极其不认真。结果剧院拒绝接受这个剧本。拉罗歇尔和他的夫人十分懊悔，于是又向凡尔纳推荐天才剧作家戴纳里，凡尔纳欣然接受。1874年1月，凡尔纳和戴纳里在一个叫昂蒂布的环境幽雅的别墅里一道编写。二人本着“不是原小说的简单剪裁，而是一个真正完整的剧本”的原则，合作顺利，取得了好于预期的效果。

那个叫爱德华·卡多尔的合作者，虽然没有认真对待剧本改编工作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益，他就写了一封抗议信发表在《费加罗报》上。凡尔纳不愿意和这种不义之人纠缠，搞公开笔战，便把他心中的怨恨向出版商披露：

“我对卡多尔就此事发表在《费加罗报》上的那封信，感到十分愤慨。此人喜欢发牢骚，他仅完成工作的二十分之一，却要求平分收益。我写信提出以下两点更正：

第一，剧本刚写出来，卡多尔曾以书面形式授予我全权，让我跟我认为合适的人商谈生意，对剧本如何处理都行，甚至无须征询他的意见。因此，我已尽可能照顾他的利益行事。

第二，虽然他是遭到拒绝的剧本的合作者，但并不像他宣称那样，他的确从未参加过小说的创作。我提供了这部完全属于虚构的作品的全部事件，甚至艾娥这个人物，她所遭受的酷刑等都是我本人设计的。卡多尔没有创造一个事件、一个结局、一种性格、一个人物。我求助于您的证言，因为我早就向您叙述了全书的内容，而您又提出过很好的意见……

卡多尔的自尊心受到挫伤，这我理解，但他从来没有下过功夫，我也从来没有得到他的帮助。他说他写了二十场剧，这是真的，但他没说，他是在我的小说全部写出来之后才开始写的剧本，而且没说他的创作完全是根据我的劳动成果。

这实在太卑鄙。我根本不想就这种事开展笔战，请您相信这一点，我讨厌这种情况下让公众关心我的事。但我无法容忍报纸上说，卡多尔提供了原书、提供了事件、性格和情景，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

合作编写过那部遭到拒绝的剧本，这是事实，合作编写小说，没有那么回事。有几节对话在原书和剧本是一模一样的，如此而已。原先已经商妥，我可以使用我认为有用的一切东西，在整部书中，重复的不过10个句子。卡多尔如此无理取闹，是一种可耻行为……”

爱德华·卡多尔这个人实在太卑劣。他不仅在报纸上发表抗议信，还给

拉罗歇尔先生写信，信中把拉罗歇尔夫人、凡尔纳和戴纳里骂了一通。拉罗歇尔把信退回卡多尔，以示抗议。拉罗歇尔夫人心地善良，同情卡多尔裘弊金尽、穷困潦倒的窘境，想拉他一把，结果差一点成了法国式的东郭先生。拉罗歇尔夫人为此事一再向凡尔纳道歉。

这一事件的最后结果是，儒勒·凡尔纳把他应得的剧本的一半权益，又分给卡多尔一半，即在剧本的全部所得收益中，凡尔纳只得到四分之一。这样的安排使埃歇尔大为不满，把他好一顿奚落，认为他太软弱，让卡多尔占了便宜。此时，凡尔纳正埋头写作另一部小说，急于从他认为不值得劳心费神的“金钱问题”中摆脱出来。卡多尔达到了他的可鄙目的，因为这四分之一的版税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

随着《八十天环游地球》的巨大成功，儒勒·凡尔纳的名声大振，犹如日行中天，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他的作品先后在美利坚、英吉利、俄罗斯、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瑞士、挪威、荷兰、希腊、克罗地亚、捷克、丹麦、加拿大、阿根廷、中国、波斯、日本等国翻译出版。随着译本增多，译文拙劣，随意增删、改写补写、画蛇添足、粗制滥造的译本，随处可见，尤以英美为甚。例如，《气球上的五星期》的译本 1870 年出版，《地心游记》1872 年出版。《从地球到月球》1873 年出版。这一年是儒勒·凡尔纳的大名在美国广为流传的一年，不同版本有 4 种。1874 年又有 5 种版本译文出版。这些译本多是些不知名译者的拙劣译作，语言低下，内容混乱。再如，凡尔纳的作品的美国译者爱德华·罗恩宣称：他把儒勒·凡尔纳的小说重写了，假如凡尔纳是美国人的话，一定会像他那样写。因为人们把儒勒·凡尔纳看成“儿童作家”，便可随意对待他的作品。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凡尔纳的作品遭到如此劫难，依然流传至今，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如何强大。

此外，有些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等国，有人利用儒勒·凡尔纳的名声来抵消四流作家的劣等作品，以“李鬼”冒充“李逵”。由此可见，侵权问题和假冒伪劣，并非今日始，亘古亦有之；不是中国仅有，在外国并不少见。

尽管低俗拙劣的译文充斥市场，冒名顶替的伪劣小说，俯拾可得，儒勒·凡尔纳的《奇异的旅行》丛书的每一卷新作品出版，差不多都是当年许多欧洲国家和北美的读者的大事。

由于儒勒·凡尔纳的创作的非凡成就，法兰西学院的大人先生们终于“发现了”《奇异的旅行》丛书和它的作者。1874 年 4 月，授予儒勒·凡尔纳该院一等奖和奖章。回想 20 年以前，当 1852 年凡尔纳发表小说《马丁·内兹》的时候，颇受老凡尔纳先生的赞赏，建议儿子申请法兰西文学学院的奖励，而儒勒不愿意为了荣誉向帝国文学学院的老爷们卑躬屈膝，予以拒绝。而今，虽然法兰西学院主动地授予他最高文学奖赏，并没有给他带来几多欢欣。他说：“我的生活是充实的，没有烦闷无聊的余地。这几乎就是我们期盼的一切。”当然，收到大奖的时候不由得想起那严厉又慈祥的先考的面容，一股淡淡的怀恋之情和忧伤涌上心头，感叹岁月无情和人世的艰辛。

凡尔纳，超俗脱凡，淡泊名利，他宁愿偏安一隅，隐居亚眠，编织他的幻想，抒发他心中忧虑和不安，而不去关心虚名，甚至涉及到切身利益，他

也息事宁人，甘愿让卡多尔诈骗去他一半权益，也不肯与之抗争。

19世纪70年代，法国历史仍处于黑暗时期，虽然不及中世纪黑暗，但不比拿破仑帝国时期逊色多少。帝国崩溃后的第三共和国，用凡尔纳的话来说“半共和的共和国”。资产阶级右派和君主立宪派的合流政权，得到天主教的大力支持。凡尔赛分子，即所谓共和派昨天还屡屡遭受帝国和君主立宪派的涂炭，而今却与之合污屠杀社会主义者。同时，在教会支持鼓吹下，一股“凡尔赛文学”浊流，与教会一唱一合攻击巴黎公社。正是在这种反动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以梯也尔为首脑的奥尔良党等三个君主立宪党公开鼓吹复辟王朝，而当时的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元帅正摩拳擦掌准备实行君主立宪政变……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儒勒·凡尔纳并没有退缩，而是挺身奋起以笔做武器保卫自己的理想，保卫他心目中神圣的东西。同时，他也不再相信“科学是打开人类通往未来世界大门”的金钥匙了。于是他又在新的领域，与反动和黑暗势力、奴役和压迫势力开展斗争了。

儒勒·凡尔纳定居亚眠后15年间，大约写了22部小说，只有《海格托·舍尔瓦达克》（中译本为《太阳系历险记》）和《征服者罗伯尔》属于科学幻想小说外，余者则以历史和政治及社会小说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尤以反压迫、反奴役、反殖民的主题，引人注目。

1875年发表的《大臣号》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小说，它描写人在危难中表现出的善和恶。小说中的残忍行为也许是普法战争中的残酷现实的一种折射。1876年出版的《米歇尔·斯特罗戈夫》（又名《沙皇信使》），其背景是俄罗斯殖民扩张的疯狂时期，俄军占领了乌兹别克大片国土。乌兹别克人为保卫其首都，准备进攻西伯利亚。小说主人公斯特罗戈夫携沙皇秘旨前往伊尔库茨克途中，经历种种恐怖和曲折，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据说，小说的许多资料，都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提供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看过本书手稿。为了不影响法俄关系，出版商埃歇尔专门请俄国驻法大使过目。《米歇尔·斯特罗戈夫》，又由作家儒勒·凡尔纳和戴纳里合作改编为剧本。该剧于1880年11月7日在小城堡剧院首演，获得极大成功。当年流行一种说法，说什么人“像斯特罗戈夫一样潇洒英俊！”俄式服装和卷毛羔皮帽，曾风靡一时。由于演出成功，凡尔纳可以得到总收益的百分之十和纯利润的百分之六。后来，有数家剧院将此剧和《八十天环游地球》交替上演，一直持续了五十年，到1828年，即儒勒·凡尔纳的百年华诞，仍然场场爆满。

《神秘岛》、《八十天环游地球》和《米歇尔·斯特罗戈夫》小说和剧本先后获得成功，儒勒·凡尔纳的收入也随着增加，使他有可能于1876年购买圣米歇尔2号，1877年又购买圣米歇尔3号，从而实现了他的平生宿愿。买船，是儒勒·凡尔纳为满足个人愿望的惟一的一种“高消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花55000法郎购买圣米歇尔3号是“作了一次疯狂的举动”。另一次“高消费”是花去4000法郎举办一次有300多人参加的家庭舞会，其目的“无非让我的妻子和她的女儿在城里获得她们应得而没有获得的地位”。但此举与买船不同，花钱虽少却招致某些报纸的批评，而且有些流言蜚语超越了亚眠城。对此，凡尔纳“深感遗憾”。

1877年出版的《海格托·舍尔瓦达克》（中译本《太阳系历险记》），具有早期特色的科学幻想作品。故事是，有一颗彗星撞击地球，把阿尔及利亚国土的一部分带进太空。小说中有关重力和气候变化的描写妙趣横生，颇

具特色。我们从这部小说中依稀可见儒勒·凡尔纳早年头几部科学幻想小说创作时那种英姿勃发的锐气。1877年另一部小说《黑印度》是关于苏格兰矿井里发生的离奇故事。

1878年出版一本小说名叫《十五岁船长》。1877—1878年间，凡尔纳一家为给儿子米歇尔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暂时迁到南特城絮弗朗街1号一套住宅。1877年夏天，儒勒·凡尔纳又扬帆启航，同时也把米歇尔带上。儒勒·凡尔纳在一封信中说：“米歇尔和我们在一起，大家都觉得高兴，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游艇在大海上飘荡，儒勒·凡尔纳也跟着大海波涛澎湃而浮想联翩。这个米歇尔，缺点不少，优点也很多，倘有机遇，很可能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他聪明，又有热情，就是缺少是非辨别力，不善于把握自己，还有点神经质。

由于对米歇尔的高期望而发生的联想，一个15岁的英雄少年形象，逐步在作家的头脑中形成。儒勒·凡尔纳在给出版商埃歇尔的信中说：15岁船长绝对不会是雨果的《悲惨世界》中那样踟蹰在巴黎街头的机灵又调皮的流浪儿，“他决不是懒鬼；当船上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显得英勇无畏，而且像一个真正的船长那样行事。”这位15岁船长所在那艘捕鲸船，老船长带领5名水手乘舢舨去捕获一头座头鲸，不幸船翻人亡。此时，这位被船长委临时大副的15岁少年，他面临一种绝望的局面：船上只剩下一名见习水手，还有船长的妻儿，一名年迈女佣，五名黑人遇难者，加上一只小狗登戈，还有心怀叵测的厨子。少年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毅然承担起负责捕鲸船和众人的安危的重任，并表现出惊人的才干。船的航向是东方，始终不变，预定能够返回美洲。由于那个不怀好意，处处与少年船长做对的厨子的干扰，加上船罗盘仪发生偏差，最后没有到达美洲，而是绕过合恩角进入非洲海岸。他们登陆不久，便被捉住，落在黑奴贩子的手中。

当年的非洲，正处贩卖黑奴的最疯狂时期，随时可见被押解待运的黑奴行列，被杀戮或不堪忍受折磨而死的黑奴尸体本书第二卷，作家用过半篇幅描写捕捉黑奴和残害黑奴的惨不忍睹的情景，对人贩子的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的描写，十分准确和逼真。作家为证实他描写的真实性，列举了材料的来源。这已不仅是文学效果问题了，而是一部抨击西方列强反人道罪行的檄文！作家写道：

“19世纪中叶，某些自诩为文明国家的欧洲列强竟然拒绝在禁止贩卖奴隶的条约上签字……”

“欧洲列强许多驻非洲的代表，竟对贩卖奴隶的罪行采取可耻的纵容态度，让有良知的人们难以容忍，我们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我们大声疾呼：贩卖黑人，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救救黑人兄弟吧！”

“当欧洲巡逻艇在非洲两侧大西洋和印度洋岸边巡航时，贩卖黑奴的活动就在欧洲官员的眼皮底下肆无忌惮地进行。一队队被捕获的奴隶从这里运走了，而且更大规模的血腥暴行又开始了。此间，10名黑人有9名被杀害，只是为了捕捉第10个……”

“这就是非洲的现实，时至今日，毫无改变……”

小说中对英国这个殖民大国在非洲犯下的罪行进行的猛烈抨击，切中要害，对英国在澳大利亚实行的把土人赶尽杀绝的政策和在新西兰实行“教化

见 K·安德列耶夫《儒勒·凡尔纳的三种生活》。

大屠杀”政策的批判，一针见血。自然，儒勒·凡尔纳并不是沙文主义者，也间接地批判了法国在非洲、中美洲和太平洋诸岛的殖民政策。此外，1879年出版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受难》也间接地赞扬太平天国反洋反王朝起义的斗争。1880年出版的《蒸汽屋》又是以印度反对英国统治为主题。

1879年出版的《蓓根的五亿法郎》，是一部主题严肃的小说，表现正义和邪恶、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故事梗概是，一个法国医生通过正式渠道继承了遗产，而一个德国教授强行分得部分遗产。前者用这笔款建立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国；后者则用遗产来建立一个制造杀人武器的军事要塞，并试图消灭前者。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理想国战胜了军事要塞。小说作者显然受到普法战争的影响，作家在小说中最大的贡献，是他在19世纪80年代能预见到20世纪上半叶的法西斯主义的许多表现形式，乃至今天的霸权主义若干特点。

1882年的《烽火岛》以海琴为背景，描写希腊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故事。同年，《南方之星》本题是制造人造宝石的故事，作家在小说中同时对英国殖民者压迫和盘剥当地黑人和荷兰裔布尔人表示愤慨。

1885年出版《马季斯·山道尔》，主人公山道尔是匈牙利的爱国志士，发动一场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起义，因被告密被捕入狱。小说主线是描写他如何惩处叛徒告密者的故事，人们认为此书是儒勒·凡尔纳《奇异旅行》中的“基度山”故事，而且作者本书题铭中献给小仲马，并以此向他父亲大仲马在天之灵表示敬意和怀恋。小仲马在复信中指出大仲马和儒勒·凡尔纳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文学亲缘关系，因此从文学角度来说，凡尔纳比小仲马本人更像大仲马的儿子。小仲马的复信最后说：“我很久以来一直爱着您，把我称作您的兄弟是合适的。”尽管如此，这部小说的核心，并不是基度山式的个人复仇，而是向民族解放的敌人及其帮凶讨还血债。

小说主人公昂泰基特（即马季斯·山道尔）博士与基度山有着本质的区别。他隐名埋姓，伺机寻找告密者复仇，不仅仅是为个人，更主要的是为那些在民族解放事业未竟时含恨身亡的爱国志士复仇，为被奴役的祖国复仇，为铲除民族败类、处死“凶奸”复仇！对此，读者应从小说的内涵去寻找真谛，寻找作家的良苦用心。当年，法国的书检机构非常严厉。至于说到那个昂泰基特岛，乃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各国的政治流亡者，都能在此找到安身处，根本不同于基度山岛。基度山岛，只是供那备受复仇心折磨而永无宁日的基度山伯爵栖身的一介孤岛。

关于小说主人公马季斯·山道尔，作家以曾被迫流亡国外时期的出版商埃歇尔为原型。对此，作家在给埃歇尔的信中透露：“……壮年的山道尔就是35岁的您……；化名昂泰基特后是你和比科西奥的混合。”

1886年出版的《征服者罗伯尔》系这一时期的杰作，这是从科学幻想小说这一角度来说的。

这部小说的创作源起于1863年作家与纳德关系最密切的时期。纳德于1863年7月30日第一个提出重于空气的航空器的构想。后来，纳德与凡尔纳和航空学家朗维尔发起组织一个专门团体，研究和推进制造比空气重的航空器，并创刊一种杂志《航空家》。

比科西奥（1808—1865）法国医生和天文学家，自由党首脑之一，埃歇尔的好友，曾在经济上支持埃歇尔兴办出版公司。

在《征服者罗伯尔》中，罗伯尔驾驶的“信天翁号”直升机，也是在1863年提出来的设想。19世纪70年代许多人作过试验，如鲍莫斯和潘士（1871）、梅里科夫（1874）、加斯特（1878）和弗拉尼（1879）等人，但他们的试验收效甚微。比空气重的飞行器的构想依旧是人们关心的主题。

儒勒·凡尔纳善于抓住当时人们关心的主题，并且通过他的小说主人公的发明提前10年实现人类的理想。当年，关于重于还是轻于空气的飞行器的争论方兴未艾，凡尔纳通过他的小说主人公肯定地说，用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取代轻于空气的飞行器是必定无疑的，因为只有重于空气的飞行器才能对付得了空中的气流，而不任其摆布。

作家对于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发展前途，比他的小说主人公还要信心十足，他在《罗伯尔》的设想在10年之后真的成为现实。1897年，阿代尔的飞行器只刚刚飞离地面。1903年，莱特兄弟用内燃机做动力的飞行器飞出239公尺。直到第一次大战，飞机仍处于试验阶段；战争促进飞机飞速发展。

小说主人公罗伯尔，性情古怪，沉着冷静，临危不惧，看上去甚至有点冷酷，但“他既不是故弄玄虚的家伙，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圣徒。这也并不妨碍情感的流露和这样的一种运载方式所放射的光华”。

罗伯尔是个特殊人物，他是未来科学的象征，尽管他缺少尼摩那种神秘感和浪漫色彩，人物性格也不够饱满。但罗伯尔对既定目标追求的那种执着、不懈的精神，昭示着20世纪科学的理想。罗伯尔自认为，作家也这么认为，他就是未来科学的化身。

至于说到直升机，迄今为止与罗伯尔发明的“信天翁号”大同小异，不过更加完善，更加先进罢了。

罗伯尔最后一次谈话说：“各国尚未成熟，不可能组成联合国。将来人类变得相当聪明，不会滥用我的发明。到那时，我的发明秘密必将属于全人类所有。”

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人物周游全世界，从陆地到海洋，从空中到地心，从地球到月球，乃至宇宙空间。凡尔纳本人也随着他的小说人物的足迹“征服”了全球，“征服”了宇宙空间，同时“征服”了千万读者。凡尔纳的小说主人公不是有征服者、殖民主义者，也不是“冒险家”和野心家，也不是商人和传教士。而当年，或此前此后，在许多各种游记和冒险小说中，充斥着征服者、殖民主义、奴隶贩子、杀人如草芥的军人、贪婪的商人、殖民先锋传教士、罪犯和强盗，连著名的《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也是靠贩卖奴隶发了财，最后当了无名岛的总督。他们一旦“发现”了一个国度，便强占土地，杀戮土著居民、掠夺财富、捕捉活人……

凡尔纳的小说主人公是地理发现者、地理探险家、科学家和学者、反对民族压迫的战士、反对社会不公的革命者、追求自由的旅行家。这是儒勒·凡尔纳与其他游记作者和冒险题材的小说家的本质区别所在。也正是由于这种本质的差异，千百个冒险小说家和游记作者已被历史湮没，他们的作品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早已被人遗忘。而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人物不仅为同代人

科斯特洛《凡尔纳传》。

阿代尔（1841—1925）法国工程师，造出第一架可飞行器。

莱特兄弟（兄1867—1912，弟1871—1948）美国工程师，1903年设计并制造用内燃机做动力、有人驾驶飞机。同年12月17日试飞成功，59秒共飞239米。

所喜爱，而且为后代人所理解和效法。

第十四章 自由·大海·幻想

儒勒·凡尔纳自幼自尊心强、性格内向、不轻易袒露内心思想，也从不向人敞开心扉。有时，他以嬉戏、幽默、诙谐，或者以沉默来掩盖内心的隐秘。我们还记得儒勒·凡尔纳 12 岁那年曾企图背着家人，私自出逃，乘三桅远洋轮前去印度旅行。被父亲追回之后，他既不辩解，又不讨饶，只是沉默。最后，他对妈妈说，他再也不出海旅行了，除非在幻想中。一旦承诺，终生遵守。这是儒勒的性格特点。

少年时代早已过去，又经过那么多的磨难，世事沧桑，人生苦短，如今年近花甲，一步一步跨入老年门槛，逼近黄昏，他更加小心翼翼地隐藏着他的内心秘密，隐藏着自己的热情、希望和痛苦。一个普通人宣泄内心感情隐秘，莫过于个人日记和至友的信；而对一个作家来说，不可避免把自己热情、希望、不安、忧虑和痛苦融入他的作品中，流洒在小说人物身上，特别是要倾注在作家所钟爱的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之中。

儒勒·凡尔纳的家庭传记作者极力证明，他是一位布列塔尼的天主教徒。我们纵观儒勒·凡尔纳作为一名作家，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他也不是一名教徒。像许多自幼为天主教徒一样，在社会上保持教徒的外表，可到后来，连弥撒也不去做。而在他的作品中，凡涉及宗教的地方，总随意地马马虎虎地对待。他的小说主人公的命运与其说是由上帝决定的，勿宁说靠天命和机遇。至于基督的名字，在他近百多部作品中连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儒勒·凡尔纳晚年的观点近似于不可知论（如小说《约纳唐号上的遇难者》）。由于他的政治理想一一破灭（青年时代起追求的共和制使他大失所望；他所崇信的乌托邦理想国只是一个美丽的梦；靠科学拯救人类社会之路又行不通），他个人生活又屡遭不测（1877 年父子失和、米歇尔不肖、姊弟间不睦、妻间难沟通；1885 年或 1886 年那位名叫迪歇纳的女性“灵感启示者”早逝；1886 年 3 月 9 日遭侄儿加斯东枪击，造成终身残废；同年 3 月 17 日，他的良师益友出版商埃歇尔逝世，持续 20 多年的忘年之交从此结束了；1887 年 2 月 17 日，凡尔纳母亲仙逝，维系凡尔纳偌大家族的最后一线联系也永远地割断了；1895 年，好友小仲马撒手西去；1897 年 8 月 27 日，胞弟保尔、幼年伙伴、青年时代志同道合、晚年思想感情交流者、一生中惟一可以信赖的人，先于他离开了人世间）以及文学界同行对他不公，不让他进入“文学王国的最神圣的地方”，致使他早期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乐观主义精神几乎丧失殆尽，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所抱的悲观主义情绪充斥在他的后期作品之中。

自由，在儒勒·凡尔纳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的东西。他自幼向往在大海上自由游弋；为了自由，从南特出走，只身来到巴黎，在巴黎十年苦斗，终于成为一名自由的作家。自由，是 19 世纪自由党的口号，是席卷欧洲大陆 1848 年革命的口号，也是那些在巴黎街头筑街堡、带着尖顶红帽投入战斗、穿着红衬衣进军罗马的人们的口号。从雅典到基辅，人们都渴望结束帝国暴政；从非洲到美洲都盼望推翻奴隶制。

凡尔纳期望的自由，还包含着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在他的小说里，他始终如一地以“自由主义方式进行争取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在作品中高度赞扬的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俄国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和他的朋友天才地理学家莱克吕式的人物。在他看来，他们远比第二帝国、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的政要高许多倍。

儒勒·凡尔纳为了获得他的个人自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巴黎孤军奋战，尝尽人间五味，苦苦熬过 10 年。然而，当米歇尔弃家出走的时候，儒勒·凡尔纳却惊呆了。因此，无政府主义所提倡的绝对自由，“只有在艺术中，在他的作品中，在天空和海洋里才能找到。”

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自由，一直吸引着凡尔纳，这种吸引力一直持续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布朗基的“不要上帝、不要救世主”的口号在凡尔纳的孤独心灵中引起了某种共鸣。如果说，在 1875 年他对共和国、科学能拯救人类和乌托邦理想国感到失望而无所适从的话，到两个世纪交替的时期，已经接近于看破红尘，蛰居独处，对什么都抱有怀疑的态度了。在他那间犹如单人牢房的狭小工作室里面的无边寥寂中，一位须发皆白、老态龙钟的老人和一位作家所追求的惟一自由，即是自由创作和“创造”自由。

有人把海洋比作儒勒·凡尔纳小说的象征，是非常贴切的。因为在海洋里他才能获得他梦寐以求的那种自由。我们勿庸重述他全部描写海洋的小说，仅举他最有代表性的三部曲就足够了，格兰特船长在南太平洋寻找自由的苏格兰时在海上遇难，又在海上得救，尼摩船长从大海提取光源、热源和能源，从大海底下取得财富支持民族解放事业，在海上报仇雪耻，最后又葬身海底；而《神秘岛》又在孤悬大海深处一个孤岛上创立一个乌托邦理想国。我们还记得尼摩船长的一席话，实际上代表着作家的思想：“海洋便是一切。大海的呼吸清洁而健康”，“海洋不属于专制君主”，在“30 英尺以下，他们不能称王称霸……”，“先生，要住，就住在海底吧！在那里，我独来独往，无拘无束。在那里，我是完全自由的。”

在现实生活中，凡尔纳一样钟情大海、热爱大海。童年的儒勒，常常伫立在充满大海的气息和异国情调的维多岛的“船首”，凝视日夜川流不息的卢瓦河流向大海，憧憬大海和大海那一边的世界，少年儒勒由于大海的强烈的吸引，竟然私自出逃，此后，为了取得自由，不得不强压下他对大海的一往情深。一旦他有了自由，对大海的热情又会重新燃起。

1865 年，儒勒·凡尔纳正值 37 岁，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小有名气。同年夏天携全家来到索姆河口一个叫克罗托克的小镇消夏。选择此地，因为一则靠近巴黎，二则距亚眠相去不远。最主要的，是凡尔纳能见到大海，观赏大海时而波涛汹涌，时而平滑如镜的美丽壮观景色。不久，他购买一条捕虾船，改造一只小游艇。虽然用木板钉子做成的小木船，当年的儒勒·凡尔纳高兴得不能自己，说这一条小船像他 20 岁时第一个恋人。从此，他经常在海面上飘泊，回过老家南特，去过保尔的家波多尔，甚至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达伦敦。“……船颠簸得实在厉害，要不这样，魅力又从何说起？”（致小埃歇尔的信）圣米歇尔号“在风顺时，它简直像一片锦葵叶似的飘了起来。啊，你们偏偏不感兴趣！”（致父亲的信）“……如今，伦敦近在咫尺……。在船上写作，就和在工作室写作一样。风景相当优美，而为想像提供多少养分啊！”（致出版商埃歇尔的信）“这些事情（指海上航行）既难以言传，也无法作书面表达，这实在太美了！”（复小埃歇尔的信）

对作家凡尔纳来说，诚如他通过尼摩船长的口所说，海洋是逃避整个纷扰的社会、逃避家庭的羁绊和烦恼的一个只属于他的世界角落；在大海的清洁空气中自由呼吸，自由幻想……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人物，在大海上面和大海下面自由驰骋和遨游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作家凡尔纳所向往的目标，其

中尼摩船长的性格、气质和理想，也正是作家所期望的性格、气质和理想。

圣米歇尔1号，一直保存到1876年。同年，他又订做一艘新船。此船长13.27米，宽3.56米。1877年夏，儒勒·凡尔纳乘圣米歇尔2号帆船到南特，有人建议他购买一艘蒸汽动力船。此船是一位王公订做的游艇，只试航一次，便送回船厂，觉得不够气派。准备再造一艘更大的游船。因为保尔过去是海军军官，又是机械师，儒勒约弟弟一同前往船厂参观。保尔一眼就看中了这艘游艇。他觉得这只船正是他们兄弟二人童年时代憧憬的那种船。最后谈妥，以55 000法郎成交。1877年9月份开始试航。随后，他在致埃歇尔的信中说：

“多么疯狂的举动！55 000法郎！先付一半现金，余下一年内付清。这是一艘多棒的船，今后可作多美的旅行！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还有君士坦丁、圣彼得堡、挪威、冰岛等。对我说来，这是多么辽阔的体验范围，可获得的思路多么丰富！……”

圣米歇尔长28米，宽4.6米，吃水3米，驱动功率为100马力。“游艇内部在船尾，有一间用桃花心木镶嵌的客厅，两张长沙发可做睡床，客厅与卧室相连，卧室布置淡色橡木家具，并设两张睡铺。机房和锅炉在船的中部。船首是餐厅，通过旋梯登上船长室和配膳室。船员舱有6张吊铺。总而言之，这条游船无比漂亮。它的高高桅杆，笔直挺拔，在吃水线下，有一条金色条纹衬托着黑色船身，从桅杆到船尾全部都壮丽无比。”

1878年5月，圣米歇尔3号经过几次试航后正式开航。儒勒·凡尔纳和保尔·凡尔纳、30岁的小埃歇尔，来自里昂的年轻律师兼诉讼代理人拉乌尔·杜瓦尔，还有保尔的儿子莫里斯，他们从南特启航。

此次初海一站是维哥。此地，尼摩船长先于法国潜水艇一年发现西班牙沉船的财宝。维哥地方报纸《和谐报》记载凡尔纳一行来访日期1878年6月3日。之后又抵达里斯本，经加地斯到非洲，意大利公使组织一个狩猎队，让儒勒·凡尔纳他们大开眼界。后经直布罗陀到达摩洛哥的得士安，进入阿尔及利亚海岸。儒勒·凡尔纳的妻侄乔治·阿洛特是驻奥兰的骑兵队长，他特意带着这位远亲游览了阿泽尔海湾。1877年出版的《海格托·舍尔瓦达克》，就是这位远亲提供了阿尔及利亚的背景材料，乔治就是主人公的原型。所以，当作家目睹自己在小说中幻想过的景色，不禁为之心醉神迷。在阿尔及尔，儒勒·凡尔纳在船上，用最好的酒为本地政要和显赫人物及其夫人举办了一次丰盛的宴会。性格孤僻、耿介方正的凡尔纳又发了一次“疯狂”！

儒勒·凡尔纳虽然结交各类人物，依然孤傲耿介、落落寡合。有一次，圣米歇尔号到了英格兰南部威特岛的考斯，当地正举行赛船会，皇家赛船队长特地送来一张请柬，邀请他参加欢迎威尔士王子的集会，凡尔纳立即下令离开考斯，他坦率地说：“英国王子，与我何干！”

第二次出海远航是1879年，航向北方，游览挪威、苏格兰和爱尔兰。同行者有小埃歇尔和杜瓦尔。这次旅行没有专门报道，把旅途见闻写进小说中。将苏格兰的见闻资料融入《黑钻石》（1881），把赫布里底群岛的旖旎风光写进小说《绿光》（1882）、《一张彩券》（1886）写关于挪威的故事，《弃儿米克（1892）》描写动乱中的爱尔兰。

1879年秋，圣米歇尔3号泊在南特市出海口圣纳塞尔诺。某夜，海上飓风乍起，狂风大作。当时港口停泊数十艘大小船只。一艘三桅巨型帆船乘风猛烈撞击圣米歇尔号，致使艏柱和艏桅全部落入大海。船虽未沉，锚索挣

断，只好发动机器，驶离船群。“多么倒霉的一夜啊！……若是三桅大船从侧面撞击我们，我们必定葬身鱼腹，您父亲不得不亲自动笔完成《机器屋》。”（致小埃歇尔的信）保尔、米歇尔和他的三个堂兄弟都在船上，大家“赶紧爬上甲板，扒掉外衣，只留下一件衬衣”。

第三次远航是1880年，沿海岸北上，经基尔运河达到波罗的海。在基尔，他们再次见到1867年送到世界博览会的那尊发射500公斤炮弹的巨炮以及装备日益精良的德国海军，不由得想起1870年那场战争，再也无心恋战，便返航回国了。

儒勒·凡尔纳终生难忘的一次远航，是1884年。此次远航的目的之一，是作家想为地中海为背景的新小说收集素材。

同年春，奥诺丽娜在米歇尔陪同下，先期出发去阿尔及利亚的奥兰，住在她妹妹家。同行的还有律师罗伯特·戈德弗洛瓦，此人后来于1905年当上了上萨瓦省的地方长官。

5月13日，米歇尔3号启航，同行者有儒勒·凡尔纳和保尔·凡尔纳及保尔的儿子加斯东。加斯东沿途写航海日记，虽然写得很刻板枯燥，但对后人了解凡尔纳却大有益处。

5月18日，船到维哥。法国领事的几个女儿“注视着伯父的样子，就仿佛他是半神半人的人物似的”。在里斯本，“埃歇尔在葡萄牙的代理人举行一次令人心旷神怡的午宴，向伯父表示敬意。里斯本的社会名流均在宴会上露面”。“晚上，海军大臣为他举办一次豪华的晚宴。吃过甜点心之后，人们向伯父赠送他的著作葡萄牙文本。书放在一个饰有海贝和蚶壳的盘子里；这种盘子是艺术品，准备给凡尔纳留做纪念”。

5月25日，船到直布罗陀，英国军官为活跃军营生活，特地举办一次盛大宴会。“5月25日，在直布罗陀，这些笨伯们为凡尔纳举办一个精彩的招待会！那些军官们见到他时，欣喜若狂，他们饮潘趣酒，大声鼓掌和欢呼，然后又大口喝酒。伯父在归途中说：他‘简直不能用那两根海克力斯柱子站直了！’”

两天后，船到奥兰，与先期到达的奥诺丽娜他们汇合。奥兰地理学会为凡尔纳举办一次招待会，会上频频敬酒。后来，作家把奥兰的印象写进《克劳斯·达登托》（1886）。如果说《十五岁船长》是为米歇尔而发，希望米歇尔成为十五岁船长那样坚强少年，那么《克芬斯·达登托》是为孙儿们所写。

5月29日，船抵阿尔及尔，奥诺丽娜的女儿，随丈夫驻扎在此地。女儿一家和成千群众在码头上迎接，场面热烈。随后又会见两位表亲乔治和莫里斯。莫里斯是工兵军官，后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

6月10日，船在博尼停泊，后拟前往突尼斯，但海路险恶，一条远洋帆船刚刚在这一海域遇难，全体船员和乘客，无一生还。奥诺丽娜恐惧已极，坚持走陆路。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间的铁路，尚未竣工，中间一段有100多公里，须乘马车。在一个叫萨拉赫小城过夜，因为旅馆臭虫多，无法入睡，饮食卫生条件极差，有人生病。儒勒·凡尔纳指责妻子的过错，使大家陷入“这块肮脏的土地”，马车到一个叫加迪纳乌的城镇，法国代办安排得十分

见利斯特洛《凡尔纳传》。

海克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此处“海克力斯柱子”指人的双腿。

得体，突尼斯土著首领的私人列车迎候着，首领本人带着大鼓和舞蹈队，热情欢迎。大家的懊恼情绪，为之一扫。

在迦太基，朋友为他举办一个招待会。后由白人神父带领，参观了古城遗址。正当他们前往马耳他时，天气骤然变坏，被迫在一个小海湾停泊避风。海湾只有沙子，无淡水。海湾风平浪静，一片沙滩，一望无边，阒无人烟，使人们好像回归原始生活，油然产生自由自在的感觉，无拘无束，大家高兴起来。

“伯父认为，船要出事了。他倒挺高兴。我们都去游泳，他绕着一根假想的柱子跳祝捷舞。呆在船上的米歇尔鸣枪求救。远处的阿拉伯人以为遭到攻击，鸣枪作答。他们也许是伊斯兰月道会的教徒。”

但是阿拉伯人并未出现。他们急忙开往马耳他岛。到了公海之后，风浪大作，船长发出求救信号，无人回应。船靠近戈佐岛时，灯塔熄灭，狂风肆虐，波浪滔天，船舱进水，大难临头。直至黎明时分，圣米歇尔号即将船翻人亡时刻，领航员出现了，终于转危为安，死里逃生。

在马耳他岛，儒勒·凡尔纳一行受到当地英国驻军的热烈欢迎。地方长官亲自陪同游览名胜。此时，法国来函，望他们缩短旅行日期。原来，儒勒·凡尔纳打算去亚得利亚海游弋，借以充实《马季斯·山道尔》，只好放弃。在西西里岛作短暂停留后旋即赶到那不勒斯。此时，又是奥诺丽娜死活不肯乘船，只好改为陆路返回南特。而儒勒·凡尔纳顺水推舟，借机好好地了解一下意大利。意大利是他梦寐以求的国度，一直未能如愿。圣米歇尔号先期回卢瓦河口静候，他们乘车直达罗马。

7月4日，儒勒·凡尔纳一行抵达罗马，作为尊贵的客人受到隆重接待。在罗马期间，凡尔纳一家作为执行官夫妇的贵宾出席一次专为迎接他们的盛大招待会。儒勒·凡尔纳虽未到过罗马，但对该城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在同罗马执政官首次会见时，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掌故，使这位父母官惊诧不已，因为自己都不甚了了。

7月7日，凡尔纳受到教皇陛下接见。教皇说：“我不是不知道您的作品的科学价值，但我珍视的是作品的纯洁性、道德价值和精神力量。”并且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当然，这不信教义的天主教徒，感动得热泪盈眶。究其原因，是凡尔纳受到巴黎大主教的排斥，而教皇的一席话对凡尔纳非常有利。

在佛罗伦萨，儒勒·凡尔纳隐名埋姓，平安度过。但到了威尼斯，尽管用“普律当·阿洛特”的名分在旅馆登记，还是被人认出来。据家族传记作者说，可能是他的妻子奥诺丽娜吐露了真实身份。很有可能，因为她不甘寂寞，喜欢热闹。儒勒一向淡泊名利，甚至鄙视荣誉，认为是一种“额外负担”。

旅馆老板是精明的商人，立即把旅馆装饰一新，放起烟花爆竹。一面写有作家大名的旗帜高高挂起，阳台上满挂彩灯。威尼斯人热情豪放，把儒勒·凡尔纳视为自己人，琳琅满目的条幅排满大街通衢，还有一条写着“凡尔纳万岁”落地大条幅。

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把一个编织特别富丽的月桂花环戴在保尔的头上，显然她认错了人。此时，儒勒早已上床，坠入梦乡，让家里人去享受这个热烈的狂欢之夜吧。奥诺丽娜尤为兴奋。当家人返回旅馆时，把月桂花环交给他，他一下子扔在夜壶上。凡尔纳家的儒勒，确实是古怪的“孤独者”！

他们到威尼斯的第二天，萨尔瓦多公爵屈尊专程到旅馆拜会。奥特里

希·路易·萨尔瓦多是奥地利约翰·萨尔瓦多大公的兄弟。这位公爵是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他隐居在巴利纳群岛的领地，利用他的水妖号游艇从事海洋研究。此次来访特地携带他的研究成果作为见面礼物，并邀请儒勒·凡尔纳去他府上做客；凡尔纳委婉谢绝。此后，二人一直保持着联系。

威尼斯此行，使儒勒·凡尔纳感到欣慰的，不是张灯结彩、烟花爆竹，而是有幸结识这位不趋名逐利而甘居海外孤岛从事海洋研究的“孤独者”公爵。

凡尔纳一行归国途中，曾到过米兰，据说他绕道去布雷拉，核对一下达芬奇的笔记和草图。此举与《征服者罗伯尔》写作有关。

《神秘岛》出版，特别是《八十天环游地球》和《米歇尔·斯特罗戈夫》的出版，确切地说是后两部小说改编的剧本上演，给他带来滚滚财富，才得以过上富裕日子，使他有可能做一两次“疯狂的举动”。此后，尽管作家每年都为他的《奇异旅行》增加两三部书，但小说的销量，则每况愈下，平均不过 5000 至 6000 册，与昔日《海底两万里》的销量，不能同日而语。

一个家庭从清贫到富裕，每天都会有新的满足；但是一个过惯富足日子的家庭，要缩减开支，会带来数不尽的烦恼。凡尔纳家的开支虽没有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也颇感吃紧。为了减少家庭摆排场的开支，儒勒·凡尔纳绞尽了脑汁，依然行不通。最后，从他自身做起，限制自己的支出。其实，儒勒·凡尔纳衣食住行一直保持清苦俭朴的习惯，惟一属于“高消费”的，就是养船。儒勒·凡尔纳热爱大海，因此他爱船如命。当他买第一艘捕虾船，把它改造成一艘游艇，得意忘形地说，就像“20 岁的年轻人热恋情人”那样喜爱这条用钉子钉成的小木船。后来，他又发了一次“疯狂”，找到一个挥霍无度的“情妇”。这条蒸汽船耗费巨大，据说，除了购买花去 55000 法郎，保养费这几年就花费 60000 多法郎，还不算船员的开支。最后，他忍痛割爱。

1886 年 2 月 15 日，在南特通过中介人以 23000 法郎卖给南斯拉夫门的内哥罗一个小王国的王子。从此，儒勒·凡尔纳的海上生活这一页永远地翻过去了，他只能在他那如同“单人牢房”的工作室度过残生。

一位作家，尤其是一位有知名度的作家，除了面对现实，置身于现实生活之中，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他的小说人物，寻找创作题材（当然也不排除寻找历史人物和历史题材），同时，他还应认真对待读者，了解读者的需要和反映，自然他还必然生活在读者的想像之中。然而，儒勒·凡尔纳，还拥有第三种生活，即在幻想中生活。这是一种稀贵的幸福，不是任何人，任何作家都能拥有这样的幸福，虽然他也可能是从事创作冒险小说和幻想小说的人。

儒勒·凡尔纳的小说里的故事，不是发生在贵族宅邸瑰丽典雅的客厅里，不是发生在千金小姐的温馨迷人的闺房中，也不是在花前月下、曲径通幽的地方。而是在千里冰封、荒无人烟的北极大漠，在万顷波涛、汹涌澎湃的黧黑大洋下面，在寂静无声的地心里面在万籁俱寂、空旷辽阔的太空之中。作家跟随或伴行他的小说人物，忽而登上九霄，忽而钻入地府，忽而下海探险龙宫。这样不平凡的幸福，这样奇异的历险，有谁能超越凡尔纳之上呢？

而且，作家写作又是那么投入，那样倾注自己的全部精力、情感和理想，当年创作《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时，巴黎正值盛夏，溽热难当，他却像置身在零下 80 的冰天雪地的北极点，“一提笔就感冒”。此情真挚，此爱深沉，又有哪位作家可比呢？作家在写作《海底两万里》那两三年间，又与尼

摩船长形影相吊，日夜相随，和尼摩一起忍受父亡妻殁子毙的重创、国败家破人亡的巨痛，同样和尼摩怀着深仇大恨向没有悬挂国旗的三桅战船撞去，血债要用血来还！与工程师史密斯在神秘岛中开垦创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国。作家与小说人物同甘苦共命运，荣辱与共，又有谁能够享有这样波澜壮阔的创造性生活呢？正是这样全身心地投入，经过十几年的砥砺、磨练，终于创造出亘古没有的新的文学体裁——科学幻想文学，并且在他奠基的领域中，百多年来无人出其右。

然而 19 世纪后半叶的文艺评论界执礼不恭，不能正确地对待儒勒·凡尔纳的功绩，确切地说不能正确地对待科学幻想文学这一崭新文学体裁，不让它在文学史上占有它应有的地位。

当年的文艺评论家波德莱尔和乔治·巴斯塔对凡尔纳本人“抱有好感”，克拉雷蒂和戈蒂埃对凡尔纳本人“高度赞扬”，但那大名鼎鼎的儒勒·燕南，对儒勒·凡尔纳创造的文学体裁持有冷漠的态度，不闻不问，不屑一顾。有位名叫夏尔·雷蒙的文艺评论家指出，尽管“凡尔纳在他征服的王国里实施统治，从未遇到对手”，但“确切地说，他不是一位小说家，因为爱情乃是全部小说的基础，可是他的大部分作品却很少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女人几乎总是被降到第二位……他的主人公没有时间像小机灵那样整日沉浸在柔情蜜意之中。”他最后说：“我知道，某些高雅之士和自命善于分析人的狂妄之徒，认为他不过是个‘讲故事者’。但我敢说，一个能吸引住整整一代人的讲故事者，那就了不起。”

当年作家和批评家爱弥尔·左拉傲慢地攻击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同时，儒勒·凡尔纳也指责这位自然主义代表“只满足描写人类的龌龊行为”，他认为“激励人类本身与生俱有的精神力量更为有益。”

的确，爱情和“龌龊行为”在人类生活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这是无疑的。但是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人生也不只为了爱情，如果以爱情描写的高低多寡为惟一标准来评价一位作家的作品，有失偏颇。若以不公正的态度、按着一种片面的标准对待一位终生为创造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并达到了“了不起”的水平 and “无对手”地步的年迈作家，还有什么公道可言呢？又何况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中并非没有爱情描写，只不过纯情一些，缺少闺中琐事和露骨性爱罢了。试举 1890 年出版的《喀尔巴阡的城堡》专门描写一个感人肺腑的纯情故事。小说描写那不勒斯一位歌剧演员与一位公爵和一位男爵爱情纠葛的故事。作家并没按一般作家那样把女主人公置于日暖风柔、莺攘燕争、蜂忙蝶闹、繁花无语、芳草有情那种浓情蜜意的令人未涉足便半醉的背景下，而是在一个废弃无人的古城堡，时值星斗满天，一钩弯月挂西天暗淡的夜里，一曲凄婉的歌声从古堡升起，是那样悱恻凄清、深沉压抑，夺人心魄，真个是其音轻柔、其曲婉约、其意缠绵、其情真挚，扣人心弦，把读者引进一种悲凉的意境之中。是的，凡尔纳的作品中的爱情描写，既没有左拉作品中对爱情描写那动物性本能冲动，也没有莫泊桑那样“从来没有什么粗俗的东西，但他叙述人们所想像的最淫荡的事情”。儒勒·凡尔纳作品中描写爱情多近似于柏拉图式的恋爱，这也许与他本人的创作动机是“激励人类

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自然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

莫泊桑（1850—1893）法国作家。

本身与生俱有的精神力量”分不开，也许与作家本人的亲身体验不无关系。

作家把读者带进这种特殊设置的环境之中，倾听这样哀婉的歌曲，深深地受到感动。这种写法够不上爱情作品么？难道只有描写“小精灵”们满足于花前月下，卿卿我我、饮春花、醉秋月、整日厮混在石榴裙下、过着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生活的作品才算上“真正的”文学作品么？

不错，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中，女人有时“降到第二位”，试想，哈特拉斯船长去北极探险，如果搂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还有哪个水手服从他的严格到残酷程度的命令呢？那么，尼摩船长携带一位婀娜多姿的情人在大洋下面遨游，哪有精力去支持受压迫的民族和为祖国、为家父亡妻报仇雪恨呢？

儒勒·凡尔纳的作品确实几乎没有女性，也没有多少爱情，或根本没有调情的描写。但是，一位作家不采用女人、爱情、通奸、嫖娼和同性恋，不采用煽情和“龌龊行为”手法，能够成功创造出有价值的并且能赢得读者的作品，不仅不应受到指责，倒是应当大加推崇和赞扬，作家有能力激发读者的内在活力，使读者受感动，使之入迷，这是因为一则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活力，都有一颗火种，二则作家确实有才华，他能激发人的内在活力、点燃火种，才能使读者产生共鸣。而这种共鸣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与作家一起幻想，准备从事一种有益人类、有利社会的事业，或者至少赞赏或同情这种事业。

试想，那种描写一个粉面桃花、光艳照人的二八佳人，莲步轻移，向你走来，秋波流盼，浅笑轻颦，或凝视回眸，嘴角带着爱怨嗔痴，也许使你心灵发颤，产生一种本能的冲动，但这种冲动绝对不是那种去未知国度探险的冲动，或征服大自然的那种冲动，更不是为国雪耻、为家复仇那种冲动！那么，对于儒勒·凡尔纳开创的新文学体裁，如此要求不是太苛刻无礼了么？又何况生活也不仅闺房那么一个小天地，人生也不只男情女爱那些琐事！

儒勒·凡尔纳虽然享有世界荣誉，文艺批评界对他十分冷淡，他为此而感到痛苦，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没有评论消息，读者也与他疏远了，把他淡忘了。

人这个智能动物也很怪，对自己已有的东西往往不大敏感，甚至不在意，对自己没有的又常常感到惋惜，甚至痛苦。儒勒·凡尔纳偏安于外省小城，生活很充实。他要写的和已经写的东西比别人写的也许不少。他的成功之作使他达到声名显赫的地步，但他觉得这样的成功，使他“体验到一种失败的感觉”，因为这不是他梦寐以求的那种成功。他虽然淡泊自甘、豁达大度，还是“忧伤地觉察出自己没有得到同行的认可”，“他们不让他进入文学王国里最神圣的地方”（让·儒勒·凡尔纳）。

1869年，出版商埃歇尔提议凡尔纳申请加入法兰西文学院。凡尔纳表示，一个作家只在一份为青年办的杂志上发表作品，怎敢有此奢望呢？他回信说：“我把这件事称作您心中的一个梦。没有百万家资，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压根儿不可能闯入这个大门，我说的法兰西文学院。因为，对于学院那又是一码事！您把您的凡尔纳想像跟贝特朗和德维尔那种人了！进那个地方，我的形象未免太漂亮了。”（1869年2月5日致埃歇尔的复信）

儒勒·凡尔纳，孤傲不群，复信的用词遣字，有些尖刻峭拔；他宁肯失去可能得到的东西，也不肯去依草附木。

1872年，已经是法兰西文学院院士的小仲马又重提“出版商心中的一个梦”。起初认为很有可能获得成功。后来很快起了变化，功亏一篑。

在文学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一位首创人或者说是先行者，必然通过荆棘藜藿，花费长期的艰苦劳动，遭受多次或无数次挫折和失败，才能开辟一条人类从来未涉足的道路。儒勒·凡尔纳正是开辟了把“19世纪的梦”变成20世纪现实的一条光明大路。也正是这一点，使他永垂不朽，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爱戴和尊敬。

文学史不公正地对待惊险体裁文学，特别是儒勒·凡尔纳创造的文学体裁。这里对古典惊险小说、中世纪骑士小说，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惊险小说和海盗小说以及浪漫主义的影响的历史评价，不是我们的任务。但对于儒勒·凡尔纳的惊险小说的现实主义，必须加以研究，并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说。

在儒勒·凡尔纳的头脑中，没有什么超凡脱俗、虚无飘渺、空穴来风的东西。他的小说内容，都是具体的、真实的。没有超时空和超自然力的神秘莫测的东西。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在我的故事中，我必定把我的所谓发明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而且在应用它们时，必定让它们的结构安排和使用材料不完全脱离同时代的工程技术和知识领域。”

英国科学幻想小说作家威尔斯非常敬佩这位法国作家，他说“这位伟大的法国人……的作品几乎总是提到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发明和发现，并作出一些卓绝的预言。他所引起的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兴趣。他在写作时就相信，并告诉读者这种或那种是可以做到但当时还未做到。他帮助读者幻想做这些事情，并使他们意识到可能随之产生的欢欣、兴奋和危害。他的许多预见已经‘成为现实’……”

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故事大体上说都是真实的，有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地点，而在事实真实的基础上，加以有科学根据的幻想，经过人们的不懈努力可以实现的。没有科学和事实根据的幻想，是胡思乱想，这在“幻想”小说中难道还少么？

同时，凡尔纳的小说，既有引人入胜的成分又有发人深省的成分，这是本世纪初科学幻想大发展时期所缺乏的。他的小说高踞他的同代人和迄今为止冒险小说之上。文艺批评家不肯承认冒险小说是文学中一种体裁的话，尚可讨论。那么他们不承认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是一种新文学体裁，其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学体裁之争。其实质是承不承认科学与文学相结合，承不承认科学可以进入文学领域大门这样的原则性问题。

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没有一部不具有趣味，或是幻想的趣味，或地理的趣味，或科学的趣味。他的小说流传至今，征服一代又一代人，因为它具有文学价值。评价一种文学体裁，评价一个作家的成败，从来就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官方标准，一个是平民百姓的标准。大众承认的又经过历史检验的作品，一般都是好的作品、有益的作品。历史证明，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出乎许多同代人和后代人的意料的存在价值。他的同代人许多显赫作家的不少作品被人忘记，例如乔治·桑甚至巴尔扎克的许多作品日渐湮没无闻之际，凡尔纳仍拥有广大读者。

至于说到法兰西文学院，更不用说法兰西科学院，从来就不是真正衡量一位作家的真实价值的一面可靠的镜子。在法兰西文学的浪漫主义时代，至少还有雨果、拉马丁、戈蒂埃、维尼、缪塞、梅里美这些杰出的诗人和作家。到了儒勒·凡尔纳创作的第二帝国时代，乃至第三共和国时代，连这样粉饰门面的遮羞布都不要了。

我们在本书前几章提过那位文艺批评家儒勒·燕南，他与大仲马过从甚

密，成为大仲马的喉舌。此人才华横溢、头脑灵活，靠写当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品文起家，整整统治了法国文坛 40 年，他抬高一些平庸之辈，也毁掉了一批确有才能的作家。后来竟靠他妻子去看戏而后他写文章评论。此人成了法兰西科学院的“前辈和不朽”的院士，奥琪耶写了不少慈善的凶手和高尚的婊子的剧本、奥特朗专门写献给古希腊的诗歌。评论界说此二人具有“清新风格和高尚情操”，是所谓“健康思想派”的代表，自然跨入法兰西文学大门，还有一位与大仲马齐名的戏剧界“工业派”代表艾仁·斯特里布，他和大仲马一样，雇用许多助手制作剧本，发了大财，据说一生写了 300 多部剧本。可是，他命运极佳，由于不涉及社会根本性问题，被请入法兰西文学科学院大门，而大仲马只能望门兴叹，最后穷困潦倒，客死他乡。一个靠别人抬举才有机会上演剧本的剧作家萨都，还有一个科比，从来就无人知晓的平庸诗人，以及只有推崇他的批评家还记得其人的二流小说家克拉雷等等。当然，他们都是法兰西文学院的座上客。可惜，其中大多数人，不仅被后人忘得一干二净，或者干脆就没有人记得他们，就连各种严肃的工具书也找不到他们的姓名……

从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在法国作家中间，出书量和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者，首推大仲马和他合作者欧仁·苏，尽管作品不够深刻，但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深层问题，并赢得了广大读者。正因如此官方当局不予承认。同时，大仲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比他期望和应得的地位，要低得多。

儒勒·凡尔纳，是平凡人而不是超人，他本身也具有他生活那个时代固有的优势和弱点。儒勒·凡尔纳一生写了 100 部书，塑造几百个小说人物，除了尼摩、费尔久逊、哈特拉斯、福克、斯特罗戈夫等等一些主要人物形象外，多数人物形象不够饱满，甚至有些图解式的缺欠，但他们在作家特设的不平凡环境里却具有典型意义。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作家染上了时代的通弊，即赶快写，多多益善，好像展开一种速度的竞赛，因而缺少精雕细凿的工夫。我们知道，乔治·桑一生写了 109 部小说，拉马丁于 70 高龄时还写《1848 年革命史》等专著 20 多卷，还有小说和剧本多卷。另一个典型例子，有一位“警察小说”创始人泰拉耶，原是海军军官，后进入文学界，其能量惊人，据说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两年间出版 60 部小说，大仲马甘拜下风，自愧弗如，不敢望其项背。当然小说中没有生活真理，也谈不上艺术性。1864 年出版他的“经典之作”《罗尔·保罗》，此后一卷一卷写续集。他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只活了一年，耗尽最后一点精力，终年 42 岁，据说他独自写了近 200 部小说，由此可见一斑。

说到凡尔纳书中的科学错误，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他尽管知识渊博，思路宽广，视野博大，但他超不过同时代科学发展水平。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谈过。

文艺批评家们不让他进入“文学艺术的最神圣的地方”，是徒劳的。其实，儒勒·凡尔纳用他行动争得了他自己应占有的一席之地。他自己渡过海洋，横跨大陆，从空中和地下，经过几十年的劳动，终于找到通向读者心灵之路，占据比那“最神圣的地方”要圣洁许多倍的读者心目中的应有地位。

如果说，他的小说是 19 世纪的“梦中世界”，那么，这一世界与想像出的世界或可能实现的世界是极为相似的。

见 K·安德列耶夫《儒勒·凡尔纳的三种生活》。

第十五章 黄昏岁月

1884年凡尔纳一家那次显赫的地中海之旅，尽管遇到许多困难，却是儒勒·凡尔纳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因此大家都挺开心。旅行归来，他精神振奋、意气勃发，未待消除旅途疲劳，带着浓重的大海气息投入创作。不久《辛提亚的飘流物》和《马季斯·山道尔》面世，征尘未除，又埋头《征服者罗伯尔》写作。

1885年3月8日，凡尔纳家举办一次化妆舞会，以“补偿奥诺丽娜因病没有参加1877年那次舞会的失望”。

舞会在夏尔·杜布瓦街那座“豪华住宅”里举行，“环球大旅舍”牌匾高高挂起，注明“免费供应饮料、膳食、无偿提供跳舞场地”。男女主人打扮成名厨，在大门前亲自迎送各路宾客。当年，儒勒·凡尔纳五旬有七，略微有点发福，面带微笑、喜气洋洋，不时说上几句得体的诙谐妙语，尤其增加了节日欢乐气氛。奥诺丽娜虽年过半百，风韵犹在，迷恋并善于迎来送往，并且做一手好菜，更是锦上添花。

这次舞会取得了出乎预想的成功，此后人们争先恐后地拥向奥诺丽娜的沙龙，说得确切点，是慕儒勒·凡尔纳大名蜂拥而至。当然，当年的沙龙均以女主人为中心，好喝好招待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885年，沙龙高朋满座，亚眠名媛雅士，衔尾到来，也有亚眠以外地方的来客，免不了要破费一些。儒勒·凡尔纳每每参加沙龙活动，彬彬有礼，热情又不失分寸，不时说几句妙语，引起一片欢乐。但他照个面，很快不见其踪影。奥诺丽娜有些懊悔，只好独立支撑。奥诺丽娜不甘寂寞，钟爱社交活动；儒勒·凡尔纳尤喜独处，喜欢坐在写字台前，在幻想中寻找乐趣。二人各自去做他们最愿意做的事，看来合理又合情；互相支持又互不干扰，叫做各得其所，自得其乐。不过，这里好像缺点什么，缺什么？这就引出一个故事来。

这个时期，儒勒·凡尔纳的一大快事，便是去巴黎，找出版商埃歇尔，二人品茗论道，促膝长谈。有时在他的出版公司，有时在塞夫勒，有时在饭店。他与埃歇尔交流思想，听取意见，二人以诚相见，成为忘年之交。这种交谈，丰富了他的创作源泉。此外，据有人推测，凡尔纳还有一个亲密无间、交换思想乃至感情的朋友，并且有舒适的栖身之处。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男朋友，还是女友？

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奥诺丽娜一方的亲戚，阿洛特·德·拉·菲伊太太。她说，儒勒·凡尔纳是否有一位女性“灵感启示者”？此事，是那位“灵魂启示者”在弥留之际透露出来的秘密，即当时她的遗嘱中说把她的遗产全部留给儒勒·凡尔纳；而凡尔纳拒绝接受。由此，这位神秘的女人，才从幕后走到前台来，可惜，她带着厚厚的面纱，只见到她的影子，未现庐山真面目。她依旧是个谜。

据让·儒勒·凡尔纳说，菲伊太太是从他那里知道的。他说，他“不小心把名字告诉了菲伊”，并说“他当时把她的名字忘掉了，是他一个哥哥提醒的”。

关于这位“灵感启示者”，只知道她叫迪歇纳，此外所知甚微。她是什么样的人，背景如何，她是何时何地、在什么情况下与儒勒·凡尔纳相识的，又怎么成为莫逆？她是位演员？是不是凡尔纳当剧院书记时相识的？还是南特时期的同窗学友，抑或是青梅竹马时期的朋友？她多大年纪，长于或幼于

儒勒·凡尔纳？她是位多情美艳的女人，还是严肃正派的贵夫人？她是雍容大方，还是小巧玲珑？她是澹雅有度、温文尔雅，还是婀娜多姿、楚楚可人呢？她是独身还是丧偶？是否无子嗣？否则为什么把遗产留给儒勒·凡尔纳呢？如此等等，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家族传记作者和其他作者乃至报刊记者，多少年来都在寻根问底，历经近百年的努力，所获甚微。真像菲伊太太所说：“在沉默的背后，不管演出过什么样的悲剧，他不允许这类蜚语在他去世之后仍然残留。”为此，凡尔纳两次搬家，即1882年从朗维尔林阴道44号搬出，后来1901年从夏尔·杜布瓦街又搬回维尔街。两次搬家故意销毁了许多信件、手稿、照片、文件文书类的东西，可疑之物，片纸不留，十分彻底。

综合起来，这位迪歇纳并非像人们惯常推测那样是位美艳俏丽的多情女子，而是一位豁达开朗、严肃正派的夫人。凡尔纳可以把他的小说题材的构想，与她交谈，她能给他某种启示，同时还能为他提供安静舒适的创作条件。她住巴黎近效风景区阿尼埃尔，与北京郊区香山类似。许多年来，那么多人追讯迪歇纳其人其事，并无所获。据让的推测，迪歇纳可能是南特的望族，有可能是青少年时代的熟人。她比凡尔纳早逝20年，他们是同辈人，她的年龄可能比他大。英国作者科斯洛，曾到阿尼埃尔，也去过南特。阿尼埃尔是一个美丽幽静的地方，从巴黎坐车一小时便可到达，是夏季水路旅行的好去处。此地有众多别墅、酒家和设备齐全的旅馆，其中“城堡”旅社最著名。南特博物馆负责人对他说，他们查不到有关迪歇纳女士的任何文字记录，作者也无法找到她的墓地。

可以肯定的是，迪歇纳女士与儒勒·凡尔纳之间确实有一种理智上（当然也有感情上）的亲密关系，她是一个有水平、有见地的对话者，一种“持久的友爱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不可轻易加以怀疑”。

从他的《喀尔巴阡城堡》这本隐约献给迪歇纳的小说可以看出。那种对艺术和智慧的炽烈的爱，与作家与他亲密女友之间交往所得到的欢乐是大体相似的。当然他爱的不是小说中的歌声，而是女性的直觉智慧。当他独自坐在写字台前提笔创作的时候，他的耳边可能重现这位“灵感启示者”柔和悦耳的声音；当他回忆如烟的往事的时候，他的眼前再次浮现她的音容笑貌。从小说的主人公之间关系看，“他爱她，但从来没有启口，而且自己也不肯承认。这是一种双方都没有表白过的爱情。”

据说，奥诺丽娜得知这个女人的存在，并没有“嗔怪作怒”，甚至“不闻不问”。这件事对奥诺丽娜无疑“更有利”，因为，她“对作家的影响更大了。”又据说，当着他的面，祖母取笑过他祖父，说他“非常熟悉去巴黎的列车时间表”。

迪歇纳夫人之死，给作家带来“莫大的悲愁”（让）。儒勒·凡尔纳“似乎正与一种神秘的绝望感作斗争。在外面，强做笑容，显得快乐的样子；但在家，他渐渐变得沉默寡言，心思重重，他把自己的内心悲苦深藏密锁……”（菲伊）。作家自己也承认：“……我无法忍受这些痛苦，我的性情完全变了，并且我永远也不能从命运给我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致弟弟保尔的信）“您了解我的悲伤。”（致出版商埃歇尔的信）

虽说1884年、1885年，诸事比较顺利，作家的“生活曲线达到了顶点”，声誉日上，可以说达到声名煊赫的程度，但作家个人从不为荣耀所累，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他不只一贯视荣耀为身外之物，而且看作是一种赘疣。

我们说过，迫于经济拮据，家庭开支入不抵出，儒勒·凡尔纳于 1886 年 2 月 15 日以 23 000 法郎低价卖掉圣米歇尔 3 号之后，心中空荡荡的，恍然若失，从此与大海隔绝，接着又失去心中所恋的“灵感启示者”。其情凄凄，其苦昭昭，使他永远无法恢复过来了。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儒勒·凡尔纳尚未从打击中苏醒过来，又一次更大的打击迎面而来，从此他的健康情况急转直下，永远地把他禁锢在亚眠。

1886 年 3 月 9 日下午六时半许，儒勒·凡尔纳正在返家途中，他从巴黎路拐过来，步入夏尔·杜布瓦街。在灯光下，他虽年近六旬，依然精神抖擞，挺胸舒臂，步履有力；半新的黑礼服挺括平展，一尘不染；他那英俊端正的面容，温雅恬静，宽大的额头衬着灰白须髯，显得庄重肃穆；紧闭双唇，又那么刚毅，只有那双眼吐露出淡淡的忧伤……。当他打开住宅大门上那扇小门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石阶上。儒勒·凡尔纳回头张望，一个人正举枪对他射击。第二枪击中他的腿部，子弹嵌入胫骨。凡尔纳不顾腿伤巨痛，扑向开枪人。此时，他的邻居弗雷先生路过，立刻冲上来一起捉住凶手，解除其武装……

按儒勒·凡尔纳的生活惯例，无论冬夏，早晨 5 时起床，立刻投入写作，9 点早餐后，修改书稿，或接待客人。中午 12 点钟响，他拿起礼帽走出家门，绕过几条街，来到工业家协会图书馆的专座，翻阅报刊和学术报告。5 点一到，立刻打道回府。从路程上看，不至于 6 点半到家。于是，另一个说法出现了，说参加亚眠学会的例会，由于报告拖长而迟归。3 月初，晚 6 时半，天色已晚，到了黄昏。看来后一种说法，接近实际。

当夜，凡尔纳的律师戈德弗洛瓦，立即给小埃歇尔发信，报告凡尔纳伤情。此时，在蒙特卡洛的老埃歇尔病情恶化，濒临垂危，小埃歇尔正在他身边。

儒勒·凡尔纳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中午，他正躺在自家床上，奥诺丽娜饱含热泪，米歇尔也在身边。医生说，子弹已无法从关节部取出，可能造成终身残废。今后的漫长岁月，他将一跛一拐废残生。从此他变成抛了锚的尼摩，拆断了翅膀的罗伯尔，放了气的费尔久逊……

关于侄儿加斯东为何开枪射击他尊敬的伯父，其说不一，较为公正的说法是加斯东患有精神障碍症，导致这种悲惨的结局。

儒勒和保尔，年龄相仿，相差 16 个月，按中国说法叫做“挨肩”兄弟。兄弟二人自幼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相互信赖。保尔当过海军军官，参加克里米亚战争，达到安的列斯群岛，1859 年结婚脱离军队，做证券经纪人。

保尔有三子一女，长子加斯东下依次为莫里斯、马塞尔和幼女玛丽。莫里斯和马塞尔终日沉迷在“世纪末那种资产阶级追求的享乐生活”中。正像米歇尔没有给儒勒带来欢乐一样，这两个儿子也给保尔增加许多烦恼。只有加斯东，既聪明又勤奋，在校出类拔萃，毕业后在最高法院、外交部任职。父亲和伯父把希望寄托在加斯东身上了。

加斯东的严肃认真的性格，与两个弟弟的轻浮和米歇尔的鲁莽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伯父十分器重他。就是这个知书达理、为人处事非常得体的侄儿，竟突发精神障碍症。那一天他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后，绕道来到亚眠。加斯东说，后面有人追打他，要求伯父保护，可伯父说后边无人追赶。他说连伯父也不肯保护他，就向他连开两枪。待保尔闻讯赶到，问他为什么开枪

射击他尊敬的伯父。加斯东改了口，说伯父进不了法兰西文学院，他想用这种方法提高伯父的声誉。此说同样不合情合理。

加斯东的举动，不仅造成伯父终身残废，使保尔和儒勒对下一代人的期望落空，而且使他自己的宝贵青春年华和此后一生在精神病院消耗殆尽，第一次大战期间死于卢森堡一家精神病院，草草了此一生。1897年保尔逝世后，加斯东病情日趋稳定，莫里斯常把哥哥接出精神病院，也不时到伯父家吃饭。此时，他的举止行为正常，也从来没有提及他那次妄动行为。

加斯东可能产生一种压抑感觉，这倒不是伯父要求他过于苛刻，而是伯父的声誉，像生长在参天大树下的小树一样（如果树木也有感觉的话）。这一点，我们从1884年那次地中海之游时加斯东所做航海日记中已初露端倪。一种精神障碍症的发生，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来，乃是长期积累和演变的结果。

儒勒·凡尔纳的枪伤化脓，子弹嵌在膝盖下，无法取出。当年X光尚未在医疗上应用，无法确定子弹确切位置。他不得不躺在家里休养。恰恰在此时，接到埃歇尔的噩耗，1886年3月17日，即他受伤的第8天，他的良师益友，撒手西去。儒勒·凡尔纳一下子惊呆了，好半天一言不发，而后声泪俱下。

从1862年起，这位有魄力有抱负的出版家“发现了”他，并引导他“或许还管束过他”，但一直支持他，把他“造就成”现在这样的名作家。埃歇尔是凡尔纳充分信赖的知己，相互帮助的真正朋友，他们是共存共荣、志同道合的挚友和诤友。如今老埃歇尔走了，对于凡尔纳是一种重重的打击，不啻是雪上加霜。

老埃歇尔逝世后，由小埃歇尔子继父业，但小埃歇尔是位精明的商人，但不是作家斯塔尔（老埃歇尔的笔名）。他属于新的一代人，是更开拓、更精道的商人。儒勒·凡尔纳从儿时看着小埃歇尔长大的，因此二人相处怡然，个人关系也融洽。

由于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不断发生，不仅使凡尔纳心境不佳，影响健康恢复速度，而且还继续恶化，到6月仍未愈合。10月允许他出外散散步，12月份又限制他的活动，不允许他走动，只好卧床静养。

命运，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触摸不到，眼看不见，时而离你远去，时而不召自来。有人诸事如意，事事顺；有人处处不利，处处倒霉。“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接踵而来的不幸事件尚未理清，又添新愁。新的一年来了，并没带来好运，1887年2月17日，儒勒·凡尔纳的母亲，凡尔纳家族的“老祖宗”，又走上黄泉路，长眠九泉。作家的伤情无转机，只好让奥诺丽娜只身前去南特处理善后。于是，凡尔纳“这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家庭的最后一线联系也断了”，致使这半残的作家，一夜之间衰老了许多。

当儒勒·凡尔纳刚刚好转，能够下地走动的时候，就倚着奥诺丽娜到南特处理老宅。他已阔别40年的故居，如今已空荡荡的。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每一件细物都唤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当他最后扣上这幢老宅大门锁头的时候，他内心一阵痛楚：他的生命又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然而，使儒勒·凡尔纳担忧和悲痛的，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遭受的挫折和不幸，他还为人类社会命运的前途莫测、科学技术成就被用来危害人类本身而忧心忡忡。进而他明白，过错不在科学技术本身，也不在发明家和科学家身上。他认为是那贪得无厌的资本家的罪过。

他伤愈之后这几年，发明家的形象又出现在他的小说中。然而，此时的发明家再也不是昔日那种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新世界开拓者和建设者的英雄形象，而是资本家卵翼下的奴仆。如果他们不是《蓓根五亿法郎》中邪恶的舒尔茨，那也是私欲膨胀的疯子，如《迎着旗帜》中那个自命不凡的爆炸物发明家、《巴萨克考察队的奇异历险》那个狂妄自大的发明家；他们最后时刻良心发现，与暴君和野心家同归于尽。而在《流星追逐记》中那胡里胡涂的工程师自甘受人剥削。

从前，儒勒·凡尔纳曾梦想过科学技术和工业化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好处，认为这样的社会能从自然界获得财富，从而改善人类生活。后来他认识到，在现有制度下由于对财富的无止境的追求，必然导致少数人大饱私囊，多数人只能得到残羹剩饭，并预感到“以大部分人的贫困为代价换取一小部分人的虚假繁荣，必然导致混乱和战争”。

随着个人连遭不幸以及他对人类社会前景莫测的忧虑加深，加之偏安外省小城远离世界，这些年他对世界民族解放事业关注越来越少了。也许他进入了黄昏岁月，无力关心大千世界。

19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殖民主义后来居上，在非洲，在远东，发动殖民战争的次数和规模大大超过老牌殖民大国英吉利。1883年，法国殖民军远征东京，占领上交趾，从而占领了越南全境。1884—1885年，又发动了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谅山战役，清军大败法军，同时法国殖民军入侵台湾，又被赶下海。由于清王朝昏聩腐败，却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1883—1896年，法国殖民者历经10年发动两次战争终于吞并马达加斯加全岛。1884—1885年，法国殖民者又夺取了喀麦隆和多哥。1887年，法国拼凑印度支那联邦，把越南和柬埔寨置于它的全面控制之下，1893年又强行把老挝拉入联邦。1891年，法国又夺取索马里。1896年英法签订湄公河协定，预告两国在东南亚瓜分完成，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1900年，八国联军（英、美、德、法、俄、日、意、奥）进攻中国，奸淫烧杀掠夺，1900年8月14日攻陷北平……

可惜，年迈的作家，随垂暮岁月到来，他的政治视野越来越窄了，越来越远离他早年的理想，对未来的美好世界的期盼越来越失望。但是，凡尔纳先生越来越多关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利坚合众国。他认为，世界上一切罪过在于人的贪得无厌、物欲横流。

1885年，美国《纽约先驱论坛》老板约翰·贝内特请求儒勒·凡尔纳为美国读者写一本小说，预测千年后的美国。该报是当年世界首屈一指的大报。报纸老板并非以传播知识、传播信息、教育人民为宗旨，而是赢利为目的，长于制造轰动效应，颇受市井欢迎。这位老板有句格言：如果狗咬人只是一则新闻，倘若人咬狗，那便是一条轰动效应的爆炸性要闻。

儒勒·凡尔纳当时并未予理睬，1888年，他才与米歇尔合写一部中篇小说，名叫《2889年一个美国记者的一天》。

作家指出，他所描写的2889年的美国记者的一天，是一个当代美国亿万富翁所向往的“理想国”。小说故事发生在横跨欧美大陆、世界惟一超级大国“中央堡”，海外诸国皆臣服这个美元帝国，惟其马首是瞻。能与其分庭抗礼者，惟有俄罗斯和中国。英国尤其可怜，俯首帖耳，亦步亦趋。美国主子放个屁，它说“好香”，与今日现实对比，何其相似乃尔！英国几乎成为美国的一个郡。

作为小说主人公，“报业大王”王朝后裔、亿万富翁、“世界论坛”老板兼主编，实际上乃是“中央堡”的“太上皇”，20世纪的大半个世界和全部高技术都为他的利益效劳，围绕他的喜怒哀乐转。他通过可视电话与大西洋隧道去欧洲到巴黎的妻子通话。他家的洗手间全部自动化，能为他洗澡、按摩、梳理和穿衣服；并建有专门通道把他一直送到办公室，他不用举手投足；亿兆次计算机瞬间能计算出所获利润；云端发光技术显示字幕为他作广告；时速近千公里的飞机把他送到尼亚加拉电站；医生用一个新胃替代他生病的胃（因为过多地吃山珍海味，胃也需要休养一番，以备更好地工作）；一按电钮，浴盆自动开进房间。作家在这里开了个玩笑，他的职业美人妻子正在沐浴，他一按电钮，浴盆连同赤身美人一起开进房间……

他编辑部的专门大厅里“数百名作家正向读者朗诵小说……”报纸广告通过云端字幕向全世界播发。据说，这项新技术是用3个美元从一个穷困潦倒没有钱吃饭的发明家手中购得。碰巧这一天碧空万里，无一云丝，令工程师束手无策。“报业大王”下令科学编辑部气象处，令其加速制造出人工云。“大王”岂能靠天吃饭！

“大王”又问天文学家火星上有何要闻？答曰“那里的‘驴子’战胜了‘大象’！”“大王”捧腹大笑，他们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而且学得不错，应于嘉奖。“驴子”或“大象”都是我们一家人……

儒勒·凡尔纳此时不过刚过花甲，却已过早跨入垂暮大门。腿伤久治不愈，不得不倚手杖行走，一跛一拐，格外吃力；由于糖尿病和白内障，一只眼完全失明，另一只视力大大减退，读书写作十分吃力。虽然如此，又被困在边陲山城，与外界接触减少，视力日益衰退，他却心明“眼亮”，对纷繁世界的本质的认识越来越透彻。

1895年出版的《机器岛》，一方面可以说是乘大东方号旅行的回忆，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作家为资本主义制度勾勒出一幅风景画。小说故事的发生时间，是美国星条旗的白五星增加一倍的时候，此乃由于“加拿大、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直至巴拿马运河等并入美国版图”。

全岛由27万个钢箱构成，总面积为27万平方公里。岛上覆盖沃土，可以生长各种植物。岛上风格各异的现代化建筑是由铝、人造大理石和空心玻璃砖材料构成。两座500万马力的动力驱动机使机器岛自由航行。岛上有一切先进的设置，全天自动供应水、电、热汽、冷风；还有一个人造月亮高悬夜空，自然有时不免有两个月亮当空交相辉映。此处不愧为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岛上尽是亿万富翁、工业巨头、金融大亨。穷人和为他们服务的工人是严禁入岛的。他们夜夜狂饮欢歌，享受人间最好的环境，吃尽世上美酒佳肴，声色犬马，无有不尽其极。可是，富豪各怀心腹事，尔虞我诈，左舷企业家想用机器岛运送商品，右舷证券大王想把它变成法国式的休养胜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怒目而视，虎视眈眈。双方各自成立政党，各自选出一个首领，各行其是，发出相左的指令，机器岛像陀螺一般旋转，最后一分为二，沉入海底。

机器岛的航行路线，使读者了解太平洋各岛屿的地理和历史知识。小说的主题是“这个岛上的天地”集中地演出了“资本家间永不停息的人间喜剧”。由于他们愚蠢、贪婪和狂暴摧毁自身生存基础。他们之间的疯狂竞争、傲慢

无礼和政治野心酿出一幕悲剧。这是对“美国巨人和美元文明”的批判，也是对“西方社会的批判”。

这几年，儒勒·凡尔纳的小说，题材庞杂，风格各异，好像出自多人手笔，故而社会上流传说，凡尔纳也和大仲马一样是“工业流派”，有一个写作班子。殊不知，此时作家由于“创作灵感衰减”，有时似乎连题材也找不到，不得不炒“冷饭”。例如，《鲁滨逊学校》只不过是《神秘岛》的“淡淡的遥远的反光”，而《两年假期》又是《鲁滨逊学校》的“替代作用”的作品。

人生自古无坦途，只有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勇于并善于探索的人，才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儒勒·凡尔纳便是这样的强者。他 1848 单枪匹马闯入人才荟萃的巴黎，十年寒窗，十年苦斗，历尽风风雨雨，尝遍了人生苦辣酸甜，也品味过名扬四海，享誉全球的盛遇，又体验到遭受冷落的苦痛，而今又屡遇不幸，落到智尽能索的地步。

我们说儒勒·凡尔纳是生活中的强者，因为克己自强，自律甚严，他不被病痛压倒，也不被挫折屈服，他抑制心头的悲愤，强忍疾患之苦，全身心投入创作，寻找失去的自我。我们说儒勒·凡尔纳是生活中的强者，当他一只眼已完全失明，另一只眼勉强能看见东西的时候，靠顽强的毅力，“尽力把字写得清楚易辨，苍劲有力”；当他写字的手因痉挛而麻木，用半个身子趴在写字台上才不致倒下去的时候，仍笔耕不辍。在《北方反对南方》、《喀尔巴阡城堡》、《拉孔达的微笑》和《机器岛》又部分地恢复了他昔日的活力，虽然前两部书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机器岛》又恢复了幽默感。幽默，是作家性格中的显著特点，而这种特点也表明他的活力。他保留并培育这种品质，我们可以根据他作品中幽默色彩描画出他的生命力曲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且，我们看到，凡尔纳只有在创作中，才可以倾诉他心中的积郁和悲愤，才可寄托他的期盼和理想，他只有在创作中才能摆脱现实的烦恼，冲淡或暂时忘却他的忧虑和不安，忘却身上疾病的痛苦折磨。

然而，这时他已觉察到他的作品使读者受到震动的时代已成过去，也感到自己渐渐被世人遗忘，他的作品日益遭到冷落。

儒勒·凡尔纳的生活也不总是绝望和失意，除了在创作中能得到一些慰藉外，家庭生活也不都是烦恼。19 世纪 90 年代初，鲁莽任性的米歇尔变得沉着冷静、逐渐成熟了，而且儿媳知情达理，能够控制她的丈夫。父亲与儿子一家密切了。每当他去巴黎时，与富于幻想的儿子和头脑清楚的儿媳在一起，也是一种幸福；两个小孙孙在他身边嬉戏，使他感到做祖父的乐趣。1893 年，米歇尔一家来到亚眠，与父亲同住 8 个月。儒勒·凡尔纳一向自持甚严，感情不外露，虽然也喜爱孙儿，但他总是把“感情隐藏起来”。当家人无意中发现他倚在面向花园的窗台“专心致志地偷看年仅四岁的幼孙（即让·儒勒·凡尔纳，《凡尔纳传》作者）玩耍时”，“无不感到惊讶”。

1895 年，小仲马，那位自认“很久以来一直爱着您、把我称做您的兄弟”的好友，也离开了人间，无疑给他带来一份忧愁。

作家 1896 年发表一部新小说《迎着旗帜》。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化学家，他发明一种到那时为止威力最大的新型炸药，其当量接近原子弹。他的发明没有被官方采纳，引起他强烈不满。由于他有精神偏执病，被一个神秘的野

心家赶走。但他关键时刻，恢复了理智，爱国心使他拒绝向法国军舰开火，最后自爆与那个野心家同归于尽。

此后，儒勒·凡尔纳的健康每况愈下，剧烈的头晕、胃扩张、风湿痛、气管炎、哮喘、糖尿病折腾他四肢无力，心灰意冷。“我很少出门，变得像从前那样深居简出。年岁、残疾、病痛、忧虑，所有这一切使我变成一块铅锭。”“我写起东西很吃力，但这没有妨碍我努力工作。”（1896年10月12日致保尔的信。）

正当儒勒·凡尔纳修改《壮丽的奥利诺科河》的时候，他得知保尔心脏病发作。但怎么也没有想到，1897年8月27日，保尔在布卢瓦家中猝然逝世。因为自己病重，没有能参加保尔的葬礼。弟弟的死，对他打击太重了，几乎难以承受。他给侄儿莫里斯的信中说，“绝没想到你父亲先我而去。”尽管如此，他仍咬紧牙关进行创作，他依旧像“一部上足了油的机器那样有规律的运转”，“依旧煽动着幻想之火”，并“绝不让它熄灭”。（1897年11月9日致小埃歇尔的信。）

他也知道他在世的时间确实是屈指可数了。他感到四肢僵滞，只有头脑还算灵活。青年因为没有过去，他只憧憬未来；老人，再也没有明天，总是愿意回忆过去。儒勒·凡尔纳确实到了总结他一生岁月的时候了。他的一生有过辉煌，也有挫折，而挫折的份额也够多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诸多美好回忆，总是难以忘怀，还有尚特内的田原风光，还有那个捉蜥蜴的小山岗，那次离家出走又被父亲追回来，自己多么幼稚啊！还有卡罗利娜，那位使他人生第一次遭受爱情挫折的小表姐，她那姣好的面容，婀娜多姿的体态，轻颦微嗔，回眸凝视，如今仍历历在目。雨果初次接见，大仲马的青睐，《断草》在南特上演的得意忘形，多么可笑。蒙特马尔高地的岁月，玛耶小姐初次接触引起的灵魂颤动，巴黎歌剧院、公寓五楼上的不眠之夜，已经是那样久远，好像上一辈子的事情。还有证券交易所，多么荒唐无稽！无非是为养家糊口。由于得到出版商的信任，自己创造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气球上的五星期》、《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海底两万里》，多么振奋人心！如今这一切已成过去，不让进入“文学王国最神圣的地方”，读者与他渐渐疏远了，评论界早已把他忘记了，他成了老古董，历史的陈迹……

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先后一一死去，看来，死亡谁也逃不脱。

他感到自己已经脱离现实世界，也觉得他已被这个世界遗忘。他已无力去适应一个渐渐远离他、飞快向前突进的新世纪的到来。

儒勒·凡尔纳及其《奇异的旅行》，所以始终有活力，乃是“因为他和他的作品已经提出了20世纪没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当然也是19世纪面临的问题。

尽管作家怀着忧郁的心情看待人类进步，一直关心未来一代人，他为这一代青年贡献了毕生精力。他还忧虑地想：他们今后会不会变成忘恩负义之徒呢？

但是，对他自己的忧虑做出乐观回答的还是他自己：

“我们固然会死亡，但我们的行为决不会消逝，因为这行为永远存在其无限结果之中，过一天以后，我们的脚步便在沙石路上留下永不消失的足迹。没有前者，决不会有后者，未来是由过去不为人知的延伸组成的。”

儒勒·凡尔纳老先生于1905年3月24日晨8时溘然逝世，走完了他一生坎坷的78个春秋。从此，他再也不必为儿孙生活操心，也不能再为人类社

会未来发展前途担忧了。

作家逝世的前一年，百病缠身，老态毕露，看照片，与昔日英姿勃发的他对比，让人心酸。他的思想依旧十分活跃。可也反映出他的忧郁。1904年9月2日，他正在修改《世界主人》大样；10月15日，寄出《海浸》；12月12日致小埃歇尔的信中，仍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修改稿件。12月20日，又致信意大利评论家马里奥·蒂里洛，说他读过评论家在《那不勒斯》发表的评论他的作品的文章，深表谢意。

当1905年2月8日迎来他78周岁也是此生最后一个华诞的时候，恰好他的新小说《世界主人》在《杂志》周刊发表。这也算做一种纪念。是巧合还是编辑特意安排以表敬意，就不得而知了。一个月后即3月17日，糖尿病又一次复发，且病情有增无减。3月20日，病危消息传到巴黎，散居在各地的家人匆匆忙忙来到亚眠。

凡尔纳家的亲眷纷纷来到他的身边。病情一天天恶化，有时连周围的人也不认出来，甚至丧失意识。没有迹象表明，小埃歇尔来时，他认出这是位忘年之交的朋友。法国通讯社播发许多篇关于儒勒·凡尔纳的报道，据说报道的数量远远超过有关日俄战争的消息。巴黎一家杂志说，他又能认出他的三个孙儿。据让回忆，当家人聚集他身边时，他深情望他们一眼，这一瞥好像是说：“你们全都来了，这很好，现在我可以走了。”随后，他转身面对墙壁，泰然自若地等待死神的来临。这种恬静而又有勇气的态度给让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让才12岁。让说：“当这一时刻来临之际，我也希望也能有一个如此惬意而宁静的终结。”儒勒·凡尔纳很快进入昏迷状态。

儒勒·凡尔纳的葬礼于1905年3月28日举行，葬礼很隆重，有士兵，有学生，世界名流，也有政治家参加。德国政府派遣驻法大使，代表德皇陛下向“一位一向它不宽容的作家表示敬意”，“这使凡尔纳家人很受感动”。据科斯特洛说，在护送作家遗体去公墓的人群中，有一个英国人，与凡尔纳家族每一个人握手时，用不太流畅的法语反复说：“鼓起勇气，振作精神，经受住痛苦的考验”。后来有人说，他莫非是福克（《八十天环游地球》的主人公）显灵？又有人说，此人可能是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威尔斯。

奥诺丽娜1910年1月29日谢世，终年80，安葬在儒勒·凡尔纳墓旁。此后在南特和亚眠建了纪念碑，但不完全一样。1907年，米歇尔为父亲重新树碑。此碑由名雕塑家设计制作：大胡子凡尔纳，头发被海风吹动，从墓中裹尸布挺身而出，风度优雅，栩栩如生，一只手高高举起，指向未来，指向光明！

墓碑题字：“流芳百世，永垂不朽”。